

斯巴达克思

## 一 古罗马的流血大角斗

罗马纪元（从公元前 753 年开始）六百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一清早，罗马城里的老百姓就争先恐后地朝大斗竞技场涌去。

冬天的寒风，吹打着人们的脸庞。好些人把罩袍上的风兜拉到头上，另一些则戴上了阔边帽或圆毡帽。男人们都把袍子裹得紧紧的，女人们也穿起了宽厚的袍子和斗篷。

这座斗竞技场本来是罗马第一个国王老泰尔克维尼乌斯在罗马纪元一三八年建成的，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个国王“骄傲的人”泰尔克维尼乌斯在占领拉丁的阿庇奥尔城以后，又大兴土木，扩建装修。

大斗竞技场矗立在帕拉丁山和阿文丁山之间的山谷中，它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物，足以容纳十二万以上的观众。

斗竞技场呈椭圆形。东端是半圆的，西端却是一条直线切下来，横着一道连拱。整个建筑物有十三道高大的拱门，中间那道拱门就是斗竞技场的主要进出口，叫做正门。角斗开始前，扛神像的行列就由正门入场。其余十二道拱门下的拱廊或充马厩，或作拱房。每当斗竞技场内举行罗马人最喜爱的流血大角斗表演时，那儿就是给角斗士休息和关闭猛兽的地方。斗竞技场从那座连拱开始是呈半圆形的一排排石阶。那些石阶就是观众的座位。这些梯级座位又与看台后面的许多梯级相连。

观众可以循着石阶下去，然后从周围的许多边门出场。

看台顶部是圆柱拱廊，专门给妇女们享用，她们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表演。

正门的对面建造了一道凯旋门，那是胜利者的通道。在那座连拱的右面还有另一道门，叫死门。那些已经被打死或快要死去的角斗士们的鲜血淋漓的残缺肢体，就是由斗竞技场里的工役们，用长长的挠钩抓住，通过这道阴惨惨的死门，拖出角斗场外去的。

在那座连拱的平顶上放着好些凳子，那是最高的长官们、贞女们和元老们的专座。

角斗场从那座连拱到凯旋门之间，有一堵长约五百步的矮墙，叫“岭墙”。那是在战车比赛时用来测定距离的。墙的两端有几根小柱子，叫“标柱”。在“岭墙”中间矗立着一座祭防奠太阳的方尖塔，两边分列着许多圆柱、祭坛和神的雕像。其中有美与爱情的女神维纳斯，也有专管土地、农艺和收获的女神采莱斯。

在斗竞技场里面，四周围着一道十八尺高的墙，叫“护墙”。沿墙挖了一道深沟，沟里灌满了水，沟外还有一道铁栏杆。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观众，免得他们受到那些在角斗时张牙舞爪、逞凶发狂的猛兽的袭击。

现在，这座巍峨森严的大斗竞技场已经挤满了观众。在汹涌澎湃的人流中，不仅有平民，而且还有骑士、贵族和贵妇们，此外还有富商大贾、外国豪绅。他们的神情无忧无虑，单等着那种有趣而又愉快的娱乐开始。

原来，人们象潮水般涌到这里来，是由于“幸福的人”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的“慷慨”。这个意大利的统治者，这个使全罗马发抖的人，他想使自己在欢乐中忘记那折磨了他两年多的难以治愈的皮肤病，曾经在几星期前叫人当众宣布，他要出钱让罗马市民狂宴三天，享受种种娱乐，观看

角斗表演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项目。

太阳从乌云中钻了出来，把附近的山顶神庙、贸易堂以及围着白色大理石墙的贵族邸宅的屋顶照得金碧辉煌。灿烂的阳光也照暖了大斗技场看台上的十万以上的罗马观众。

看台上到处是欢声笑语。人们一面吃，一面开玩笑。卖煮豆子、煎饼和包子的小贩们，不停地在人行道上穿梭叫卖。趁人们吃完煮成豆口渴的时候，用酸葡萄酒冒充佳酿的酒贩子们乘机大赚其钱，许多人上当受骗也甘心情愿。

富贵的人们带来了坐垫和毯子铺在坚硬的石阶上。他们打开了各式各样的花伞，撑在美貌的贵妇人和迷人的姑娘头上，乐滋滋地替她们遮蔽灼热的阳光。

看台的第三排石阶上，靠近凯旋门的地方，在两个贵族中间，坐着一个绝色美女。她的名字叫范莱丽雅，是罗马最漂亮最迷人的女人。她黑发垂肩，头戴嵌满宝石的金冕。身着一件白毛线精织的、下端绣上金缕的无袖长袍，外罩一件雪白的垂着紫色流苏的坎肩。她是卢齐乌斯·范莱里乌斯·梅萨拉的女儿，罗马著名演说家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的同母异父妹妹。范莱丽雅还不到三十岁。几个月前，这个罗马美女和丈夫离了婚。表面上的理由是丈夫嫌她不会生儿子。背后的流言却认为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对丈夫极不忠实。

范莱丽雅的左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右边坐的也是一个贵族，看样子五十来岁，却是一个开朗、快活、脸膛红润、身体结实的矮胖子，挺着一个很高的大队子。这完全是长年累月饱餐美酒佳肴留下的印记。

在离范莱丽雅不远的地方，还坐着一些罗马的名门少年。他们是卡图、采比昂、卡鲁斯、尤金努斯，还有苏拉的儿子法乌斯特。一个瘦弱的红发少年。他那天蓝色的眼睛显出凶恶而又骄横的神气，他最喜欢人们老远就用手指着他，夸他是“幸福的独裁者”的“幸福儿子”。

斗技场差不多已经座无虚席了，突然，全场发出一阵又一阵的雷鸣般的掌声。

“庞培万岁！……葛涅乌斯·庞培万岁！……伟大的庞培万岁！”数千名观众高呼道。

这个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被誉为“伟大的人”的庞培一进场，就在那座连拱平顶上一群以祭司为业、立志终身不嫁的纯洁的贞女们旁边坐了下来。他用姿态优雅的鞠躬回敬民众。随即把手贴向嘴唇频频抛吻，以示感激。这个二十八岁的高大英武的庞培，早在三年前就远征非洲。取得全胜，甚至连苏拉也不得不尊称他为“伟大的人”。从那以后，全体士兵，就一致拥护他做大元帅了。

跟着庞培来到的。是两位必须在明年一月一日离职的执政官普勃里乌斯·赛尔维里乌斯·瓦季埃和阿庇乌斯·克劳齐乌斯·普里赫尔。他们各有一队仪仗官跟随。当他们在连拱的平顶上出现的时候，全场人纷纷起立，对共和国的最高统治者表示应有的敬意。

他们落座的时候。观众也坐了下来。有两位在九月的公民大会上当选为第二年的执政官的贵冢玛尔古斯·艾米里·列庇杜斯和昆杜斯·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也随后跟着坐下来了。

广大观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都在翘首巴望着两位执政官快快发出开始角斗的信号。但是两位执政官的眼光却在四处搜寻，在等待那位虽然自动放弃独裁者职位；却富甲天下，实际上还是罗马统治者的人。

最后，响起了一片鼓掌声。先是微弱的、稀稀落落的，接着就是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的掌声，在整个大斗技场上空回响。这时候，苏拉终于由他的友人、党徒和元老们簇拥着，通过凯旋门，进入了斗技埸。

苏拉年已五十九岁。他的身材虽然高大魁梧，但却慢吞吞地无精打采地走着。过度的纵情酒色已经耗损了他的精力，给这位曾经战功卓著的统治者打下了未老先衰的烙印。特别可怕的是，在他那双残忍而威武慑人的浓眉鹰眼和宽阔的脸膛上，如今布满了污秽的脓疤，还东一片西一片地散布着白色的斑点。很明显，在这位独裁者的血管中，正流动着无法治愈的毒血。

苏拉显出一副厌世者的神态，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进了斗技埸。他蔑视整个人类，尤其蔑视本国同胞。名将庞培、马略以及庞培支持的马略信徒列庇杜斯等等，都是苏拉暗中憎恨的人。这个穿着华丽的白毛金花的阿拉伯式花纹长袍的独裁者一落座，听到了一阵滚雷般的掌声，嘴角就浮起一丝冷笑，厌恶地低声说：

“拍吧，拍吧，你们这群蠢笨的山羊！”

两位执政官兴奋地发出了表演开始的信号。一百个角斗士鱼贯地走出拱房，列成纵队沿着大斗技埸进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第一对角斗士，是鱼网角斗士和鱼盔角斗士，表演必须由他们开始。他们的后面是九对绳网角斗士和追击角斗士，前者手持三齿叉和绳网，后者的武器是盾牌和短剑。

在这九对人后面是三十对正式的角斗士。其中一半是色雷斯人，一半是沙姆尼特人。他们全都是年轻漂亮、身材魁梧、勇敢壮实的小伙子。色雷斯人用弯曲的短剑作武器。他们一手拿着微微隆起的正方形盾牌，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头盔。身穿一色鲜红的短衣，头盔上飘拂着一对黑色的羽毛。沙姆尼特人使用的是笔直的短剑、有面罩和帽翼的头盔、小小的正方形盾牌。铁制的护手，盖住了没有盾牌掩护的右手，最后是一片铁制的护膝，遮住了他们的左腿。他们身着蓝色短衣，一个个头盔上都飘着白色的羽毛。

行列的末尾是十对穿白短衣的蒙面角斗士。他们的武器只有短短的匕首。头盔上附有一种不开眼的面罩。面罩上钻着些极不规则而又十分细小的望孔。这二十个不幸的人，将在角斗场上象捉迷藏似的相互格斗。他们可以长久地娱乐观众，引起一阵阵的哄笑，直到打手用烧红的铁条把他们赶到一块儿，使他们互相斗死为止。

一百个角斗士在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在斗技埸上绕了一圈。他们在苏拉的座位下面经过时，就抬起头来按照角斗士老板阿齐克恩的嘱咐齐声高喊：

“伟大的独裁者，我们向您致敬！”

“唔，很不错！都是些勇敢而又强壮的小伙子。为了看到你们出色的表演、阿克齐恩骗走了我二十二万塞斯太尔司巨款，真狠！”苏拉面对此情此景，满意地对周围的人说。

角斗士的行列在斗技埸内绕了一遍，向两位执政官高呼致敬以后，又回到拱房去了。此刻在撒满大理石粉末的银光闪闪的角斗场上，只留下了首先投入角斗的鱼网角斗士和鱼盔角斗士。

观众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即将开始的厮杀。那个鱼盔角斗士是金发的高卢人，长得高大英俊，强壮而又灵活。他左手拿盾牌，右手握短剑，头戴一顶铜盔，盔顶装饰着一条白银雕成的鱼。而鱼网角斗士的武器则是一把三齿叉和一张鱼网。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短衣，站在离对手二十步以外的地方，仿佛正在琢磨，怎样才能出奇致胜，张网罩住鱼盔角斗士。鱼盔角斗士呢，也正伸出左脚，支持着微微前倾的身子，几乎把短剑放到右面的大腿旁边，在相机破敌。

霎时间，鱼网角斗士拼命往前一跳，跃到了离敌手几步远的地方，向对方闪电般撒出了鱼网。但是鱼盔角斗士灵巧地往后一跳，把身体猛伏到地上，避开了鱼网。他随即反戈一击，猛扑过来。鱼网角斗士发现自己的进攻落空，立刻飞也似地逃走。对手紧追不舍，鱼网角斗士快速地绕了一圈，又拾起鱼网。他刚站直身子。就被对手追上了。鱼盔角斗士正打算给对手致命一击，鱼网角斗士却突然转身张开了网。鱼盔角斗士一扑一跳，又没有被对方罩住。观众对鱼网角斗士开始发出不满的喧嚣，认为他是一个大笨蛋。网撒得太不巧妙了。

这时候，鱼盔角斗士没有去追赶对手，而是以逸待劳。这计谋被鱼网角斗士识破之后，他赶紧沿着角斗场的“岭墙”跑过来，纵身跳过“岭墙”，飞快地落到离自己的鱼网很近的地方。可是鱼盔角斗士早已等在那儿了，他用短剑向对手猛刺过去，观众席上霎时爆发出了疯狂的喊叫：

“杀死他，杀啊！杀死鱼网角斗士！杀死这个没用的家伙，杀死这个胆小鬼！快杀！快送他到地狱河去捉青蛙！”

脸色吓得惨白的鱼网角斗士忙用三齿叉绕着对手打转转，还想趁机抡起自己的鱼网。受到观众鼓舞的鱼盔角斗士却愈战愈猛，一手用盾牌挡开三齿叉，另一只手突然用短剑刺向对方的胸膛。不料这时对手的三齿叉又猛刺了一下鱼盔角斗士的盾牌。他还一下子扑下身去抓起了自己失落的鱼网。但他的左肩这时候已被刺中，鲜血象喷泉似地进射出来，他痛得转身就跑。逃开了三十多步，他还频频回头向对手大声喊道：

“一点儿轻伤，没什么了不起！”

随后，他又高声唱起歌来：

来啊，来啊，漂亮的高卢小伙子。

我找的是鱼，并不是你……

来啊，来啊，漂亮的高卢小伙子。

他的歌声激起满场快乐的哄笑，观众转而向他表示同情。因为一个受伤流血的人，竟然还有勇气嘲笑和侮辱对方也算好样的。

“来啊，高卢人！让我派你给地狱河的渡船工卡隆送煎鱼去！”

被激怒了的鱼盔角斗士一面反唇相讥，一面猛烈进攻。没想到，这一次对手却非常成功地张网罩住了鱼盔角斗士。观众发疯般鼓掌。”卡隆这回有鱼吃了！”鱼网角斗士一边欢叫一边舞着三齿叉飞跑过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高卢人却用强有力的大手撕破了鱼网，腾出了自己的双手迎战敌手。

但是脚还被鱼网缠着。

鱼盔角斗士的盾牌很快被对方的三齿叉击成碎片，他的手臂一下被刺伤了三处，顿时鲜血喷流。但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他却用左手拉住了三齿叉，用自己全身的重量猛压到对手的身上，他的短剑也在这时刺中了对方的右腿。受了重伤的鱼网角斗士落荒而逃，一路鲜血直流，跑了几十步就两脚一

弯。仰天躺在地上。同样受了伤的鱼盔角斗士终于扯开了脚上的鱼网，向已经倒地的敌手猛扑过去。

鱼盔角斗士一下子用脚踩住了对方的身体，把短剑对准了他的心窝。鱼网角斗士也费力地撑起半身，面向发疯的观众，准备泰然地迎接死亡。在这最后的时刻，鱼盔角斗士为了弄清观众的意图，抬起头来，用他的目光向斗技场四周征求意见。

约有九万以上的观众，把右手的大拇指往下一按，做了个死亡的信号。另外不到一万五千个好心肠的观众，却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弯着大拇指，表示可以让失败的角斗士不死。

绝大多数观众，包括那些所谓圣洁而又仁慈的贞女们作的死亡判决，使鱼盔角斗士作出了准备动手结束对方性命的决定。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鱼网角斗士猛然攥住了短剑，往自己的心窝深深地刺去。他在剧烈的疼痛中骂了一句：“万恶的罗马人！”随即倒在地上，魂归西天！

## 二 “给斯巴达克思以自由！”

鱼盔角斗士得胜回去了，扮演地狱诸神的人和场里的打手。手持烧红了的烙铁出场，把鱼网角斗士的尸体烙了两次，确定他已经死了，才用长长的挠钩钩住尸体，穿过“死门”，把尸体拖了出去。随后，他们又在一大滩淋漓的鲜血上面，撒满亮晶晶的白色大理石粉末。于是，这桩娱人的暴行，就仿佛被遮盖得一千二净了。

万千观众拍手欢呼：

“ 苏拉万岁！ ”

“ 我已经抛弃了权力，离开了事业，但你们还是把我当作你们的主人！下贱的家伙，你们只配永远做奴隶！ ” 苏拉环顾左右，哈哈大笑。

“ 啊，苏拉，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只配做奴隶的！ ” 有个年方二十七岁的卡提林纳，竟然胆大包天，顶撞了苏拉。这个青年贵族高大壮实，臂力过人，剑术精妙，曾经杀死了亲哥哥。继承了哥哥的全部遗产而无人敢于过问。这使得苏拉对于他的无礼、也只能悻悻答道：

“ 是你呀，卡提林纳，在罗马城里，象你这样心胸开阔、天不怕地不怕、能把种种美德和罪恶集于一身的人，能有几个呢？！ ”

“ 你说对了，我爱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束缚。我宁愿让许多人统治祖国，也不愿让她再回到一个人的专横独裁之下！无论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 ”

“ 你错了。在我自动退位之后，恐怕再也不会会有哪个夺得共和国统治权的人，愿意再次把它交出来了！ ”

他们这样唇枪舌剑了好一阵子，斗技场上的新搏斗又开始了。这场角斗很快以七个追击角斗士和五个绳网角斗士的死亡而告终。侥幸活命者也带着满身伤痕，流淌着鲜血、回到了拱房。

当斗技场上正在收尸灭迹的时候，坐离苏拉不远的范莱丽雅突然站了起来，从后面走到独裁者身边，从他希腊式的外套上抽出了一根丝线。惊奇的苏拉回过头来，以兽性般的贪馋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敢于碰他的美人儿。

“ 不要生气，独裁者！我抽下这根线来，是为了分享你的一丝幸福。 ” 范莱丽雅迷人地微笑说。

“ 没什么，没什么，能得到绝色美人的青睐，也算我三生有幸！ ”

范莱丽雅礼貌地把手举到唇上，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这时候，苏拉已被她的惊人美貌吸引住了，他转过头去，向邻人问道：

“ 她是谁？ ”

“ 范莱丽雅，梅拉萨的女儿。 ”

“ 那不是昆杜斯的妹妹吗？ ”

“ 正是！ ”

于是，苏拉又向范莱丽雅转过身去，她也正好向他投来了爱慕的目光。

这位几个月前才埋葬了第四个妻子，现在又在琢磨如何与绝色少妇范莱丽雅玩弄迟慕的爱情的老色鬼苏拉，正在神魂颠倒的时候，斗技场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喇叭声。这是角斗开始的信号：三十个色雷斯人和三十个沙姆尼特人已经列好队伍，准备厮杀了。

喧嚣声顿时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角斗士那儿去了。角斗双方的第一阵拚杀就是可怕的，全场只听见一阵阵急骤的、短剑砍在盾牌上的铿

锵声。断裂的羽毛、头盔和盾牌的碎片在角斗场上胡乱飞舞。还不到五分钟，场上就洒下了鲜血，三个角斗士倒在地上垂死挣扎着，别的角斗士却在他们身上踩来踩去。

观众对这场角斗的胜负是至为关注的。大约有八万人对这场角斗的结局下了赌注。赌注的数目少则十个二十个塞斯太尔司，多者甚至高达五十泰伦脱，泰伦脱是罗马古市的最大回答。

王子看了这情形，温和他说：

“你边吃边谈好了。”

“好的——我的名字叫汤姆·康蒂。”

“那么，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伦敦桥附近的垃圾巷。”

“垃圾巷，嘎？这地名好怪。你有父母吗？”

“有。”

“你的相貌很可爱，你的父母一定很喜欢你吧？”

“是的，我的母亲很慈爱。不过，我的父亲……殿下，跟您讲这种事情，真是不好意思。”

“不，无论什么事，你都可以讲。我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我想代表我的父亲，听一听民间的情形。书本上不是也讲过：‘为帝王的应该洞察民情’吗？你的父亲，对你怎么样？”

“他时常打我。”

“什么？打你？什么原因呢？你告诉我，我可以马上惩罚他。”

“不，我的父亲绝对不是坏人。他只是喝了酒以后，才打我。不是父亲不好，而是酒害人。”

“除了父母以外，你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孪生的两个姐姐，贝蒂和南西。”

“她们多大了？”

· · 把斯巴达克思转卖给了角斗士大老板阿克齐恩。阿克齐恩舍不得把斯巴达克思轻易投入角斗，平时只让他在自己的角斗士学校里担任剑术、角力和体操教师。但是这回情况不同，因为苏拉为了这次隆重的角斗表演。已经付给了他二十二万塞斯太尔司的巨款。万一斯巴达克思有什么闪失。大老板也不致感到得不偿失。

这个长着金黄色头发和浓密胡子的英俊青年。有着一对炯炯发光的淡蓝色的眼睛。历尽坎坷的人生道路，使斯巴达克思的目光经常流露出一种悲哀的善良感情。但是一到战斗的时候，他就完全变了样，会突然目光如炬，脸也破扭歪了，带着极大的愤怒聚精会神地投入到搏斗中去。

双方格斗正酣，几千个为实力雄厚的一方下过赌注的观众高声喊道：

“勇敢些，更勇敢些，沙姆尼特人！杀死他们，杀死这三个色雷斯野种！”

但是，色雷期人的拥护者却发出了更响亮的呼喊来激励士气，他们点名鼓励三个角斗士要坚决顶住。消灭敌手！不错，他们的希望已经很小了，但是大伙注意到斯巴达克思没有受伤，他的盾牌和头盔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而刚巧在这时候，他的短剑还刺死了一个围困他的沙姆尼特人。这一剑立刻激起了炸雷般的掌声和数千名观众的欢呼。

“勇敢些，斯巴达克思！刺得好！斯巴达克思！万岁，斯巴达克思！”

但是另外两个色雷斯人却受了重伤，有点招架不住了。

“保护我的后背，弟兄们，……再坚持一分钟……我们就可以胜利了！”斯巴达克思一面鼓励伙伴，一面闪电般挥舞着短剑，单独抵挡着所有沙姆尼特人对他的联合进攻。

不久，另一个沙姆尼特人又被斯巴达克思砍死了，但是，站在斯巴达克思背后的一个色雷斯人，也脑浆迸裂，倒地而亡了。

这时候，在整个斗技场上，鼓掌声、呼喊声和激励声汇成一片震天动地的轰响，观众的目光死死盯在交战双方的身上。

卡提林纳跳了起来，在苏拉身旁站直了身子。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巴达克思的短剑，因为他下的赌注在这一边，他的生命线已经跟这把短剑系在一起了。

第三个沙姆尼特人的脖子被斯巴达克思砍了一剑，也倒毙了。但是几乎就在同一瞬间，另一个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思的最后支持者，也一下被对方的三把短剑刺倒在地，连一声也没哼就死了。

观众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斯巴达克思凭借自己矫捷的身手和惊人的剑术，一连砍死了三个敌手，自己只受了三处轻伤。但是，眼下他毕竟还要单枪匹马对付四个敌人，虽然他们也程度不同地受了伤。斯巴达克思深知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了，他的脑子突然转出一个自救的念头，学习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佯装逃跑、转败为胜的策略。他于是拔腿就跑，沙姆尼特人在后面紧紧追击。当他跑了不到五十步，突然出人意料地转身挥剑，一下刺中了离他最近的一个追击者的胸膛。这个人仰天倒了下去。斯巴达克思又迅猛地向着第二个敌人扑了过去，用盾牌挡开对方短剑的冲刺，在观众狂热的呼喊声中杀死了他。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认为色雷斯人是赢定了。可是，这个沙姆尼特人刚刚倒地，第三个浑身负伤的沙姆尼特人又赶到了。不过，斯巴达克思已经没有必要用剑刺他，只用盾牌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他就翻身倒在地上了。他的最后一个精疲力竭的伙伴正赶上来救他。斯巴达克思又向这个沙姆尼特人扑了上去，但竭力不去刺伤他，只轻轻地打了他几下就解除了敌人的武装。他首先击落对方的短剑。然后用自己强有力的大手抱住敌人，把他按倒在地，随即俯下身去凑近他的耳畔轻声说：

“不要怕，克利克萨斯，我希望能把你救出来……”

斯巴达克思用一只脚踏住克利克萨斯的胸膛，另一个膝盖，跪在那个被他用盾牌打昏了头的沙姆尼特人的胸膛上。”

他就采取这样的姿势，等待着公民们的判决。

惊天动地的欢呼和掌声，经久不息地震撼了整个斗技场。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向上举起拳头，屈起了大拇指，示意可以让那两个沙姆尼特人活命。

“多勇敢的人啊！”卡提林纳对苏拉说，他的额上滚下雹子般大的汗珠。

“这样的力士，但愿他生来就是罗马人才好！”

这时候传来了几百个声音：

“让勇敢的斯巴达克思获得自由！”

“自由，让他自由！”几千个声音重复道。

“自由！”累得汗流浹背、精疲力竭的斯巴达克思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自语道，“自由！……啊，奥林比斯山上的大神，可不要让这活变成一场春梦啊！”他的睫毛顿时被泪水浸湿了。

“不行，不行！他曾经从我们军团逃走过，决不能让一个逃兵获得自由！”

有人大声喊道。

“不行，不行！……”好些由于斯巴达克思的勇敢和机智而赌输了钱的观众也随声附和。斯巴达克思惨白的脸上掠过一阵痉挛，他愤恨的目光，猛地朝发出责怪声的方向回过头去，搜寻着那些发出责难的喊声的人。

但是，成千上万的声音仍然继续吼道：

“自由，自由，让斯巴达克思自由！……”

“他应当获得自由！”卡提林纳附着苏拉的耳朵说。

“是的，他应该获得自由！”那位已被苏拉爱慕得不得了的范莱丽雅，这时候也叫道。

“你也愿意让他自由吗？”苏拉用探寻的目光注视着范莱丽雅那对散发着爱慕、温情和怜惜的光芒的眼睛。“那好，就这么办吧！”

苏拉点一点头表示同意，斯巴达克思就在广大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获得了自由。当然，也有少数很不愿意鼓掌的人，这就是想继续占有斯巴达克思的角斗士老板和那些因为他非凡的勇猛而倾家荡产的人。

角斗士老板的埋怨使斯巴达克思明白了自由已不是梦境。他霍地站了起来，挺直巨人般的身躯，先向苏拉鞠了一躬，又向四周的观众鞠了几个躬，然后通过凯旋门，在重新爆发的狂热掌声中离开了斗技场。

这时候，苏拉已经看够了角斗表演，就伸伸懒腰，站了起来，朝着他渴慕的范莱丽雅走去：

“范莱丽雅，你现在自由了吗？”

“几个月前，我已经和丈夫离了婚，其实并不是出于什么可耻的理由，相反的……”

“我知道，”苏拉亲切地紧盯着范莱丽雅美丽的黑眼睛，继续问道：“你能爱我吗？”

“我全心全意爱你，”范莱丽雅低下了眼睛回答他，同时微张着两片诱人的红唇，双颊浮起迷人的微笑。

“我爱你，范莱丽雅。我觉得我从来不曾对别人有过这么强烈的爱。”苏拉激动的声音有点发颤。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退位的大独裁者猛然攫住了美丽而又高贵的女人的手，热吻了一下，说：

“一个月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

### 三 在维纳斯酒店里

在埃斯克维林区的一条偏僻肮脏的小街上，开着一家取名维纳斯的小酒店。店老板兼女掌柜是独眼龙鲁泰茜雅。她约莫四十五岁年纪，长得高大壮实，双颊红润，五官端正。据说年轻时本来是个美人儿。因为丈夫出征时，她不守妇道，与一个杀猪的邻居私通，大夫一回来得知自己戴了绿帽子。一怒之下就杀死了屠户，给妻子美丽的右脸上划了一刀，从太阳穴直划到鼻翼。连右眼珠子也刺瞎了。后来大夫随马略军团再次远征牺牲了，鲁泰茜雅就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开了这家两开间的小酒店，还雇了一个女奴，来当她的帮手。店里的传统名菜是灌肠和永不变换的肉丸子，那肉丸子的原料天晓得是些什么东西，而食客们也谁都不想知道。

不管鲁泰茜雅脸上的刀痕多么难看，她那般勤的态度和快活的性情，还是吸引了许多顾客，当然多数是穷人，诸如木匠、陶工、铁匠、掘墓人、马戏班里的大力士、下等戏子、小丑、角斗士、假装残废的乞丐，以及娼妓等等，说这儿是穷人们的俱乐部也不为过。

大斗技场进行角斗表演这一天，有些奴隶不准进去观看。几个卑贱的掘墓人、假装残废的乞丐和马戏班里的大力士没处可去，就凑到小酒店里来，酗酒取乐，他们相互之间，或者和老板娘之间，有开不完的恶毒而粗俗的玩笑。

正说笑间，有几个自由公民，也来到小酒店就餐。他们有幸刚从大斗技场出来。老板娘匆忙地把酒和灌肠送上来。他们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眉飞色舞地描绘起刚才角斗场上出现的奇迹：斯巴达克思在一个半钟头里杀死了十四个敌手，最后只剩下他这个受了伤的色雷斯人，还单独斗倒了四个顽强的沙姆尼特人，大获全胜！他们栩栩如生的描述，使那些没有眼福一睹盛况的奴隶食客目瞪口呆，羡慕极了。

“我曾经在各处斗技场合角斗了二十二年，虽然身上被人家捅了好些口子，总算保住了这条老命。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也没有看到过象无敌的斯巴达克思这样的角斗士、大力士兼剑术家！”一个老角斗士这样夸赞道。

“如果他生来是罗马人，就可以变成英雄了。”马戏团大力士感到有点小小的遗憾。

“可惜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生活放荡的年轻人不屑地补了一句。

“啊，斯巴达克思真是个幸运的人！”一个在马略统帅的罗马军团作战中受过伤的跛脚老兵羡慕他说，“虽然他是一个逃兵，人家还是给了他自由，这是破天荒的大怪事！看来今天苏拉心境特别好，所以空前慷慨起来了！其实，这个假慈悲的苏拉坏透了，他曾经下令杀死了十六个执政官、六个司法官：六十个市政官和税务官、三百个元老、一千六百个骑士和七万个公民，掠夺了人家大量的财富。一些意大利最繁华的城市，如苏尔莫、斯波列季乌姆、佛罗伦萨、英吉纳姆纳……都给他毁了，只因为那些城市的居民原来都是效忠马略的。”

“闭嘴！”女老板叫道，她正准备把切好的兔肉放到油锅里去炸。“我不愿意有人在我的酒店里诽谤罗马最伟大的公民！”

“原来如此！这个独眼女人竟是个苏拉的党徒！滚到一边去炸你的兔子肉，你这个该死的女人！”老兵叫道。

“老家伙，你对我们可爱的女老板说话得有点分寸儿。”掘墓人赶紧打

圆场。

“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教训一个血洒疆场的老兵！”

一场舌战将起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歌声，飘进来五个载歌载舞的姑娘，她们脸上搽着胭脂，肩膀是裸露的，用一些下流话回答着食客们乱哄哄的欢迎。

老板娘刚把她们安顿下来，有个身材魁梧、身强力壮、头发花白的人突然走了进来。

“啊，特来庞尼！”

“特来庞尼，祝你健康！”

“欢迎，欢迎，特莱庞尼！”酒店的各个角落里突然发出了声音。

特莱庞尼是一个退休的角斗士老板。他原是角斗士出身，当了老板后赚了不少钱。他既善于掏贵族们的腰包，跟角斗士们的关系也搞得不错。他几年前就关闭了自己的角斗士学校，可至今还自认为是角斗士的朋友和保护人。因此，今天的角斗表演一结束，他就在门口等着斯巴达思，他拥抱他，狂吻他，向他热烈祝贺，然后又邀请他到维纳斯酒店共进晚餐。

就这样，特莱庞尼把斯巴达思和十几个别的角斗士领进了这家酒店。

酒店里的一批老主顾乱哄哄地迎着这批不速之客。那些当天到过斗技场的食客，自豪地把角斗英雄斯巴达思指给自己的朋友们看。

“英勇的斯巴达思，我给你介绍这位美丽的爱芬妮雅，她是今天到酒店里来的美人中间最美丽的姑娘。”那个年老的角斗士说。

“我以能够拥抱你而感到幸福”。那个名叫爱芬妮雅的美人儿不等回答，就出其不意地搂住了斯巴达思的脖子，并且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

斯巴达思尴尬地轻轻推开她，说：

“谢谢你，姑娘……现在我宁可吃些东西来恢复体力……这才是我此刻的最大需要……”

“到这儿来，勇敢的角斗士，”女老板把斯巴达思和特莱庞尼一行人领进里间的雅座。她随即开出了一桌最好的酒菜。

大伙酒足饭饱，兴致十足。只有斯巴达思一人，虽然受到大家的热烈赞扬，却没有丝毫的欢快情绪。他不说笑，好象很勉强地吃了些东西，他似乎还没有从突然获得自由而产生的惊愕的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

“你为什么这样忧愁？”一个客人问他。

另一个沙姆尼特角斗士更为直率地指出：“朋友，你好象不是在庆祝自己的自由，而是在悼念自己的母亲似的，老是哭丧着脸！”

“母亲！”斯巴达思带着深深的叹息复述道，他被这两个字眼真正激动了。

东道主特莱庞尼站了起来，想转换一下宴会的气氛。

“我建议为自由干一杯！”

“自由万岁！”角斗士们纷纷举杯。

“你的运气多好啊，斯巴达思，竟能活着获得自由，不象我们，只有当自由与死亡一起到来时，才能获得它！”一个年轻的角斗士悲哀他说。

他的话使斯巴达思陷入沉思。他放下了酒杯，悲痛地垂下了头。十几个角斗士的眼里，也迸发出了嫉妒、欢喜、快乐、悲枪的混杂的光芒。

突然，斯巴达思低声地哼出了角斗士们在习剑时常唱的歌儿：

他本是一个自由人，

出身在他的故乡，  
但是敌人用铁的镣铐  
锁住了他。  
如今呵，  
他在异国与人搏斗，  
但这已不是为了他的祖国，  
也不是为了遥远的可爱的故乡；  
在那残酷的角斗中，  
流的是角斗士的鲜血！

“这是我们的歌！”角斗士们诧异而又高兴地应和着。

“勇敢的斯巴达克斯，你当之无愧，是应该获得自由的。”先前那个有些嫉妒情绪的年轻角斗士，对斯巴达克斯加深了了解，由衷地补了一句。

“对极了，战无不胜的斯巴达克斯，你的确是应当获得自由的！”

大家抬起头来，发现接茬的人，原来是闻名遐迩的青年贵族卡提林纳。

“大名鼎鼎的卡提林纳，我欢迎你！是什么好心的女神，使我们有这个光荣，能在此时此地看到你大驾光临？！”

“我就是来找你的，特莱庞尼，”卡提林纳答道。“而且也是来找你的。我猜想特莱庞尼一准会把你专门迎到这儿来庆功的，”他又转向斯巴达克斯说。

角斗士们一听到卡提林纳这个以残酷、暗杀、力量和勇敢闻名全罗马的名字，都互相传递着惊惧的眼色。

“找我？”斯巴达克斯惊讶地问。

“是的，正是找你！”卡提林纳说，我借助于你的勇敢，赢了一万多塞斯太尔司，这笔钱的一部分理应属于你。何况你在获得自由初期尚未找到工作之前一定是需要钱的。我下赌注时不过是冒金钱的险，而你在角斗时，冒的却是生命的险啊！”

斯巴达克斯再三推辞，架不住卡提林纳的真情实意和周围人的从旁劝说，只得勉强收下了卡提林纳硬塞给他的二千塞斯太尔司。随后，卡提林纳又嘱咐特莱庞尼去帮他办点私事。

女老板看到这个感人的场面，慷慨地拿出她储存了十二年的名酒法烈伦葡萄酒来待客。卡提林纳回想起这瓶名酒封存那年正是苏拉为首的“至尊派”大施暴行的时候，他不胜感慨他说：

“难道在伟大的神的圣书中写着，被压迫者永远不得安宁，穷人永远不该有面包，世界上永远应该分为豺狼和羔羊，吃人和被人吃的两类人吗？”

“不！”斯巴达克斯的大手在案上猛击了一掌，斩钉截铁他说。

当卡提林纳他们正在里间高谈阔论的时候，外间的人突然异口同声地迎进一个女顾客来：

“欢迎，欢迎！美丽的罗多帕雅！”

斯巴达克斯乍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哆嗦了一下。这个名字使他联想到故乡色雷斯，想起色雷斯的最高峰罗多帕山，以及他的老家和亲人！这是一种甜蜜而又凄楚的回忆。

这时候，外间的二十来个游手好闲之徒一下围住了罗多帕雅——一个被迫为娼的美丽女奴，大伙纷纷请她喝酒。看得出来。这些粗俗之辈对这个美丽善良、受尽凌辱的不幸姑娘，的确是带着几分无私的关怀和同情的。

大伙喝酒说笑的时候。有两个喝得半醉的掘墓人以酒壮胆，指名道姓地大骂卡提林纳是个富豪的坏蛋、残暴的家伙、苏拉的走狗，要大伙联合起来，把他从穷人取乐的酒店里赶回贵族区去！这一骂惹得卡提林纳怒不可遏，从里间冲出来，三拳两脚就把几个醉汉打倒在地，还捅了一个骂得最凶的家伙一刀子。一时屋里乱作一团，桌椅翻倒，碗碟乱飞，有些酒客也没付钱就纷纷逃散了。女人们吓得惊叫起来，赶紧躲到女老板的柜台后面去。鲁泰茜雅为酒店的损失不禁捶胸顿足。“嚎什么丧！”卡提林纳掏出五个金市扔到她的桌上，算是赔偿了她的全部损失。他又骂了一句，就气哼哼地冲出店门去了。

这时候，特菜庞尼、斯巴达克思和别的角斗士，也一个个闻声走进大房间来。罗多帕雅一眼瞅见斯巴达克思，仔细端详了一下，霎时脸色变得惨白，喊叫了一声，就径直向斯巴达克思扑过去。

“我没有认错，不，不，决不会错！斯巴达克思！……难道你不是我亲爱的哥哥吗？”

“什么！……”斯巴达克思惊讶不已地注视着姑娘：“是你？这可能吗？你？密尔查！……密尔查！……我的妹妹啊！……”

兄妹俩同时扑过去，泪流满面地抱吻在一起。斯巴达克思把穿戴妖艳肉感的妹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颤抖着低声问道：

“难道你？……你？”他痛苦地把姑娘厌恶地推了开去，“你竟变成……”

“我是奴隶啊！……”密尔查叫道，声音哽咽着，“我的主人是一个无赖！……他折磨我，用烧红的烙铁拷打我……你明白吗，哥哥，你明白吗？”

“可怜的妹妹！我的不幸的妹妹啊！”斯巴达克思一把拉过密尔查，让她紧偎着自己宽阔的胸膛，然后无比愤恨地高声骂道：

“我诅咒那把世界上的人类划分为自由人和奴隶的第一个人！”

#### 四 获得自由以后

现在，斯巴达克思最关心的事就是赶紧把妹妹从火坑中救出来。他找天性慷慨的卡提林纳帮忙；卡提林纳把那次角斗赌注赢来的其余八千个塞斯太尔司也全部交给了他。他表示以后一定奉还，虽然卡提林纳说过不必还他的话。

斯巴达克思求见密尔查的老板。这家伙看出了他要千方百计让妹妹早日获得自由的心愿，就大敲竹杠。他撒谎说密尔查花了他两万五千塞斯太尔司，又指出以她年轻、貌美、温和的优越条件，眼下的身价绝不少于五万塞斯太尔司。几经讨价还价，这个家伙连半个子儿也不肯让步！斯巴达克思气得发狂。一把扼住了这个恶棍的咽喉。但是他转念一想，绝不能图一时的痛快，掐死了这个家伙，那会毁了自己立志献身祖国和解放奴隶的神圣事业的。于是，他马上松了手。这当儿，老板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珠子都快滚出来了。斯巴达克思对刚才的发火表示歉意，并提出一个过渡办法：他立刻付给老板两千塞斯太尔司，交换条件是：老板在妓院拨一个单间给密尔查，让斯巴达克思和妹妹同住一个月。如果一个月后，他还不能把妹妹赎出去，她就仍是老板的女奴隶。老板感到有利可图，也就乐于同意了。

这笔巨款可不易筹措。斯巴达克思告诉了特莱庞尼，他答应鼎力相助。于是，斯巴达克思就先去还了卡提林纳借给他的八千塞斯太尔司。特莱庞尼想到自己是天才雄辩家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的好朋友，他的妹妹范莱丽雅新近成了苏拉的夫人，有可能收买一个女奴隶。密尔查受过教育。很有教养，还会说希腊话，懂得用香油和香水按摩身体，懂得贵妇人用的各种化妆品的好坏。善于细心服侍娇贵的女主人。这样的女奴是可能得到范莱丽雅的欢心的。于是，特莱庞尼就通过荷尔顿西乌斯向他的妹妹传递了这个信息。范莱丽雅听了，果然立即接见了密尔查。谈了一次，就很喜欢她，随即出资四万五千塞斯太尔司把她买了下来，跟她的另外几个女奴隶同住在苏拉的邸宅里。虽然这与斯巴达克思原来希望妹妹获得自由的计划不太符合，但对密尔查来说，究竟比陷在耻辱和不名誉的火坑里好得多了。

斯巴达克思在安顿好了密尔查以后，就开始为一件重大而又秘密的事业奔忙了。他继续和卡提林纳来往，还热心访问各个角斗上学校，经常到一些小酒店、小客栈去跟些角斗士和奴隶们碰头。

罗马的大议会、元老院、迎宾馆、贸易堂一带，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宏伟壮丽的艾米里乌斯贸易堂，由一座宽阔的拱廊组成，两边是成排的瑰丽的大圆柱，从主要的拱廊又分出两座侧翼拱廊来。无论是贵族和平民、辩护士和公务人员、城里人和商人……平时，都喜欢到这儿来，或者议事，或者会面，或者闲聊、或者游逛……所以一天到晚，老是人来人往、闹闹哄哄的。人们往往能从这里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

一天，当斯巴达克思默想的时候，附近就有许多嘈杂的声音传来。

“苏拉曾经下定决心要把马略的光荣纪念碑消灭干净，这是痴心妄想。因为人民记得，战功最多的不是苏拉，而是马略。……”

原来人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马略，曾经是罗马奴隶民主派的著名政治家和统帅，早年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在非洲的朱古达战争中大获全胜。权势日重。他曾经七度当选为执政官，在与日尔曼人作战时完成了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的军事改革，后来还联合乎民派，与贵族派苏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苏拉攻占罗马时马略逃往非洲，他后来又与同党杀回罗马，镇压了不少苏拉的追随者。马略重回罗马的第二年就病死了，苏拉派才时来运转，重新得势。

“新上任的执政官列庇杜斯又在贸易堂重新装饰起早年曾被苏拉拆掉的青铜盾牌来了，那上面可是刻着马略的不朽战功啊！”拥戴马略的人很高兴地随声附和。

“列庇杜斯算什么东西，他凭什么使苏拉感到不快？那不过是蚊子叮大象罢了！”

“你别忘了，列庇杜斯不仅是执政官，还是个大富翁，比你的保护人克拉苏还富呢！”

。“这又算得了什么，他能吓倒苏拉吗？”

“这就证明他很有威望，民众都爱戴他，他就变得更有力量啦。”

“什么爱戴！难道平民对他的穷奢极侈骂得还不够厉害吗？”

“骂他的主要不是平民，倒是那批因为不能跟他一争短长才格外嫉妒他的贵族。”

后来，这些人传播的轶闻怪事、小道消息、流言蜚语……就越来越邪乎了。什么范莱丽雅的公鸡说话啦，什么贞女丽齐妮雅和大贵族格拉苏偷情啦，什么今年定有奇灾大祸啦……说什么的都有。

这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斯巴达克思身边。这人中等个儿、身体强壮，头发胡子全是黑森森的。他在斯巴达克思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你这样闷头想心事，连周围的奇闻怪事全都不注意了。”

“克利克萨斯！”斯巴达克思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喊了一声。

“你来得正好，快把那边的情况告诉我。”

克利克萨斯告诉他，听刚从外面口来的阿尔托利克斯说，他已经在加普亚和埃诺玛依碰过头了。埃诺玛依是日尔曼角斗士当中的尖儿。他答应在已奇亚图斯角斗学校里的一批最勇敢的角斗士中间传播我们神圣和正义的思想。

听了克利克萨斯带来的喜讯，斯巴达克思激动地低声说：“我相信，奴隶制度在人间消灭的那一天不会大远了！”

“但是阿尔托利克斯告诉我，”克利克萨斯说，“这位埃诺玛依虽然勇敢，只是容易轻信，不太谨慎。”

“那未卡提林纳呢？”克利克萨斯问。

“我越来越确信，”斯巴达克思答道，“他是不会永远跟我们合到一块儿来的。尽管他也有伟大的灵魂，绝顶的聪明，可是由于他所受的纯粹拉丁式教养，使他有了种种偏见。他想利用我们的理想来改变现存的统治秩序，但是并不想变更那罗马用来使自己成为全世界暴君的法律。不过，你放心，即使他的终极目标跟我们不一致，他也不会出卖我们。所以我们和他还有加强联络的必要，今晚我就要到他家去商讨一些事情，咱们一起去吧。”

“啊，斯巴达克思！”克利克萨斯低声说，“如果你能百折不挠地克服种种障碍，把你为之献身的艰巨事业进行到底，我要用比你在斗技场上救了我的命更为感激的心情来感谢你。你赶快把我们这些人紧紧团结起来吧，使我们能够和这些罗马人在战场上决一死战，叫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什么卑贱的蛮族，也和他們是一样的自由人！”

共同的理想使两个战友的铁拳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斯巴达克思和克利克萨斯刚刚走到拱廊里，忽然有一个人跑近他们说：

“喂，斯巴达克斯，还是回到我的学校里去吧。当教练，搞角斗，全行，我为你出高薪，出高价，这不比你不安定的生活强多了吗？”说话的正是他过去的大老板阿克齐思。

“你怎么老来纠缠我。什么时候才肯让我过太平、自由自在的日子？快滚，别让我再见到你，我的铁拳可不是吃素的！”

阿克齐思悻悻走了。两个角斗士继续往前走。前面可以看到卡提林纳和贵族青年毕斯季亚正在那里辩论。

“愿望就是力量”，毕斯季亚说，“罗马四十六万三千个公民，如今倒有四十三万三千人在挨饿。他们不但没有土地，甚至连埋尸骨的地方也没有。等着瞧吧，勇敢的人就要出现了，他会使他们明白：三万个富人的大量财富却是靠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搜刮来的，全是些不义之财！到了那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不幸的、饥饿的平民一定会找到力量和办法，使这批吮吸他们血液的蚂蟥自食苦果的。”

“小伙子，不是用无力的哀诉和空洞的叫喊就能战胜罪恶的。”卡提林纳用认真的口气回敬他，“我们必须想出一个伟大的计划来，抓紧时机实现它。等着瞧吧，毕斯季亚，也许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到时候，我们就要用可怕的力量，摧毁那座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它底下呻吟的、腐朽了的社会大厦，你不要看它外头光鲜，它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快要崩塌了。”

这时候，围住拱廊的人群稍稍让开了一条路，苏拉夫人范莱丽雅，在一群贵族陪伴下出现了。她脸色苍白，忽闪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那寂寞的神情，对于—个新婚女人来说，显得分外奇特。她缓步走进了自己的紫色绣金丝帘遮盖的软轿。她—放下轿帘，就向四个强壮的奴隶发出了起轿的手势。

斯巴达克斯—看到那位上轿的美人，就—下认出她是妹妹的女主人。这时候，软轿刚好抬到色雷斯人的身边。范莱丽雅的眼睛从轿门中漫不经心地望出来，她的目光—落到斯巴达克斯总身上就猛地停住了。她的脸上突然泛起了阵阵红晕。当软轿走过两个角斗士身边以后，她又迅速抛开轿帘，探出头来，向斯巴达克斯深情地回瞥了—眼。

“你走运了！”克利克萨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不禁叫道。

斯巴达克斯也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但他很自然地微笑道：“不要胡说，你的眼光不会比任何一个蒙面角斗士看得更远些。”他为了摆脱这个尴尬的话题，趁机走近了卡提林纳，和他谈定到他家里去的事。

当斯巴达克斯和克利克萨斯通过神圣街向拉丁街走去时，突然碰到—个衣着华丽的年轻美人，她老远就看到了斯巴达克斯，并且用希腊话向他打招呼：

“但愿上天保佑你，斯巴达克斯，我早就在斗技场上亲眼见识过你的英姿和智勇了！”

“谢谢你，姑娘！”

“光明和自由，勇敢的斯巴达克斯！”她用自己的纤纤小手握着他的大手说。

“美人儿，我不明白你对我开的玩笑是什么意思。”他很讶异这姑娘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联络口令和握手暗号。

“这不是玩笑，你不用假装不知道。这是被压迫者的口令和暗号，我是妓女爱芙姬琵达，从前是—个希腊女奴隶。你要知道我也是属于被压迫的，说不定有—天我还会对你的事业有些帮助呢！我就住在雅诺斯神庙附近，有

空到我家里来聊聊吧……”

“我一定来，”斯巴达克思感激地回答道。

“向你致敬！”这位名妓用拉丁话说了一句，又挥手向他致意。

“向你致敬！”斯巴达克思回答。

“我也向你致敬，美丽的女神！”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克利克萨斯也向转身离去的美人儿行了一个注目礼。

两个伙伴继续边走边谈。这时候。一个范莱丽雅的奴隶跟班突然追上了他们，问道：

“请问你们哪一位是斯巴达克思？”

“我就是。”

“你的妹妹密尔查今天半夜在苏拉夫人范莱丽雅的府哪里等你，她有要事跟你商量。”

“我一定准时赴约。”

## 五卡提林纳的三榻餐厅和范莱丽雅的密室

坐落在帕拉丁山南坡的卡提林纳邸宅，以内部结构豪华别致闻名全罗马，尤其它那饮宴宾客的三榻餐厅，更是新颖气派。六根大理石圆柱，把一个长方形的大厅一分为二，柱子上缠绕着长春藤和野玫瑰，长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室内花环护壁，矗立着一座座精致的雕像，焕发出裸体女人美的光彩。一色硬木地板，上面描绘着森林女神、半人半羊牧神以及小精灵们欢跳巴阿斯舞的情景。在大理石柱后面，放着一张用珍贵的大理石制成的圆桌，桌子周围摆着三张又高又大的青铜脚长榻，天花板上吊着一架金银精制的烛台。每当饮宴时。大厅烛光辉耀，芳香醉人。

此刻卡提林纳和他的贵族宾客们，正用时弯靠着松软的紫色垫子斜躺在长榻上。主人的丰盛晚宴快要吃完了，贵族之间充满了欢悦的气氛，正在欣赏着吹笛人、戏子和舞女们的表演。客人们热烈赞扬卡提林纳的慷慨豪爽。恶毒咒骂贪财而又吝啬的巨富。应该说，这些来客都不是罗马最为高贵和富有的贵族，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难处，甚至还有少数负债累累的人。

请听听毕斯季亚酒后的一番咬牙切齿的牢骚话吧：

“真的，还有谁比我们更穷！那些铁面无私的元老和万能的法律造成的吝啬世界，使我们美好的青春在贫穷中消磨殆尽了，我们强烈的愿望只好永远处在不能实现的痛苦之中！”

另一些客人甚至把自己比作“披宽袍的穷汉”“不幸的穷光蛋”或者是“穿紫衣的乞丐！”他们纷纷叫嚷“烧死那批放债鬼和钱庄老板！”“让当今的法令、法官和元老政权统统见鬼去吧！”……

这时候，一个奴隶走近卡提林纳的身边通报，说有两个新客到来了。这就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和克利克萨斯。卡提林纳马上起身把他们热情地迎进了宴会厅。

卡提林纳命令奴隶给所有的客人重新斟上名贵的法烈伦酒，把斯巴达克斯郑重地介绍给大家：

“高贵的罗马贵族们，具有伟大的灵魂，理应尽量享受自由、权力、财富和幸福，但却被无情的命运之神剥夺了的贵族们，道德和勇气为我所深知的贵族们，我的忠实正直的朋友们，现在我要把一个刚毅而又勇敢的人介绍给你们，那就是释放角斗士斯巴达克斯。他的体力和坚毅精神，简直不应当属于色雷斯人，而应当属于罗马的公民和贵族……”

卡提林纳把斯巴达克斯的经历作了详细介绍，甚至为他那使一些贵族不满的逃兵行为辩护。他的热情演说激起了贵族们程度不一的赞同。随后，卡提林纳话锋一转，继续说：

“斯巴达克斯和我们一样是奴隶。也与我们一样是被压迫者。他和他的伙伴们早已联络了不少角斗士，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这一为了娱乐观众而驱使他们角斗和死亡的暴虐政府。他想给奴隶们自由，使他们回到祖国。难道我们不也需要自由。不也需要起义、需要打倒寡头政治吗？现在各国纳贡的财富都成了罗马寡头统治者的私产，其余高贵而又正直的公民们，不论是贵族或平民。都日益沦为债台高筑、贫困下贱的人了。今天，我们两股力量还不值得联合起来，一起推翻暴政吗？……”

乱纷纷的抱怨声伴随着卡提林纳慷慨激昂的演说爆发了出来。很显然。多数贵族对他的激烈主张不感兴趣。斯巴达克斯激动地听完了卡提林纳的

话、又仔细观察了贵族们的反应以后，用平静的声调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啊，卡提林纳，我所崇敬的高贵的人啊，我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才到这儿来的，但我根本就没有指望你能说服这几位高贵的贵族。这一点，连你自己也未必充满信心。你们的目的不过是想以你们来代替旧的统治者，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而不是根本取消奴隶制度。你们和一切豪门贵族一样，都认为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或海外的人民永远是野蛮人，你们掌权以后仍然希望继续统治他们，角斗士们的流血角斗，仍然可以用来调剂你们繁重政务之后的娱乐和休息。而我们的起义却与你们根本不同，不仅要反对目前的执政者，而且要反对代替他们的人，不管他们叫做苏拉或者卡提林纳，采吉齐乌斯或者庞培，伦杜鲁斯或者克拉苏。我们要争取到完全的、充分的自由。单靠我们的力量当然是不够的，我们也曾想争取你们成为我们角斗士的司令官和领头人。但是。卡提林纳，经过几次长谈，我明白了你们的教养所形成的种种偏见，使你们不能成为我们的领袖，因此，起义的希望显然落空了。罗马军团的力量目前还是相当强大的。想想看，二十年前罗马骑士米诺梯乌斯领导几千个角斗士在加普亚的起义，不就失败得很惨吗？！现在的情况也未必好多少……。”

斯巴达克思的一席话，在那些把他看作卑贱的野蛮人的贵客中产生的印象，是一言难尽的。一些人为色雷斯人的雄辩所震惊；另一些人被他的高贵心灵所感动；还有人被他深远的政治见解所折服；也有人对他不敢对强大的罗马轻举妄动感到满意。

客人们对提出的问题继续讨论了很久，结论只能是决定把计划中的政变延搁一下，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斯巴达克思和克利克萨斯也纷纷表示他们联络的为数不多的角斗士愿意为卡提林纳和他的贵族朋友们效劳。他们特别强调“为数不多”这几个字。当主人殷勤邀请两个角斗士继续到另一个大厅去饮宴的时候，他们婉言谢绝，相跟着离开了贵族邸宅。

走出贵族邸宅不远。克利克萨斯表示对斯巴达克思的许多话不理解。斯巴达克思对他低声解释说，那些贵族很不可信，以后的密谋不能告诉他们。他要他马上回到阿克齐恩的角斗学校去，改变原来接头的口令和握手的暗号，口令不再是“光明和自由”。改为“坚持和胜利”；暗号不再是三下短促的握手，改为用右手的食指在对方的掌心里轻轻点三下。以后对那些仍用旧的口令和暗号前来联络的人，切勿轻信，只能告诉他们起义已经毫无希望，荒唐的冒险是全无意义的。他们约定下次接头的地点以后就握手告别了。

斯巴达克思准时应约来到妹妹住的小房间。密尔查已经得到苏拉夫人范莱丽雅的宠爱，作了女主人的梳妆侍女。兄妹俩一见面就相互猛扑过去，紧紧抱吻。妹妹告诉他，女主人常常跟她谈起斯巴达克思，问到他的种种情况，非常关心他的命运，表现出一个贵妇人对释放角斗士超乎寻常的温暖的同情。当她知道他还没有工作以后，特别密令密尔查告诉斯巴达克思当天深夜要赶到这儿来，打算叫他去掌管苏拉不久以前在库玛的海滨别墅里建立的一所角斗学校。

“可是，我如果答应管理那所小小的角斗学校。范莱丽雅是不是会要求我重新卖身为奴还是仍旧让我作一个自由人呢？”

“这一点她没对我说过，不过，她是这么喜欢你，想必仍愿让你继续做个自由人吧。”

“这么说，范莱丽雅是位非常善良的夫人？”

“是的，她不但十分善良，而且非常美丽……”

“这么说，她确实对我关怀备至！”

“她非常喜欢你，这一点我敢肯定。”

“喜欢我？非常？……可是我对她只有尊敬和崇拜的感情。对这样一位贵妇人，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只能怀着这样的感情。”

密尔查又悄悄对哥哥说：“你能够被释放，主要是范莱丽雅在斗技场上说服苏拉的结果。这一点，她是不允许我告诉你的，你在她面前切不可流露出你知道这事情的神色来。”

斯巴达克斯激动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真不敢相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忽然沉思起来，好象在想什么心事。密尔查告诉他，她该去通报他来了，运气好的话，夫人定会亲自接见的。

不到一会儿，密尔查就回来了，她奉命把哥哥领到范莱丽雅的密室里去。

范莱丽雅的密室在她的冬宅里，小巧、温暖而又舒适。它的四壁挂着美丽的天蓝色绸幕，绸幕上罩了一层云雾般的白纱，上面缀着无数新鲜的玫瑰花，芳香溢满了整个房间。屋顶的吊灯是玫瑰花形，三个灯头全是希腊名师用纯金雕成的。

吊灯射出淡蓝色的柔和的光辉，只不过驱散了密室中的一部分黑暗。房里没有什么大型家具，长榻、小凳、衣柜都极为精巧别致，榻上放着鸭绒枕头，外镶白绫枕套。范莱丽雅，身披薄如蝉翼的白绫无袖长袍，腰系淡蓝色系带，长发垂肩，酥胸半裸，正用白玉般的肘弯支着枕头，斜躺在长榻上，半闭着眼睛休息。她的姿态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得迷人极了！密尔查悄悄进来的时候，她还没有发觉。斯巴达克斯骤然看到了她不觉心跳不止。范莱丽雅一下子惊醒地坐起来，朝着色雷斯人亲切地问道：

“啊……你来了吗？”

斯巴达克斯赶紧向范莱丽雅跨近一步，但是想说的话一时连半句也吐不出来。“但愿神灵保护你，勇敢的斯巴达克斯！”范莱丽雅让自己安定下来，露出殷切的笑容说。“坐下吧，”她又指着凳子补了一句。

斯巴达克斯才渐渐镇定下来，轻轻地回道：

“神对我的保佑，已大大地超过我所应得的了。神圣的范莱丽雅。他们赐给我凡人所能得到的最大恩惠：他们把你的庇护赐给了我。”

“你不仅勇敢，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

范莱丽雅改用希腊话问他被俘之前是否是他的祖国人民的领袖之一。他也用希腊话回答，说他原来是色雷斯人中最强大的一个部族的族长和领袖。家里有不少房子、牧场和牛羊，是有权力的、幸福的富人。他十分热爱人民，为人处世热诚、仁慈而又公正，并非是什么生来的野蛮人，更不是什么卑贱的角斗士。

范莱丽雅抬起闪闪发光的眼睛，无限柔情地说：

“以你的智慧、教养和风度来说，绝不应永远受人蔑视，更不是什么野蛮人，你更象一个文明的希腊人！”

“啊，愿你幸福……谢谢你同情我的好意，一切女人中最最仁慈的女人啊！……愿伟大的神……保佑你成为世界上一切凡人中间最最幸福的人！”

范莱丽雅已经不能克制自己的激动了，她的眸子含情脉脉，清澈似水，她的胸脯起伏不停，呼吸剧烈而又急促。

斯巴达克斯也感到难以自持和平静。他那充满了爱恋感情的、象阳光似

的闪耀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范莱丽雅奇妙的眼睛。

很快，他们说定了由斯巴达克思前往管理库玛的角斗士学校。

要谈的正事已经完了，范莱丽雅突然问起几天以前他为什么躲在这座邸宅的拱廊圆柱后面偷看她。斯巴达克思连忙跪下，诚惶诚恐地承认，他是被她的惊人美貌吸引了，心里正象崇拜维纳斯女神一样深深崇拜她。他一再恳求她的饶恕，随即拉住她的袍角吻起来。

“快起来，亲爱的斯巴达克思！这儿不是你久留的地方！”她激动地紧紧握住了色雷斯人的手。斯巴达克思站起来，又热烈地吻着范莱丽雅的手，轻声说。

“啊，美妙的……美妙的……美妙的范莱丽雅呀！……”

## 六、威胁、阴谋和危险

在神圣街雅诺斯神庙附近的一所精美住宅里，美丽的希腊名妓爱芙姬琵达，正在和五十来岁的江湖戏子梅特罗比乌斯密谋策划，张开害人的罗网。

不久以前，爱芙姬琵达要梅特罗比乌斯去探听角斗士们起义的计划，这个戏子经过明察暗访，断定由于那些对现行法律和当今的元老院不满的罗马贵族们不愿起来领导角斗士作战，暴动已经放弃了。他不明白，一个希腊名妓为什么对这件事那么感兴趣。爱芙姬琵达对他蔑视地看了一眼，果断地说：“你不懂，我与别的女人不同，我一心只想复仇，想得到金钱和权力，想成为一个人人嫉妒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和人生欢乐了……什么道德不道德，对我来说，全是他妈的瞎说八道……”

梅特罗比乌斯惊讶地走近一步。吻着爱芙姬琵达的手说：

“亲爱的，你许下我的报酬。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呀？”

“老色鬼，酬劳不是这么容易到手的，我压根儿不相信角斗士们已经轻易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你想得到我更多的好处，就立即给我到库玛去，紧紧盯住斯巴达克思。他已经当上了苏拉的角斗学校校长，这可是个关键人物……”她一说出这个名字，脸也顿时绯红了。

“你说得对，就是这个斯巴达克思，我已经跟了他一个月了，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说得更确切些，是为了我的老朋友苏拉？”

“什么？为什么？你说什么？”爱芙姬琵达接连好奇地追问，一面挪动身子，靠近了老戏子。

梅特罗比乌斯故意卖关子，说事关重大，在没有确实证据之前，他谁也不能告诉。

难熬的好奇心驱使着她一定要弄清这个秘密。她卖弄风骚，抚摩着他，飞去迷人的媚眼，一会儿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看来，你是不达目的不撒手的，”梅特罗比乌斯吞吞吐吐地说，“我怀疑，仅仅是怀疑，斯巴达克思爱上了范莱丽雅，而范莱丽雅也爱上了他。”

“这可能吗？”爱芙姬琵达顿时脸色煞白，浑身战栗起来。

老戏子看她惊惧的样子，赶忙安慰道：“你别着急，我也可能弄错……”

“不，你没有弄错！这是真的，真的，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

爱芙姬琵达用她那件华丽长袍的袍角，擦着自己嫉恨的泪水，无限伤感地说。

原来这个希腊美女来头不小。她八年前在雅典被罗马人俘虏过。那时候她落到一个荒淫的贵族手中，这家伙很快就把这个秉性邪恶、嫉妒、奸诈而又爱慕虚荣的年轻漂亮的女奴引上了邪路，由于她满足了罗马那些好色的老贵族们的肉欲。很快就获得了自由，随即沦为高级妓女，积起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名望和势力。除了惊人的美艳之外，大自然还赋予了她非凡的智慧，使她变成了各种各样阴谋诡计的唆使人。当这个人体验了世界上的种种邪恶之后，她就开始憎恨起自己的可耻生涯来。因此，她一看到释放角斗士斯巴达克思这样英俊勇武，就燃起了爱心。于是，她以商量有关角斗士起义密谋为借口，把斯巴达克思骗到家里，向他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媚态。万万没想到，这个释放角斗士竟断然拒绝了她的抚爱，为此她发誓要复仇。现在，老戏子发现的秘密完全使她头脑清醒了：一定是个比她更漂亮的女人夺走了他的心。

爱芙姬琵达一想到这些，就怒不可遏，拿出一大袋钱来，要老戏子立即赶到库玛去，不惜重金贿赂女奴，一定要拿到证据。她发誓要为苏拉的名誉复仇，要为自己女性的骄傲复仇！

近两个月来，斯巴达克思的确沉浸在爱河之中。他和范莱丽雅已经难舍难分了。但是，那暂时被他淡忘了的神圣事业，依然在一波三折地发展，并没有停顿下来。

罗马纪元六百七十六年四月十七日黄昏，在“独眼”寡妇鲁泰茜雅的酒店里聚集着一大群角斗士。他们正在克利克萨斯的邀请下，在酒店的小房间里边饮边谈。

当他们谈得起劲的时候，突然发现角斗士们进来时还在邻桌吃喝的一个客人，悄没声息地不在了。女老板说这人是趁她进厨房拿酒的时候，还没付钱就走了。可她走近桌前一看，发现桌上已经留下八个塞斯太尔司，比应付的账还多呢。角斗士们一再打听这个人是谁，她说是个外来的谷物商人，最近几天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定时到店里来吃饭。

角斗士们放心地继续密谈。克利克萨斯兴奋地告诉大伙：“我们盟员的人数天天都在增加，比如今天晚上，在阿文丁山和雅尼古尔山之间的复仇女神傅林娜的圣林中，我们就将举行集会，按照规定的仪式吸收十一个忠心耿耿、经过考验的角斗士，加入我们的神圣同盟。”

“好极了！我们这些人反正是要死的，与其死在角斗场里，不如死在争自由的战场上。”一个角斗士激动地说。这时候，有个角斗士搁在膝上的皮带滑到地上去了，他侧身弯腰去捡，突然大惊失色地嚷道：

“餐榻下面有人！”

惊愕而又激动的角斗士们纷纷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了起来。大伙七手八脚，掀翻了餐榻，把躺在下面的一个三十多岁模样的汉子拖了出来。他正是邻桌那个冒充外商的人。刚才，他一见角斗士们入座就乘机藏起来偷听机密。这家伙原来是个老奸巨滑的奸细和密探。

一审问，密探就哀求饶命，招供说：“我叫西里准乌斯·高尔台尼乌斯·维莱斯，从前是奴隶，现在是凯乌斯·维莱斯的释放奴隶。在卡提林纳家的酒宴上，他知道了角斗士中间有个准备用暴力推翻现行法律和政权的神圣同盟，维莱斯不相信斯巴达克思已经放弃了起义计划，就打发我来侦探。得到情报之后，他好拿去向元老院告密，邀功请赏。这一宝押中了，主人定可得到大笔赏金，或者会被派到外省当个大官。没想到，我还没把结果告诉凯乌斯，你们就把我抓住了。……”

怎么处置这个密探呢？藏起来？放掉？角斗士们觉得都不放心，想来想去。还是把他挪到荒郊野外处死了。

这个隐患刚刚消除，不久，新的威胁又猛然袭来了。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名妓爱芙姬琵达正舒适地坐在她那冬季密室的躺椅上，倾听着著名青年诗人卡鲁鲁斯软语温存的爱情独白，突然管家来报，老戏子到库玛七天以后，已经冒着狂风暴雨赶回来了，要求马上见到她。她要诗人稍等一会，就几步跨进客厅，请人把淋得象落汤鸡似的梅特罗比乌斯赶紧迎到这里来。

爱芙姬琵达叫家奴捅旺了炉火，给老戏子换了衣服，然后在三榻餐厅里摆上盛宴，给他接风洗尘。她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我的出色的梅特罗比乌斯，你一定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吧？”

老戏子自鸣得意地告诉她，他一到库玛就用钱买通了一个女奴隶。她在

一个门洞里多次看到过斯巴达克思在夜里三点到四点之间秘密走进范莱丽雅的密室。

“这么说，每一天……这两个混蛋都在玷辱苏拉的光荣威名？”爱芙姬琵达说这话的时候颤抖的嘴唇都气歪了。“你先吃饭，我出去一会儿再来。”

没多久，爱芙姬琵达就回到了三榻餐厅。她手里拿着一封用涂黑了的羊皮纸包起来的信。信外用麻线扎紧，线结那儿还打上了封口的蜡印，蜡印上面是一个从浪花中诞生的维纳斯女神像。

“天下最美的爱芙姬琵达，我很想知道你这封信是寄给哪一位的？”

“你怎么还来问我，当然是寄给苏拉的啰……”

“你不能这么急，要是苏拉对别人干涉他的事感到不满，不去惩罚妻子，反而来责怪告密的人，怎么办？这老家伙发起虎威来了、可以随意置人于死地，即使我跟他有过三十年的亲密交情，他也会翻脸不认人的……”

“你别怕，我在信上并没有提你的名字……”

爱芙姬琵达亲自给老戏子斟了一杯五十年的法列伦陈酒，给他压惊，要他放心。一切都有她担待着。

过了一会，一个穿上旅行装束的奴隶，就来到了三榻餐厅。爱芙姬琵达当面把密信交给他，一再叮嘱：

“记住我的话，狄摩菲尔，一定要把信当面交给苏拉本人。从这儿直到库玛，不许你在任何地方耽搁！”

狄摩菲尔马上启程了。爱芙姬琵达与老戏子约好第二天再见面以后，就回到密室继续接待那位崇拜他的诗人去了。

当爱芙姬琵达回到寝室单独躺下以后，感到非常满意。可是，美好的心境并没有持续多久，她就越来越感到痛快之中夹有一些苦涩的滋味。她想到，苏拉捉到了奸关淫妇之后，定会统统杀死的。范莱丽雅固然罪有应得，但斯巴达克思可能是被那贱人勾引的，他不该死呀！如果只除掉那女人，留下斯巴达克思，说不定有一天他还会回心转意心甘情愿投入她的怀抱呢！想到这里，她的脸色变得惨白起来，立即翻身下床，叫人去叫醒老戏子。老戏子酒醉饭饱，睡得正香，十分不愿钻出暖烘烘的热被窝。她又施展出千种柔情，万般妖媚。好容易才把他拉起来，让他马快加鞭，一定要他把五小时前上了路的那个家奴追回来……

## 七梅特罗比乌斯的卑劣勾当

库玛是离罗马几百里远的一个美丽繁华的海滨城市。苏拉的别墅，矗立在离城不远的丘岗上，那里可以俯瞰瑰丽的海岸和港湾的奇景。它富丽堂皇，占地面积极为辽阔，到处遍布山石林湖、奇花异草、狩猎特区。花园的通道，可以直通海边。

现在，苏拉正在这儿口述他的回忆录；享尽人间欢乐。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沉溺在淫秽喧闹的酒宴之中，早晨的太阳不止一次照见他醉醺醺地昏睡在大餐厅中，周围还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烂醉如泥的戏子、小丑和艺人。

这位退职的独裁者也常到附近的城镇去玩，每到一处，不论那一等级的公民都要向他欢呼致敬，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伟大功绩，更主要的是被他的赫赫威名吓得心惊胆战的缘故。

这一天，苏拉刚在普梯奥勒调解了一起贵旅和平民之间的争执，坐着马车赶回别墅。到家已近黄昏了，他还下令在最大的三榻餐厅准备一次盛大的酒宴。

入夜，餐厅里金字塔般叠在四周墙边的大堆鲜花，散发着扑鼻的芳香。笛子、竖琴和八弦琴合奏出欢乐的曲子。穿着超短裙的半裸舞女们，带着淫荡的媚笑，疯狂地跳起了舞蹈。大厅中有九张餐榻，围住了三张桌子。餐榻上正斜躺着苏拉和他的二十五位客人。又一场狂欢烂饮就这样开始了。

苏拉一面纵声欢笑，一面频频举杯，表面看来这位退职的独裁者似乎无忧无虑，快活极了。但仔细一看，不对了。他那张老脸，在四个月里变得更瘦更丑了。脸上流血的脓疮也比以前显著增多了，花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这一切，都是他身上极度疲乏、衰弱和痛苦的印记。

苏拉的耳朵非常尖，他远远听到庞齐恩在谈到有关他的一件事情时欲言又止，就一再逼他说下去。庞齐恩想抵赖过去，苏拉干脆一字不漏地重述了他的话：“我记得，你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当苏拉强迫库玛现在那位市政官葛拉尼乌斯缴一笔罚金到国库中去时，葛拉尼乌斯没有缴纳，他说……’你一说到这儿望了我一眼，发觉我在听你的话，你就突然不作声了。”

我希望你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重说一遍。”

庞齐恩吞吞吐吐，不敢直说。苏拉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你不说就别想活着出去，连你的尸体也要用来化作我菜园里的肥料！”这一吓，庞齐恩只得乖乖说了出来：“你别生气，伟大的苏拉。你只当葛拉尼乌斯是在放屁。他的话是这样说的：‘我现在不去付款：因为苏拉很快就会死掉，那时候，我就可以根本不付了。’……”

“啊！”苏拉叫道，“葛拉尼乌斯这恶棍在等我死吗？……好，原来这小子的如意算盘早已打好了！……多有远见的人啊！……但愿他不要算错了自己的账！”他气得浑身发抖，两眼迸射出疯狂的怒火。接着他就把心腹赫利索根叫来，要他明天去帮他办一件大事。

随后，他又高高地举起酒杯：“你们不要全都变成哑巴和呆子了，你们似乎在想，现在就是参与追悼苏拉的宴会吧？”

“但愿神不叫你再有这样的怪念头！”

“愿伟大的苏拉长命百岁！”

客人们异口同声祝颂道，纷纷举起泛着泡沫的高高的酒杯。

欢乐歌舞又开始了。这时候，一道奇妙的热菜，突然摆到苏拉桌前：那

是一只羽毛齐全的老鹰，好象活的一般。它的嘴里衔着一个月桂树枝织成的桂冠，桂冠上系着一条紫色的丝带，上写“献给幸福的苏拉，维纳斯的情人。”这是苏拉最为满意的外号。

苏拉心爱的演员罗斯齐乌斯在客人的掌声中取下桂冠，把它交给美丽的女客朱雯金娜。她是苏拉宠爱的释放奴隶，现在正坐在他的身边。朱雯金娜又把桂冠放到苏拉头上的玫瑰花冠之上，亲昵地祝福道：

“啊！神的宠儿，战无不胜的大无帅，我现在把这顶凝聚了全世界的欢乐的桂冠恭敬地奉献给你！”

苏拉频频热吻朱雯全娜，接着罗斯齐乌斯又高声朗诵起他的即兴颂诗，整个大厅爆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狂热掌声。

随即，苏拉拿起餐刀，对准塞满美味佳肴的老鹰肚子一划，立刻就有许多装着美味鹬鸟肉的蛋落到盆子里来，刚好一人一份。

客人们一边大嚼，一边交口称赞苏拉的名厨名菜，这时候，又端来了一道更为新奇的菜。在一个很大的蜜馅饼上面，逼真地塑着一座神庙的圆形柱廊。饼一切开，竟然飞出二十五只麻雀，每只麻雀的脖子上，都用丝带系着一件指名给某位客人的小礼物。大伙儿乐坏了，在门窗紧闭的大厅中发狂地跑来跑去捉麻雀。抱着朱雯金娜狂吻的苏拉突然大声叫道：

“今天晚上我的兴致极好，因此我想请你们看一场酒宴中的稀有表演，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不要在这里欣赏一场角斗士的角斗啊！”

“我们要！我们要！慷慨的苏拉万岁！”

很快，赫利索根就带来了十个角斗士。苏拉一看，没有斯巴达克思，就问他斯巴达克思为什么没有来？赫利索根说他大概到他妹妹那里去了。不一会斯巴达克思也被匆匆叫来了。

苏拉说：“其实，在酒宴中安排角斗，并不是我的标新立异，我不过是复活了两百年前康宠尼亚居民的老习惯罢了。

哈哈，库玛的子孙们，这正是你们尊贵的祖先，本省第一代居民的老习惯啊！”

仅仅由于这个独裁者的一句酒后胡言和几十条阿谀奉承的寄生虫的荒谬决定，十个纯洁高尚而又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将要在场残酷的角斗中被迫互相残杀而悲惨地死去。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个二十四岁的高卢人阿尔托利克斯。这小伙子是斯巴达克思的好友，是他特意请苏拉从阿克齐恩角斗学校买来当他的助手的，今夜他也在十个角斗士里头。斯巴达克思想临时换几个角斗士，好把他换下来，但苏拉说客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个也不准换。斯巴达克思只好忍着内心的剧痛把他们投入角斗表演。不一会儿，一个色雷斯人和两个沙姆尼特人就被打死了，另外两个沙姆尼特人受了重伤，躺在地上恳求饶命，被苏拉应允了。最后一个沙姆尼特人死命抵挡四个色雷斯人的进攻，很快重伤倒地，阿尔托利克斯不忍看到这个快死的人遭到更大的痛苦，含着泪水一剑刺死了他。

这时候，喝得烂醉的苏拉兽性大发，竟然下令要“最厉害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思亲自上场，“单独对付这四个活下来的角斗士”！他的建议马上获得了宾客们的热烈赞许。

斯巴达克思象头上被人猛击了一棍似的，顿时脸色惨白。要他这样做实在太可怕了！他竭力克制自己，声明自己已经是个释放角斗士，早已是自由的人了，不能从命。苏拉把拳头在桌子上一捶，吼道：

“是谁把生命和自由赐给你的？难道不是我苏拉吗？现在我命令你角斗，你这卑怯的野蛮人，听到没有？你今晚一定得角斗！”

一刹那间，怒火中烧的斯巴达克斯真想拿起剑来，把这个万恶的独裁者剁成肉酱。但他终于克制住了，他拾起一个盾牌，攥起一把短剑，用愤怒得发抖的声音高叫道：我不是懦夫，更不是野蛮人，如果我不幸刺伤了阿尔托利克斯……

突然，一声刺人肺腑的女人的惨叫，出人意料而又非常及时地传入大厅，原来是一身素裹、脸色惨白的范莱丽雅赶到了。当奴隶奉命找斯巴达克斯的时候，他刚巧正在范莱丽雅那儿。他一走，她就预料要出大事。她立即披上一件缀满玫瑰花的雪白的麻布长袍，赶到三榻餐厅那道门旁观察动静。直到这一瞬，她感到如果不立即干预，心爱的斯巴达克斯就有可能送命了。

“范莱丽雅！……”苏拉诧异地叫了一声，身子已经醉得站立不稳。“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又来得这么不是时候？……”

大家都礼貌地站了起来，和苏拉躺在一起的朱雯金娜的脸色突然羞得先红后紫，她趁势溜到桌子底下，偷偷躲起来了。

这一切都没有逃过范莱丽雅的眼睛。她沉着地走过苏拉身边，微笑着说：

“苏拉，你曾经好几次邀请我参加你在餐厅中举行的宴会……今天晚上我睡不着，又远远地听到这儿热闹的喧声，就决定披上餐袍到大厅来、跟大家喝上一杯友好的酒，然后为了你的健康劝你回到卧室去。但是，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却只见剑光闪闪，尸首遍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苏拉夫人突然无比愤怒地高声叫道。“在斗技场和圆剧场里为你们牺牲的人已经数也数不清了！为了你们异想天开的残酷享受，今晚你们竟然复活了两百年前的野蛮风习！你们竟然想在酒宴的欢乐中欣赏角斗士们临死前的种种痛苦……”

所有的人都不作声了，苏拉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几句，也不作声了。只有斯巴达克斯和阿尔托利克斯的目光，感激地凝视着这位美丽的贵妇人。苏拉夫人随即命令奴隶们收拾尸体，好好埋葬。洗净地板，洒上香水。接着她让大家喝完最后一杯酒就高喊送客。随后，她又走上前去，劝苏拉回去睡觉，苏拉困难地转动着舌头说：

“你……你把一切都颠倒了……你剥夺了我……我的享受……我统治了全罗马和全世界，绝不许任何人来对我发号施令……”

范莱丽雅默默地望着他，她的感情中夹杂着怜悯和蔑视。苏拉又突然抬起头来，喊着他多年心爱的男妓的名字，说：

“梅特罗比乌斯呀！你在哪儿？我亲爱的人，你快来帮我，……我要把这个女贱人赶出去，跟她打离婚……让她带着肚子里的孽种滚出去……我不承认这是我的孩子……”

范莱丽雅眼里迸出愤怒的火花，立即叫赫利索根找几个奴隶来把苏拉这个疯狂的醉汉抬回卧室去。

苏拉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才慢慢起了床。他感到浑身奇痒难熬，就披上一件宽大的睡袍，在一群奴隶簇拥下，向浴堂走去。

苏拉的浴堂异常讲究。更衣厅是一间精美的大厅，四壁全是大理石，地板也是名贵木头镶嵌成的。那儿有三道门，通向大理石砌成的淋浴室、温水浴室和蒸汽浴室。

他洗了澡，就对一个给他按摩的奴隶说：“快拿篋子来，篋篋我那些发

痒的地方，我实在痒得难以忍受了！”

苏拉一生虽然做过很多坏事，却也有过不少光荣的战绩。他一想到自己的丰功伟绩，灵魂似乎恢复了平静，满是脓疮的脸上也渐渐显出了得意的神采。释放奴隶赫利索根是苏拉的心腹，他知道这时候最适于向苏拉报告重要事务了，就说库玛的市政官葛拉尼乌斯已经遵命前来，听候苏拉发落。苏拉立即象一头发狂的野兽，用沙哑的声音恶狠狠地叫道：“叫他进来，这厚颜无耻的畜牲！……”

葛拉尼乌斯四十来岁，身体壮实，粗俗的脸上不时流露出狡猾、奸诈的神情。但他一进苏拉的浴室，脸色就吓得惨白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了。

对于这个渴望自己死去的人，苏拉在对他进行了最后的审判之后，就对两腿筛糠、哀求饶命的市政官严酷宣判：“你咒我死，不，你一定得先上西天！我要亲眼看到你死在我的面前，我渴望着欣赏你最后的痉挛……”

苏拉象个嗜血的野兽，疯狂地喊叫奴隶们一齐动手。于是，这个倒霉蛋就在几个奴隶壮汉的拳打脚踢之下，魂归西天了。

正当葛拉尼乌斯悲惨地死去的时候，被狂呼、高叫和暴怒累得精疲力竭的苏拉，突然把头向后一仰，声音微弱地惨叫道：

“救命！……我要死了！救命啊！……”

赫利索根和奴隶们七手八脚，乱作一团。他们赶紧把苏拉平放在地上。一阵痉挛掠过他的身子，他猛然剧咳几声，嘴里随即喷出一股鲜血。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苏拉，就在几声十分痛苦和低微的呻吟之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苏位刚刚咽气，爱芙姬琶达派来送信的奴隶狄摩菲尔就赶到了。他被这一意外的事件惊呆了，只得把信交给了赫利索根。悲痛的赫利索根机械地接过信来，连看也不看就顺手塞进了怀里。

大家正在用香油摩擦苏拉的尸体，从罗马来的老戏子梅特罗比乌斯也匆匆赶到了。他一见到死去的苏拉。就扑到他的脸上狂吻，哀哀地痛哭道：

“你竟不等我赶到就死了，我的举世无双的心爱的朋友啊！……”

## 八 苏拉逝世以后

苏拉逝世的消息象一阵飓风，迅速刮遍了意大利，特别是在首都罗马，更是到处引起了骚动。

豪门、贵族和富人如丧 妣，认为是民族的灾难，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要求举行国葬，象对待共和国救星和半神半人的英雄那样，为苏拉树铜像，建庙宇。一方多个苏拉的释放角斗士也响应了这个提议。在意大利各地还有十二万多的士兵，他们也从跟随苏拉战胜马略的内战中得到过好处，也准备用武器来捍卫苏拉赐予他们的一切。但是。数以万计惨遭苏拉迫害的人、声势浩大的马略的拥护者。以及人数众多的失意贵族和平民，却渴望变革，开始在各地骚动起来，期望一举复仇。仅仅在苏拉死后的第三天，在罗马大法官的告示牌上，人们就赫然看到了一首嬉笑怒骂的讽刺诗：

骄傲的独裁者苏拉，  
他想永远统治罗马。  
上苍终于对这无耻的奸贼，  
降下了可怕的惩罚。  
因为在他狂妄的幻想中，  
要定整个罗马都俯伏在他的脚下。  
为了使他受到不可思议的痛苦，  
就让虱子去吃掉他。

两个护民官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卡杜鲁斯坚决站在元老院和法律一边。反对采取狂妄的煽动和挑拨。马略派的列庇杜斯则列举苏拉的滔天大罪，决不同意给苏拉举行帝王的葬礼。卡提林纳虽然和苏拉保持过友善关系，但他的野心也促使他想从动乱中捞取好处。而庞培和克拉苏，尽管与苏位有过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仍然赞美死者，反对内战和骚乱，要求维持现行秩序，保障和平与安宁。他们也不否认苏拉有过可耻行为，但却又把责任统统推给了客观原因，说什么当时共和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非常时期，苏拉非搞独裁和暴政不可。元老院经过激烈辩论，仍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给苏拉举行隆重的国葬，费用完全由国库负担。

给苏拉送葬的长长的行列，慢慢地走了十天。才从库玛回到罗马。罗马的葬礼在马尔斯广场举行，送葬的贵族、平民、兵士、商人……多达十万以上，繁杂的礼仪，数不胜数。当元老们把苏拉的灵轿放在火葬的柴堆旁时，范莱丽雅走了上去，合上死者的眼皮，又按当时的风俗，把一个铜币塞到死者嘴里，以便他付给卡隆，作为越过地狱河的渡船费。这位寡妇随即在死者唇上吻了一下，说：“再会了！按着老天安排的次序，我们会跟着你来的。”这时候，乐工们奏起哀乐，一些奉献人把大量殉葬的牲畜牵来杀死，把它们的鲜血与牛奶、蜜糖葡萄酒掺在一起，洒在火葬的柴堆周围。然后在柴堆上浇上香油，香料，堆上数不尽的桂冠和花圈。还有葬礼中最为残酷的一幕：苏拉角斗士学校的角斗士们，必须在最后的殉葬角斗中，一个个互相杀死。连一个也不能饶命。幸而斯巴达克思早已恳求范莱丽雅把阿尔托利克斯留在了库玛，才幸免于难。一会儿，所有殉难的角斗士都竞相倒毙了。

等到葬礼全部结束，“伟大的人”庞培才接过火炬，点燃柴堆。苏拉的遗体被裹上石绵，放在柴堆上面。最后举哀，整个广场一片嚎啕，人们把死者的骨灰装进一只精美绝伦的青铜瓮里，送到宏伟的陵墓中去。

目睹这一切的斯巴达克思，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满腔的怒火。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学生们怎样在悲惨的角斗中互相击毙。他不仅教会了他们剑术，还让他们加入了被压迫者的秘密同盟。罪恶的葬礼一完，斯巴达克思才吐了一口气，拼命挤出人群，来找克利克萨斯。

两位角斗士作了一次非常热烈、长久、倾心的交谈。斯巴达克思告诉他，说他已经和赶到库玛来会见他的埃诺玛依见过了。这位日尔曼角斗士，是代表老板巴奇亚图斯邀请他到加普亚的角斗学校当教师去的。克利克萨斯劝他接受邀请、尽快到那儿去，好策划解放大业。

“我们的计划能否成功，”高卢人用他那粗鲁而热烈的话作了结论，“就全靠你了！如果你的灵魂中充满了另一种比解放奴隶的愿望更强烈的感情。那我们的伟大事业获得胜利的一切希望就要永远消失了。”

斯巴达克思一听这话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果断地说：

“克利克萨斯，你听着，不论什么强烈的感情充满我的灵魂。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和事能逼我放弃理想，离开我所选择的伟大事业！”

他们把一切商量妥当以后，斯巴达克思就急匆匆地回到苏拉那些继承人的府邸去了。他才跨进门槛。看门人就告诉他。密尔查正在女主人密室旁边的那个房间里焦急地等着他。他知道，这其实是暗示范莱丽雅在找他。

斯巴达克思的心，预感到要发生某种不幸，开始剧烈地跳动。他一见到密尔查，妹妹就叫道：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女主人已经等了你一个多钟头了！”

斯巴达克思一进范莱丽雅的密室，就发现她脸色苍白，神情颓丧。

“斯巴达克思！……我的斯巴达克思……”她一下从软榻上站起来，向他走近几步说。“你爱我吗？仍旧觉得我比世界上的一切更可爱吗？”

斯巴达克思正陷入爱情与事业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听到这个问题，竟然没能立即作出回答。

“范莱丽雅，你为什么这样问我？难道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使你烦恼了？能不能请你把怀疑我对你的爱情、崇拜和真诚的理由说出来？你已代替了我那做了奴隶以后惨死在监工皮鞭之下的不幸的妻子，你在我的心中要比世界上的一切更珍贵，你是我唯一的爱情的寄托者……”

“啊！”范莱丽雅高兴地叫道，两眼闪闪发光。“这是真的吗？斯巴达克思，你真的象你说的那样爱我吗？永远这样爱我吗？”

“爱你，爱你，永远爱你！”斯巴达克思突然跪下来，热烈地吻着范莱丽雅的手，声音发颤地说。“我要永远崇拜你，我的女神，如果我竟……”

他泣不成声，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哭？……告诉我，心爱的，快告诉我！……”她热烈地回吻着斯巴达克思的前额，把他的头紧紧压在自己的心窝。

这时候，密尔查急忙来通报说，范莱丽雅的哥哥荷尔顿西乌斯马上要来看她。女主人吩咐客人稍等一会。她随即告诉斯巴达克思。哥哥已经知道他们相爱的事了，也不知是怎么知道的。这就是她急于要问清斯巴达克思是否永远真心爱她的缘故。她要他暂时躲到隔壁房间里去，等会儿从她和哥哥的对话中会听出她是多么热爱他……

兄妹俩见了面，哥哥劈头就说：

“我觉得苏拉去世是一场非常不幸的灾祸，现在看来还不够，另一件更难堪的出人意料的灾祸又要临到我的头上了：我偶然得知我的妹妹忘记了贵族的尊严，也忘掉了苏拉的神圣的结婚卧榻，你使你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与那卑微的角斗士发生了暧昧关系。啊，范莱丽雅，我的妹妹呀！……你怎么干下了这样的丑事啊！……”

范莱丽雅要求哥哥不要捕风捉影，听信讹传。哥哥告诉她，证据是确实的：赫利索根把那封密信给他看了。梅特罗比乌斯告诉他。说他买通过一个女奴隶，她把梅特罗比乌斯藏在库玛别墅中靠近范莱丽雅的密室的一个房间里，他亲眼见到斯巴达克思深夜潜入了苏拉夫人的密室。

范莱丽雅听到这里，突然站了起来。两手交叉地叠在胸前，骄傲地抬起头来，用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她哥哥说：

“是的，我爱斯巴达克思，不仅过去爱，现在爱，将来也爱，那又怎么样？我决心破坏你们的专制法律，抛弃你们的陈腐偏见，挣脱你们强加在我们女人身上的不可忍受的黄金锁链，那又怎么样？好哇！原来控诉孜犯罪的人竟是梅特罗比乌斯，这样一个卑鄙齷齪到极点的苏拉的男妓。……他还有脸来指责我？！真是咄咄怪事！赶明儿，你们恐怕还会把他请到元老院里去当道德监察官吧？！……”

“闭嘴，范莱丽雅！……”哥哥怒不可遏地打断了她的话。

“我绝不认为我爱上斯巴达克思是什么犯罪，他既不卑贱，也不野蛮，而是心灵高尚的人，我为我的爱情选择而感到骄傲……”

当她哥哥指责她这是在反叛祖国法律的时候，她连声说：

“对，对，对……我要反叛，反叛……”

她把自己的感情象暴风雨一般倾吐了出来。由于极度激动，她精疲力竭了，突然，她脸色惨白，昏倒在卧榻上。尽管范莱丽雅过去不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她对斯巴达克思的爱情却是真挚热烈的。范莱丽雅醒过来后，荷尔顿西乌斯认为她是一时热昏了头，说话很不理智，就说改天再谈。范莱丽雅送他出门时，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可是我得警告你，我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可挽回的。”

范莱丽雅回到密室，陷入了悲衰的沉思之中。斯巴达克思一进密室就扑到范莱丽雅脚前，紧紧抱住她，热吻她。他深深感激她刚才在和哥哥的谈话中对他所表达的生死不渝的爱情。

忽然，从附近的街道上飘飘忽忽地传来了用希腊话和色雷斯话混合唱出的歌声：

自由女神，自由女神，  
在你的孩子们的心中燃起火焰，  
去建立伟大的功勋，  
自由女神，自由女神，神圣的自由女神，  
快激起人民的愤怒。  
让它在解放战争的烈火中飞腾！  
让奴隶们把镣铐和铁链，

铸成锋利的短剑！  
神圣的责任在号召奴隶们，  
在斗争的烈火中懦夫也会变成勇敢的人。

.....

斯巴达克思一听到这号召奴隶起义的战歌，就忽地挣脱了范莱丽雅的拥抱，靠近窗口，聚精会神地倾听起来。

“你怎么了？”范莱丽雅激动地问。

斯巴达克思转身一把抓住范莱丽雅的手，一边吻，一边断断续续地哽咽着说：

“我不能.....我不能.....亲爱的，原谅我，.....我不能把自己整个儿献给你.....因为我并不属于我自己.....”

“斯巴达克思！你说什么？.....什么女人能够从我这儿夺走你的心？”

“不是女人.....不是，”斯巴达克思悲哀地摇摇头，“.....我被神圣的誓言约束了.....我要远远离开你，到那儿去，干什么，一时也不能告诉你.....”

“你疯了？.....”范莱丽雅惊惧地哭喊道，同时更加紧紧地抱住了他。

“可是我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当他们允许我解除我的誓言约束的时候，.....我会很快回来的。亲爱的，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饶恕我，同时也会更加爱我的.....再会吧，我的神圣的范莱丽雅呀！”

斯巴达克思艰难地挣脱了心爱的女人的搂抱。

## 九一个醉汉怎样把自己想象为共和国的救星

时光匆匆过去了四年。

二十六岁的贵族青年凯乌斯·朱理乌斯·恺撒的英俊、魁伟、勇敢、教养、雄辩以及胆识都不同凡响，他在罗马逐渐崭露头角，享有极高的威望了。

恺撒是马略的内侄，言行也完全是个马略派。他十八岁那年娶了钦纳的女儿考尔涅里雅。钦纳曾经四次当选执政官。当苏拉消灭了自己的政敌做了独裁者的时候，他立刻下令杀死了两个拥护马略的朱理乌斯族人，而且要求年轻的凯乌斯·朱理乌斯·恺撒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但是倔强的恺撒却拒绝从命。因此，苏拉就准备下令判处恺撒死刑。多亏苏拉派内几个有力的人和奉侍灶神维斯达的全体贞女们出来说情，才把恺撒救了出来。恺撒深知，只要苏拉专政一天，他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因为苏拉曾经对求情的人说过：“你们心肠太软，好不懂事，别看这小子现在年轻鲁莽，我预料他将来抵得上好几个马略哩！”从那以后，恺撒就逃到了萨宾纳省，他在那儿的几个山区一直隐居到苏拉去世。一回罗马，他就随撒尔穆斯将军出发远征，在围攻米提伦时表现了他的英勇机智，还冒险救了一个士兵的命，被授予公民桂冠。接着又出使小亚细亚的皮西尼亚国，很快就赢得了国王的深厚友谊。后来他随瓦季统帅多次作战。以大智大勇制服了海盗，还坚决反对罗马总督把这些十恶不赦的海盗当作奴隶转卖，果断地下令就地全部处死，以绝后患。这一切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升任了大祭司的崇高职位。他正朝着集罗马执政官、保民官和独故宫于一身的理想勇往直前，不断积蓄力量，力求早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荣誉和赞颂归于高贵的朱理乌斯·恺撒！”刚从伊斯古拉庇乌斯神庙逛了庙会出来的梅特罗比乌斯，一眼见到恺撒就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头几乎碰到了自己的手。

“啊，梅特罗比乌斯！”恺撒浮起嘲讽的微笑叫道：“凡是热闹的场所都很容易见到你，看来你是从来不肯放弃一个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寻欢作乐的机会的！”

“不然又咋办？我们应当尽情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生活……伊壁鸠鲁说得好……”

“你别说了，那些话我全知道。”恺撒害怕老戏子长篇引用先哲的语录，啰嗦个没完，就赶紧打住道，“今晚有空，就到舍下便餐吧，我也好听你唱上几段，乐一乐呀！”

“多幸福啊！……多光荣啊！……啊，最宽厚的恺撒，我多么感激你啊！……”

“够了，你已经感谢得够多了，晚上见！”

惯于吃喝玩乐、吹拍告密的老戏子，心里一高兴，就飘飘然起来。他一头扎进路边的一个酒馆。向人们得意忘形地宣布：他得到了尊贵的恺撒的邀请。人们纷纷向他劝酒。取笑，致贺。他一高兴就喝得醉醺醺的，天黑了，才想起来，还要赶到恺撒府上去赴宴哩！

当老戏子深一脚浅一脚地经过傅林娜女神的圣林时，他猛吸了几口林间清新的空气，神智也比较清醒了。猛然，他隐隐约约地听到林子里有些人在说话。他赶紧躲到一棵大树背后去，竖起耳朵细听。

“我们要以死亡对付死亡！我们宁愿为了我们的幸福和安宁而战死。决

不愿为了娱乐那批压迫者而角斗倒毙！……”一个人在慷慨激昂地演说。

老戏子立刻明白，这批人显然想造罗马共和国的反。而且，他越听这声音越觉得熟悉。

“是不是可以说，经过四年来顽强不屈的秘密工作，解放的曙光终于出现了呢？”另一个人操着生硬的拉丁话问。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战斗了呢？”第三个人声音低沉地提出了问题。

“可以开始战斗！”梅特罗比乌斯又听到开头发表简短演说的那个人在回答，“阿尔托利克斯最迟明天就到……”

老戏子再次听到这个声音就心头一惊：“想起来了，这个人是斯巴达克思，没错！”

斯巴达克思继续说道：“阿尔托利克斯明天到拉文那。他去通知葛拉尼克斯，叫他率领的五千二百个角斗士为第一军团，立即作好准备；克利克萨斯率领罗马的七千七百个盟员，为第二军团，第三和第四军团由我和埃诺玛依率领，成员是加普亚的巴奇亚图斯学校的一万名角斗士。”

“两万人！……好极了！……”埃诺玛依欣喜若狂地吼道。

“……五天以后。你们可以听到我们的第一阵行动，在此之前，你们要显得和平时一样安定和镇静……任何轻举妄动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斯巴达克思说完之后，就和二十多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又热烈议论了一番，然后按照斯巴达克思的意见，三三两两分头撤退，约定等会儿在独眼女人的酒店里继续碰头。

“原来如此！”老戏子被共和国的危机吓得屁滚尿流。他想到这时候已近半夜，赴恺撒的晚宴虽然迟了，但能让他献上这么一份头等重大的情报，恐怕比吃什么圣餐都会让人心花怒放的！

老戏子把情报告诉了恺撒。恺撒一开始还以为他是酒后胡言，后来愈听愈觉得情况真切而又严重。他就把老戏子先安顿到三榻餐厅饮宴，让他在家里等他一个小时。这期间不许他把情报告诉任何人，他要出去一会儿。他保证自己并不想从老戏子偶然发现的秘密中捞取丝毫好处，只是想去亲自判断一下实际情况，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恺撒带着一个心腹家奴，快步来到离他家不远的维纳斯酒店，他要了两杯葡萄酒，便若无其事地和家奴闲谈起来。其实，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房中角斗士的行动，细心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斯巴达克思正坐在埃诺玛依和克利克萨斯中间。从苏拉去世到现在四年来，他的容貌起了显著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成分，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深陷的皱纹，那是惊恐和忧虑的痕迹。

听见人们叫到斯巴达克思的名字，一向未见过斯巴达克思的恺撒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那个身材魁梧、有着尊严的神态、充沛的精力和智慧的目光的英俊男子，果然就是斯巴达克思。恺撒一下就对斯巴达克思产生了怜惜和好感。他敏锐地感到，这个人具有崇高的心灵和天赋的才能，肯定是要建立一番丰功伟绩的。

恺撒注视了几分钟，就站起身来，走近角斗士的餐桌，热情地招呼道：

“你好，斯巴达克思！但愿命运之神永远对你微笑，这是你应得的。你能不能为我花费一点时间，我很想跟你单独谈一谈。”

餐桌旁的人都回过头来，好些人发出惊奇的叫声：

“凯乌斯·朱理乌斯·恺撒！”

“恺撒？”斯巴达克思站起来，他的惊异也不亚于他的同伴们，因为他从未见过恺撒这个很有名望的贵人。

“请你们不要声张！”这位未来的独裁者阻止说：“要不然，明天全罗马都会知道，一个大祭司黑夜里竟到维纳斯小酒店逛荡来了！”

恺撒礼貌地邀请斯巴达克思到城墙边上去散一会儿步。

一轮明月在高空照耀，把那忧郁的银光倾泻到城墙外繁茂的果园、菜园和葡萄园里，也倾泻到城郊广阔的原野上。恺撒和斯巴达克思边走边谈，他们彼此都明白：他们两人代表着两种敌对的思想、两面敌对的旗帜、两个敌对的世界——专制和自由。

恺撒明确告诉斯巴达克思，他和他所献身的事业，目前正遭受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密谋已经被梅特罗比乌斯知道了。但是，恺撒深夜来见他，绝不是想加害于他。相反，是想及时拯救他。老戏子此刻虽然还未报告执政官，可是后半夜或明天早晨是一定会去邀功请赏的，那时角斗士们的军团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恺撒称赞斯巴达克思具有伟大统帅的惊人精力和智慧，但却苦苦劝告斯巴达克思放弃起义成功的幻想，不要以卵击石，轻易去碰罗马政权的四十万强大的军队。他还建议雄才大略的斯巴达克思及其军团协助他去南征北战，在他的统帅下去为罗马出力，这样不出几年，恺撒本人定会成为全罗马的统治者。那时候，他保证决不会去做苏拉那样的人人畏惧和憎恨的家伙，而会受到全民爱戴，成为平民阶级的偶像，变成那些骄横腐败的贵族们的灾星。这对斯巴达克思同样也会有很大好处的。

斯巴达克思和恺撒展开了反复的争论，最后异常果断地说：“不行，绝对不行！凯乌斯·朱理乌斯。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你对我所表示的敬意和向我提出的令人羡慕的建议，但我必须走我的命运之神向我指出的道路。我不能也不愿抛弃我的被奴役的弟兄们。如果奥林比斯山上的不死之神真正关心人类的命运，我们伟大的事业就不会破灭。假如人神统统反对我，我也决不屈服，情愿英勇战死！”

恺撒心中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赞叹。他紧紧握住斯巴达克思的手说：

“那好吧，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既然你无所畏惧，就让我预祝你交好运吧。我不能够也没有权力阻挡梅特罗比乌斯，更不能答应把他交给你们处置，因为我也是一个罗马人，不能听任一次危害罗马安全的奴隶暴动顷刻爆发而不管不问！但是我也不忍心看到那些专横腐败的元老贵族把你们一网打尽。快走吧，斯巴达克思，我希望你赶快回到加普亚去，抢在元老院镇压之前，挽救你们的事业吧！幸运之神，也许能够佑护你……”

两人匆匆握别之后，斯巴达克思立刻回去紧急布置克利克斯负责消灭罗马角斗士中间的一切密谋痕迹；又派人马上赶到拉丈那去通知葛拉尼克斯：随后，就和埃诺玛依骑上快马，朝加普亚飞驰。而老戏子呢？也不等恺撒回家，就争分夺秒，赶到执政官那儿报信去了……

## 十角斗士起义

加普亚是意大利康滂尼亚省的省会，是个肥沃、繁华而又美丽的地方。它的香料、香膏、唇膏、香精等等闻名全国，满足了罗马的一大批贵族太太小姐们的需要。

罗马元老院派了整整一队骑士，在统领季杜斯·赛尔维里昂纳斯的率领下，晓行夜宿，飞马前进，一路上也不知骑倒了多少匹好马，好不容易才赶到加普亚总督府第。这时候，全城人民都骚动了，人们纷纷猜测，一定出了什么要命的大事！

斯巴达克思和埃诺玛依，自从那天深夜骑马离开罗马以后，也每到一个歇息的地方就换上一匹新马。他们在苏苏爱萨——波梅季耶，碰上了奔往加普亚报警的骑兵。他们只好避开大路，昼夜兼程。两个角斗士指望只要能比元老院的急使早一个钟头到达加普亚，就是伟大的胜利！没想到，在离加普亚还有七哩路的地方，斯巴达克思的坐骑突然力竭倒下，把人也摔到地上，它那沉重的身躯还压住了骑者的手臂，使他的肩膀关节脱了臼。

肉体的剧痛，跟折磨斯巴达克思的精神痛苦比较起来，就不在话下了。这出人意料的挫折使他们比敌人早到的可能性落空了，眼看四五年来艰辛营造的理想大厦，就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他感到多么的失望和痛苦啊！

斯巴达克思几乎绝望了。他突然跳起身来，想与埃诺玛依合骑一匹马再赶几里路，一看，他的马也半死不活了，正在痉挛而又吃力地喘着粗气，全身汗水淋漓。他们估计，即便敌人早到一会儿，但是下达种种命令和设法破坏起义计划至少还得花费一个小时。于是，两人决定徒步赶到加普亚去。

他们忍受着饥饿和疲惫，以疯狂的速度奔跑着，不到一个半小时就飞快地赶到了。他们刚想入城，就听到一个百夫长赶到门卫那儿，布置紧急任务：“听着！角斗士快要暴动了，元老院的急使报告说形势很严重。命令我们必须放下铁栅，关闭城门，象战时一样小心防守。……”

百夫长转身看到了正想乘机溜进城去的斯巴达克思和埃诺玛依，厉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角斗士吗？”

“从前是角斗士，”斯巴达克思很快就抑制了惊恐的感觉，镇静地答道。

“那末，自然是从巴奇亚图斯的角斗学校出来的了？”

“您弄错了，大人，我们是李信奥纳斯提督大人府中的侍从。”

“你认得我吗？”百夫长诧异地问。

“我在主人家见过大人好几次。”

“真的……”百夫长注视着角斗士，但越来越浓的黑暗掩盖了两个魁梧的角斗士的面部和神情。“我看你们好象也有些面熟。”

原来斯巴达克思对提督府上的奴隶很熟，还吸收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同盟。他和埃诺玛依的身材也与提督府上的两个日尔曼奴隶相似。斯巴达克思还熟知提督家人的规矩和习惯。他把这些一抖落，百夫长也就深信不疑了。接着他又问道：“如果角斗士起义，你们这些奴隶会幸灾乐祸，起来响应吗？”

“我们在我们和善的主人家里生活过得再舒服不过了，怎么会发疯造反，自己找死呢？！”

斯巴达克思的回答口气自然，合情入理，百夫长答应破例放他们进城，但是勒令他们必须交出短剑。急躁鲁莽的埃诺玛依一听这话，险些儿拔剑出

鞘，斯巴达克思一把捏住了他的右手，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毕恭毕敬地把两支短剑交了上去。还故意用不满的口气说：“您这样作很不好，我想我们的提督大人对您随便怀疑他手下的人是不会满意的。”

“快滚！一切我自会向提督大人解释清楚的！”

两个角斗士奇迹般脱了险之后，急忙走进城里。他们随即就发现到处是喧闹、忙乱、惶恐、慌张的景象。看来尽管他们用尽了力气，但是回到角斗学校显然已经太迟了。

这天晚上，角斗学校发生了从未有过的怪现象：所有的角斗士都逗留在学校里。一部分人在武艺厅里练习攻防技术，他们手握木剑互相格斗，这是他们在学习期间唯一可拿的无害武器。另一些人在院里东一队、西一队地聚在一起。他们在做体操，同时唱着卫兵们谁也听不懂的神秘歌曲。还有一部分人在与学校连在一起的房屋的小巷里逛荡，或是呆在走廊和小房间里。

“难道角斗士们今天都不出去闲逛了吗？……”“往日一到黄昏，学校里就空无一人，令儿出了什么怪事啦？”

“他们那些烂污姘头今天晚上可要空房难独守啦！……”

“别大意，说不定会有暴动的危险呢？……”

卫兵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东拉西扯，感到有些惶惶不安，这时候，三十一岁的角斗学校老板巴奇亚图斯正快步走来，他也发现了学校中的反常现象，瘦长而又苍白的脸上，显出阴森、凶狠的神情。紧接着就有人来向他传达提督的吩咐：要他确保武器库，关闭学校所有大门，还说半小时之后，将派统领季杜斯率领两大队罗马士兵和二分队城防军前来学校协防。

吓得心惊肉跳的巴奇亚图斯，立刻给五百名士兵和奴隶分发武器，叫他们分别防守武器库和全校的出口。不久，统领率着上千兵马赶来，他又增加了武器库的卫士人数，而且下今除福尔金娜门之外，关闭所有大门。他自己身边带了二百六十名士兵相机行动。这时候，天已经黑尽了。

在敌人守卫布置就绪的时候，斯巴达克思和埃诺玛依偷偷溜到了角斗学校的高墙根下。埃诺玛依敏捷地利用围墙的凹凸部分，一会儿就爬到了墙顶，向另一边往下爬。斯巴达克思往上爬时，忘记自己的臂膀脱了臼，他用力一撑，突然痛苦地叫了一声，便仰面朝天地跌倒了。

“怎么了，斯巴达克思？”已经落到角斗学校院子里的埃诺玛依，一弄清斯巴达克思的臂膀脱了臼，就重新爬上墙去，费力地帮助他。

终于，两人都落到了学校里墙的地面上，斯巴达克思一下躺到一块大石头上，昏了过去。他的额上布满了大滴大滴的汗珠，惨白的嘴唇在剧痛的痉挛中牵动着，牙齿也在昏迷中发出格磁磁的响声，冰冷的脸色象大理石一样。埃诺玛依惊慌地护理着他，他感到无比坚强的斯巴达克思忍受了何等剧烈的痛苦啊！

痛楚使斯巴达克思丧失了知觉，痛苦又使他很快恢复了知觉！他刚一清醒过来，就自我嘲讽地叫道：

“好一个‘英雄’！受了点轻伤就变得象个可怜的婆娘似的！我的弟兄们就要遭到屠杀，我们的事业快要被人毁灭，可我却象一个懦夫似的在这里昏了过去！”

埃诺玛依一边帮他紧急包扎，一边要他相信，他昏过去才不过两分钟，眼下周围还很平静，挽救危亡仍有可能，并鼓励他说：“只要你有一只健壮的右手，还是天下无敌的！”

当斯巴达克思和埃诺玛依突然出现在院子里的时候，角斗士们立刻认出了自己的领袖，神色沮丧的脸上霎时容光焕发，发出了满怀希望的欢呼声。

两个领导人劝大伙沉着冷静，不要出声。

他们马上到练舞厅里召开了各级角斗士头领的紧急会议。

“我们已经完蛋了！”主持会议的角斗士丧气地说。

“还不见得，”斯巴达克思说，“当务之急是抢夺武器库，那怕是一个也好。”

“可惜我们没有武器。”

“密谋泄露了，罗马士兵很快就要打来了！”

“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酱的！”

“别说丧气活了！你们准备火炬了吗？”斯巴达克思了解到他们已经准备了四百支火炬，还可能弄到比这个数多两三倍的火炬，就兴奋他说，“快把所有的火炬统统燃烧起来，作为武器，我们先去烧毁武器库的大门，再夺取精锐武器武装自己。只要大家有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们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这时候对方的统帅季杜斯、角斗士校长巴奇亚图斯以及提督梅季乌斯也在紧急商议。五十岁的地方长官梅季乌斯是个脑满肠肥的人，他吓得连称自己是文官，从未习武练剑，不能指挥作战，甘愿把指挥全权交给统领。统领强调防卫的重点仍然是武器库、大门和通道，并命令提督也去守卫一个紧要的大门。

不幸的是，正当角斗士们准备冲击武器库的时候，敌人的冲锋号也吹响了。斯巴达克思立刻命令两个军团的正百夫长回到自己的弟兄们那儿去。如果一刻钟后听不到自由的歌声，就让大家先悄悄回到房间去。这说明武器库未能打开，攻打武器库的角斗士已经从离赫克里斯门不远的库墙下的那道小栅门冲出墙外，到迦尼米提斯酒店去拿起轻便武器，再到维苏威火山下集结待命，高举战旗了。

“弟兄们，冲啊！”斯巴达克思和埃诺玛依带头象旋风一样直扑罗马士兵，向武器库冲去！他们用一支支熊熊燃烧着的火炬，打到敌人的脸上。他们攻打守库的士兵，逼得他们挤成一堆。当他们快要赶开这些士兵的时候，统领季杜斯的大队人马赶到了。他们用大量投枪掷向手无寸铁的角斗士。

角斗士们惨遭屠杀，血肉横飞，四散逃奔。

“跟我来！”斯巴达克思一面高高举起火炬，一面向围墙撤退。一部分已经从武器库守卫那儿夺得短剑长矛的角斗士紧紧跟上。他们到了围墙边上，就地合力扛起了一根大理石柱子，撞开了栅门，直奔迦尼米提斯酒店而去。酒店的老板原是斯巴达克思的好友、一个参加起义密谋的释放角斗士。角斗士们从店卫收集到不少刀斧叉棍，还有三架梯子和几条绳索。未容他们喘上一口气，敌人就跟踪追击来了。斯巴达克思抡起一根粗大的炙肉叉，向拦住他进城的那个百夫长叉去，那家伙一下就被刺穿身子倒下了。角斗士们经过加普亚提督身边时，这个地方官缩作一团，哀求饶命，被埃诺玛依飞起一脚，踢得老远，昏死过去了。

等角斗士们跑出三百来步远，斯巴达克思就停下来，喘着粗气对埃诺玛依说：

“我们必须留下一半人在这儿，把追兵抵挡半小时，好尽快让其余的一半人越过城墙逃出去。”

“我留下，”埃诺玛依说。

“不，你快领着弟兄上维苏威山，我留下来。”

“不，不，无论如何不行！如果我死了，你可以继续领导战斗，你死了——那就一切都完了。”

“快跑，你快跑，斯巴达克思，”八九个角斗士一齐喊道。“我们和埃诺玛依一起留下来！”

斯巴达克思热泪盈眶，被一种崇高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同志爱深深感动了，他紧紧握着日尔曼人的手说：

“再见！……我在维苏威山等你！”

## 十一从加普亚城到维苏威火山

埃诺玛依他们随即隐蔽在那座隔断街道的街垒后面，不断地抵抗罗马士兵的攻打。斯巴达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迅速把三架梯夺用绳子互相连接起来，趁黑爬上了城墙，随后又冒着危险费力地把梯子抽到上面，再把它安放到墙外，很快地爬了下去。然后，他们又把三架梯子拆开，再把它们叠在一起绑起来，放到蓄满深水的护城河两岸，小心地走了过去。一过了河，他们便扔掉梯子，急行军前进。两小时后，他们就来到了执政官陀拉倍拉的别墅附近，这座别墅坐落在阿台拉大道和库玛大道之间的一个美丽的小山岗上，离加普亚城约八哩远。

这时候已经是深更半夜了，他们好不容易才叫开了别墅的大门。角斗士们一走进别墅的林荫大道，斯巴达克思就下令关上栅门，派五个岗哨值勤。他随即招呼大家到花香四溢的草坪上集合。一清点人数，包括池本人在内，总共不过七十八人！他微微叹了口气，对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刚毅顽强的高卢小伙子说：

“不错，鲍尔托利克斯！……如果幸运女神对我们的勇敢显出微笑，我们这支只有七十八人的小队伍，就可能是伟大的战争和胜利事业的基础！……”

随后，斯巴达克思找来了别墅的管家，说他们只需要一些粮食，一些必需的用品以及别墅所有的武器，除此之外，他们不会随意索取，更不允许部下偷盗和抢劫。他劝管家尽力相助，免得他们先礼后兵。这些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口粮足够三天的储备了。

幸运的是，斯巴达克思还在别墅里的九十名奴隶中，发现了一个担任医生的希腊奴隶。他的名字叫欧德南纳斯。他很热心地医治了斯巴达克思的手臂，川绷带把它包扎好，再用长带绕过他的脖子，把手臂横放在胸前悬挂起来。然后，他就劝斯巴达克思抓紧睡一会，好早点恢复元气。否则，就有患热病的危险，因为连续多日的疲劳和惊恐，在他的身上已经引起了很高的热度。

斯巴达克思听从了。他吩咐助手鲍尔托利克斯要注意的事项以后，就在一张软床上沉沉入睡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才醒过来。他自觉神清气爽，就在管家和监工的陪伴下，当场释放了二十个带着脚镣手铐做苦工的奴隶，并鼓励所有的奴隶行动起来，为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随他们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结果有八十多个奴隶愿意用斧头、镰刀和三齿叉武装起来，参加被压迫者同盟，立志跟随斯巴达克思南征北战。

下午两点钟，这支纪律严明的一百五十多人的队伍，就离开别墅，沿着荒僻的小路穿过野地和葡萄园，向那坡里进发。黄昏时分，角斗士和奴隶们赶到了离那坡里城几里远的一座贵族别墅。斯巴达克思命令只向主人征集三天的口粮和能够找到的武器，而且严禁暴力和劫掠。两小时后，队伍又离开了，这次增补了五十来个角斗士和奴隶的志愿战士。

一路上，这支特殊的队伍每过一个别墅和庄院都短暂停留一次，任务和前两次一样。就这样，他们快到天亮的时候就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踏上了那条从庞贝通向贵族们的别墅和游乐场所的上山大路。他们在离庞贝约两哩远的几座花园停下来，三百人的队伍分散宿营，日出开拔。

久已不再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密密地布满了橄榄树、果树和花园，还有

不少葡萄园和小树林。贵族们在那儿建起了好多精美的别墅和庄院，使那一带就象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又象是一座完美的大城市。一清早，火山和那坡里海湾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雄伟而瑰丽，引起了斯巴达克思和战士们的山衷赞叹。但是，就在这有着迷人景色的庞贝城，仍然留下了不少昔日被残暴的苏拉烧毁的断墙残垣。

斯巴达克思没有久久注目美丽的风景，他留下少数人坚守隐蔽的营地之后。就和鲍尔托利克斯分别带队出去活动了。三小时之后，他们带口了好些武器，还增补了两百名刚解放的角斗士和奴隶。斯巴达克思把五百人编成五个中队，以鲍尔托利克斯为第三中队队长，这个中队包括八十名最年轻、最勇敢的角斗士。他们的武器是锋利的梭镖和长矛，类似罗马军团的长枪队。四、五中队的武器是镰刀、三齿叉和炙肉叉；一、二中队由色雷斯角斗士组成，全都使用短剑、刀和别的短武器。每一中队有两名正副百夫长，一个中队分为十个小队，各有一名十夫长。这些领导人全是他从七十八名核心角斗士中挑选出来的。

负责侦察的鲍尔托利克斯报告斯巴达克思，离营地约两哩远，有一条狭窄的小路穿过树林通向山顶，但是，到达相当的高度，小路就在难以攀援的陡岩峭壁中消失了。斯巴达克思一听，高兴极了。这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理想野营地啊。他找来了九个精明可靠的角斗士，每人发给他们一大笔钱，命令他们循着不同的道路出发：三个人上罗马，三个人上拉文那，三个人上加普亚，分别去通知那里的不幸的弟兄们，就说斯巴达克思已带着五百人在维苏威山扎下了野营，止他们齐心协力前来汇合。他设想得十分周密，无论哪一路，途中即使有一两个人遭到了不幸，也总会留下一人去完成任务的。

送别这九个人之后，角斗士的队伍就进入了密林中的小径，攀上高山峻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攀登，队伍终于来到一片宽阔平坦的岗地上。从那儿再上几百步就是维苏威山终年积雪的峰顶了。斯巴达克思决定在这儿扎营。朝下望去，岗地的一边是他们上来走的那条陡峭的崎岖不平的小径，另一边是不可攀援的悬岩峭壁；第三边的路要比来时的路更险峻得多，这一面是绝对不会受到攻击的。他觉得在这里扎营，决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角斗士们在斯巴达克思的领导下，在来路的小径上筑起了防御工事。他们用树枝和大石头堵住山路，又横切路面掘了一道宽阔的壕沟，在沟旁用泥土、石头和树枝堆成土垒，这样就把唯一容易受到进攻的部分牢固地防守起来了。他们还在岗地搭建了茅棚，燃起了一堆堆熊熊的篝火，来抵御这早春二月的风寒。

当历尽艰辛的战友们沉沉入睡的时候，斯巴达克思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宁静的山岗上。他用右手托住他那吊在绷带上的左手，极目远望，海湾、大船、灯火……一一尽收眼底，这使他百感交集的思绪一下延伸得很远。他想起了故乡美丽的青山绿水，记起了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但是那一阵和煦的春风很快就吹过去了。接着是罗马人残酷的入侵，色雷斯人流血的抵抗和溃败。他们成群的家畜被抢光了，家园遭到了毁灭，亲人们一个个沦为猪狗不如的奴隶……

他这样站立了很久，又到处巡视了一番，就回到茅棚准备睡觉。突然间，他隐约听到了不远的岗哨传来了大声问话的吆喝：

“哪一个？……”

接着那个哨兵用更大的声音招呼同伙：

“快拿起武器！”

斯巴达克思十分惊讶：“罗马人不会这么快就攻上来吧？这很难让人相信呀！”但是，为了慎重，他还是立即披衣起来了。他随即命令大家严阵以待，接着又派人去细心探明情况。不一会儿，下面的小径上就发出了一个十夫长兴高采烈的呼喊：

“是埃诺玛依他们回来了！”

一场虚惊之后，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

“埃诺玛依！埃诺玛依！我们伟大的英雄万岁！”

紧接着就传来了日尔曼人雷一般的吼叫：

“‘坚持——胜利！’是我，是我，亲爱的同志们，跟我一起来的还有从加普亚逃出来的九十多个弟兄呐！”

斯巴达克思象亲兄弟一般紧紧拥抱了日尔曼伙伴：“啊！埃诺玛依，我亲爱的战友，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你！”

“我也一样，”日尔曼人答道，一面用他的大手抚摩着战友那金发浓密的脑袋，一面不断地亲吻他的宽阔的前额。

人们纷纷互相亲热地询问彼此别后的战斗情况。原来，和埃诺玛依一起逃出来的是一百二十多人，不幸在惨烈的夜战中又牺牲了三十多个。后来他们往庞贝方向撤，途中碰到了斯巴达克思旅往加普亚的一个使者，因此就直奔这儿来了。这些人马上就编成了第六中队。

第二天，角斗士们遵命努力去搜集粮食、木柴、石头……

等等，随时准备战斗。

第三天拂晓，统领季杜斯就带领了一千人左右的两大队罗马士兵，从庞贝那边的山脚下悄悄爬上来，企图攻打角斗士们。原来斯巴达克思到了维苏威山的消息，大大震惊了加普亚和罗马的元老院。他们发出命令，以两泰伦脱黄金的巨额，奖金，来悬赏换取斯巴达克思和埃诺玛依的头颅。紧接着，力图从平叛中迅速捞取高官厚禄的季杜斯，又自报奋勇，乘胜前来，想一举扑灭这支起义的奴隶队伍。

当季杜斯和前面几排士兵刚刚冲近土垒的时候，站在土垒后面的五十名角斗士就用冰雹一般的石块向敌人掷去。由于坡陡路险，敌人只能在十分狭窄的山路上用密集的队形作战，他们最前面的战线不能超过十人。又长又密的罗马士兵队伍，简直成了角斗士们百发百中的打击目标。敌人招架不住，不到一刻钟就转身逃跑，角斗士们跟踪追击，用短剑猛刺他们。罗马兵士们在慌乱中把自己人纷纷挤倒在地上，踏着倒下者的身体、夺路逃窜。

罗马人霎时间全军大败，这个特殊的战场顿时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两千名以上的参战者，一部分在逃，另一部分在追，谁都不能用长矛进行战个。罗马人想战却不能停下来，因为向前逃奔的人被后面的人推挤着，而后面的人又被更后面的人推挤着。由于同样的原因，角斗士们也不能停。狭窄的山路被两边的石岩紧紧夹住，峻峭的岩坡使这条人流下山的速度达到致命的程度。敌人一直泻到比较平坦的大路和果园，还在惊魂未定之中，又被角斗士们包围起来，大砍大杀了。连英勇善战的青年统领季杜斯本人，也在斯巴达克思手下送掉了小命。

一千多名罗马兵士全被打垮了：四百多人战死，三百多人受伤，其余俘虏统统缴了械，被斯巴达克思全部释放。角斗士一方的损失是：战死三十

名。负伤五十名。

午后，夺取了大量战利品的角斗士们，穿戴着罗马人的头盔和铠甲，用敌人的长矛、弓箭武装了自己，在腰间系上了短剑。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山顶的营地。他们把大批兵器运到那儿。这些精良的武器，把投奔他们的人数众多的弟兄们全都武装起来了。

## 十二斯巴达克思的智慧、英明和远见

罗马军队统领阵亡，全军覆没的消息，飞也似地传遍了附近各个城市，整个康滂尼亚省都震动了，人们被斯巴达克思的惊人战绩吓得目瞪口呆。各市提辖纷纷要求全省提督大人急告罗马元老院火速增援。

但是罗马并不十分看重角斗上的叛乱。只有卡提林纳和恺撒能够清楚地预测到斯巴达克思领导的这次奴隶起义非同小可。也难怪，那时罗马还必须与更强大、更危险的西班牙人作战。实力雄厚的米特里达梯斯王也正出兵反对罗马，并且已经打败了执政官考达亲自率领的军队。

另一个执政官卢古鲁斯虽然还在罗马，但他的主要注意力也在征集军队反击米特拉达梯斯王方面。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元老院的同意之下，派出了勇敢而老练的统领葛拉勃尔，率领六个大队，约三千兵士前往镇压角斗士暴动。

现在斯巴达克思已经有了装备精良的一千二百个战士。他在罗马军团作过战，熟知高明的战术和严格的纪律是致胜之宝，因此，他就以此来严格训练自己的部队。他还给角斗士第一军团制定了军徽，那是一个红色的铜帽子，下方钉上一个猫形的小青铜片，因为在古代神话中，猫是最喜欢自由的动物。斯巴达克思还按照罗马人的习惯，为大队也制定了队徽。在队徽杆子的顶部，是两只青铜做的紧握着的手。手下有两个数目字的小小帽形铜片，表示第几军团第几大队。这支军队不仅军容严整，而且对百姓秋毫无犯。

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是在角斗士们驻扎维苏威山二十天以后开始的。这一次，他们吸取了季杜斯惨败的教训，只派出一支轻装步兵上山骚扰，目的是想把角斗士们引诱到有利于罗马士兵作战的地段上来。

在敌军百失长中，有一个指挥千名士兵的范莱里乌斯·梅萨拉。这个人骄横、勇敢。他这次主动请战出征，不仅是由于对建功扬名的渴望，而且还夹杂着他对斯巴达克思个人的深仇大恨。因为他是范莱丽雅·梅萨拉的族兄，当他听说族妹和斯巴达克思有过暧昧关系，就一直心怀怨恨，图谋报复。现在，他和葛拉勃尔各自负责攻打维苏威山的一边，封锁角斗士们的所有出路。此外，葛拉勃尔还派了一千名兵士扼守通往诺拉的小径，他知道维苏威山的那一面是垂直的悬崖峭壁，对角斗士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池在那儿配置的兵力也最少。

根据侦察，斯巴达克思发现他们已经三而受敌，形势极其严重。他立刻召来各部头领，共商对策。

英勇无畏而又急躁鲁莽的埃诺玛依迫不及待地大声吼道：

“我们干脆猛打猛冲，直扑一路，死掉一千，还有二百人可以冲出去！”

“如果能够这样干倒好了！”斯巴达克思说。

“为什么不毙？”日尔曼人问道。

“你有没有想到，敌人的营垒恰好在通向我们营垒的那条陡峭小路与毫无障碍的开阔地之间？无论在那一边，我们都不能把战线扩大到二十个战士以上。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一千二百人，实际参战的却不能超过二十人，这如何克敌致胜？”

斯巴达克思的正确分析，使埃诺玛依和其他头领非常佩服。

“要守下去的话，我们的粮食只够吃五六天了，再下去怎么办？投降或者饿死？……但这决不是我们所应选择的出路！”

斯巴达思立刻带领头头们到各处去观察地形。他们来到营地的南端，在万丈深渊的边缘上停了下来，想用眼睛探测一下它的深度。人们望了一眼就感到头昏目眩，全都认为恐怕只有石头才能落到它的底部了。

离他们不远，有二十来个高卢角斗士坐在地上，正用很粗的柳条敏捷地编扎着盾牌。斯巴达思的目光突然落到了这些奇特的盾牌上面，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又粗又韧又柔软的柳条，东一堆西一堆地敞放在高卢战士的身边。使斯巴达思顿时眼睛一亮，他高兴地叫道：“我们得救了！”

“你说什么？”

“我们真能得救吗？”

“你有什么高招？快抖落出来吧！”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催促斯巴达思快说。

他想的办法妙极了！那就是就地取材，把大量柳条编扎成一架极长的长梯，梯子的上端缚在这块悬崖上。把它向下端放到深谷中去。

角斗士们沿着梯子下去，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出其不意地把敌人砍成肉酱。

“软梯起码要编八、九百呎长，能行吗？”身中剑伤的鲍尔托利克斯疑惑地问。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斯巴达思满怀信心地反驳道。“我们有一千二百人，如果人人动手。我估计三小时就可能完成任务。”

角斗士们立即在各级头头带领下迅速行动起来。砍条的砍条，编扎的编扎，还有些人专门收集全军的绳子、绷带、皮带，跟着就把一些分散编扎的柳梯连结成为非凡的长梯。

太阳偏西时，那架长达九百呎的软梯终于完工了。斯巴达思经过认真检查，断定接头牢固可靠，就命令四个角斗士先达把长梯卷起来。

黄昏时分，队伍拔营。每半中队战士，必须把自己的武器缚成一大捆，因为当人从长梯下去的时候，不能让梯子增加额外负担。斯巴达思命令角斗士们用各种织物的条索编成长绳来捆住武器。当半个中队的战士都下到谷底以后，那捆用长绳缚下去的武器也就可以到达了。

随后，斯巴达思下令在长梯下端系上两块大石，把上端牢牢缚在巨岩的尖角上。然后让长梯沿着悬崖峭壁落入谷底。斯巴达思这样作有两个用意：两块石头的重量超过任何一个战士，长梯如果能够落到谷底，战士下去就有把握。而且，两块石头还可以把长梯的下端固定在谷底，减轻它那危险的摆动。

一切准备妥当，夜色愈来愈浓，埃诺玛依争着第一个冒险下梯。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摆动的长梯时，不禁打趣道：“即使是轻巧的女神来参加这次危险的行动，也不一定会感到自己是绝对安全的！”

埃诺玛依说着，他那魁梧的身躯已经在环绕深谷的峭壁间渐渐下沉，一会儿，人们连他的头也看不到了。梯子的每一下摇晃和摆动，都使斯巴达思的身子感到一阵痉挛。角斗士们也成群地聚在岗地边沿，大伙屏息静气，眼睛盯牢缚住软梯上端的尖岩。因为这是他们的安全所系啊！

仅仅过了短短的三分钟，战士们感觉象是过了三届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大会那么长。最后摆动停止了，谷底迅速发回“喂！……喂！……”的声音，先是含糊不清的、遥远的，接着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洪亮了。

一千多人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我们得救了！”因为那“喂！……喂！……”正是事先约定的埃诺玛依平安落地的信号。

下梯活动整整持续了三十。六个小时。鲍尔托利克斯是留在岗上的最后一人。他把最后半中队的武器，以及那成捆的镰刀、斧头、三齿叉一一坠了下去，自己也随即爬下梯去了。

下到谷底的角斗士们，稍事休息，一个大队就由埃诺玛依指挥、向海岸前进；另一大队由斯巴达克思亲领，朝瑙拉进发。他们几乎同在午夜一点，分头到达了罗马人的两个营垒后面。

当斯已达克思的队伍在夜色掩蔽下悄悄向梅萨拉的营垒接近时，罗马哨兵问：“哪一个？”角斗士们一动也不动。查哨的以为是狐狸在追逐鹧鸪，就放心地走开了。刚巧在这时候，回到哨所的巡逻队重新扇旺了快要熄灭的营火，火光照见了梅萨拉营垒的一道营门。斯巴达克思弄清了这一重要情况之后，就率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去。这一次哨兵没，有把角斗士当成狐狸，连连发出了“哪一个？”的问话，都没有得到回答。警号响了！可是已经晚了！臂伤已愈的斯巴达克思，第一个敏捷地登上了高垒，直扑梅萨拉。成群的角斗士也已冲进了敌人的营垒，趁黑夜尽情砍杀起来。

呼呼大睡的罗马士兵，被砍得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抱头鼠窜。勇敢的梅萨拉一面拼死抵抗，指挥作战，一面还在喊着斯巴达克思的名字，破口大骂：

“喂，斯巴达克思！……你这强盗头子，下贱奴隶！……有本事来和我这高贵的公民交手，看我不一剑把你剁成肉酱才怪呢！……”

“喂，罗马强盗！你本来就是强盗和强盗的儿子，可见强盗称号还是留给你自己最合适！我来了……你打算怎么样？”

梅萨拉的辱骂激起了斯巴达克思的怒火，他奋力打退了对方的疯狂进攻，转手一剑，就劈开了梅萨拉的盾牌，又一剑，刺穿了他的锁子甲，伤了他的腰部。再一剑，猛击了对方的头盔，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上。他本来准备一剑结束梅萨拉的生命，但是范莱丽乌斯·梅萨拉的名字唤起了他对范莱丽雅的爱情。于是，斯巴达克思又杀伤了两个前来援救的副百夫长，就让他们保护着昏倒在地上的梅萨拉逃走，使他不致被愤怒的角斗士们杀死。

不到半小时，罗马士兵一大半被杀死，一小半狼狈逃散。她们的营垒完全落到了起义者手中。

埃诺玛依的部队，也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战果。

葛拉勃尔的败逃，引起了胜利者的讽刺和挖苦。他们还编了一首叫作《从老鼠手中逃命的猫大人》的讽刺歌，那词儿很是幽默风趣：

从前有一位猫大人，  
它是一只灰老鼠的势不而立的敌人，”  
它伏在暗处窥伺着那只老鼠，  
一面故意装着打盹；  
它躺在那儿动也不动，  
只闪烁昔绿荧荧的猫眼睛。  
可是那只灰老鼠很有学问  
很机警，而且也很聪明。  
它想出了一条妙计，

去捉弄它的敌人，  
计策虽然简单，  
却使它心里非常高兴。

它偷偷爬到猫儿的尾巴旁过，  
一下子系上一条细绳，  
绳子上带着一个小铃，  
铃声一响，猫大人吓得瞪起眼睛，  
它在许多老鼠的哧笑下，  
一面呻吟，一面飞也似地逃命。

不久以后，巴奇亚图斯角斗学校又有四千多名角斗士陆续前来投奔斯巴达克思，角斗士的队伍一下扩大到了五千多人，编为第一军团，他们还用敌人丢失的武器装备了自己，并一举攻下了瑙拉城，斯巴达克思坚决制止了人城初期发生的一阵短暂的屠杀和抢掠行为，苦口婆心地劝告大家：

“为了保证胜利，我们必须学习古代执政官孟里乌斯·托尔奎杜斯的榜样，他曾下令杀死违反军令的儿子，虽然儿子的罪行并不严重。好些赞扬罗马的历史家在提到罗马军队时说，有一次，好几千军团士兵在一棵苹果树旁扎营，当他们拔营走开以后，树上的苹果一只也没有被他们摘过。我要你们获得同样的赞扬！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无愧于我们所争取的自由，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勇敢的军队！”

经久不总的掌声和赞许声，回应了领袖的深刻正确的告诫。

这里有必要提到远在罗马的克利克萨斯了。斯巴达克思走后，克利克萨斯曾被捕入狱，在两个月中受尽折磨和拷打。仍坚不承认参加过暴动密谋。后来，角斗士老板找到卡提林纳、恺撒等名人说情，克利克萨斯才被释放出来。这时候他已经知道斯巴达克思连续取得了两次重大的胜利，就历尽千辛万苦，带出二千名角斗上来与战友汇合了。

高卢人来到之后，角斗士的队伍扩大到了万名左右，编为两个军团。埃诺玛依和克利克萨斯分别担任它们的指挥官。斯巴达克思在全军的热烈欢呼下，被宣布为角斗士军队的最高首撰。

克利克萨斯到后的第三天，侦察员报告说，罗马已经派将军不利尼乌斯率部南下，准备火速前来进剿了。于是，角斗士们连夜拨营，主动前去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

### 十三从卡齐陵之龊到阿昆纳大捷

瓦利尼乌斯已经四十五岁了。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曾跟随马略、庞培、苏拉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行伍中摔打了二十八年，才引任到将军的高位，要不是因为他终究缺乏超群的智慧，恐怕连执政官也选上了。这次他临危受命，于罗马纪元六八〇年六月十四日开始南征，麾下六千名正规步兵，三百名骑兵，一千名轻装步兵和六百名掷石兵，号称八千年轻力壮、装备精良的兵士。他的副将是三十五岁的博利乌斯，此人英勇机智、通晓军事，但同时也是一个沉溺酒宴、动辄斗殴、惹事生非的家伙。下属六个统领都是出身名门的贵族子弟。

经过三天急行军，四天细侦察，瓦利尼乌斯确知起义军队已达万人，装备良好，训练有素。他们的营垒在瑙拉城附近，时常向附近出击，但目前似乎不准备移动营地，看来是准备在那儿迎击罗马人的进攻。

根据这个情况，瓦利尼乌斯决定兵分两路。他命令副将傅利乌斯从阿台拉出兵攻打角斗士，当角斗士们看到自己人多势众，集中全力攻打傅利乌斯时，他本人就可以从考提城出发，猛袭角斗士的后方，一下子扑灭他们。

这个计划本来不错，但要成功地执行它，就要角斗士留在瑙拉附近的营地等待罗马人进攻才有可能。瓦利尼乌斯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因为他根本不认为斯巴达克思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反倒以为他不过是个粗鲁愚蠢的蛮子而已。

傅利乌斯在进军路上，侦察到斯巴达克思已经移师加大。还有一天路程，就可以追上来袭击的罗马军队了。因此，他也灵活地决定向加普亚方向移动，准备汇合主将，合击角斗士。此外，他还一再放出探子，不断向角斗士军队提供假情报，以迷惑对方。

但是，斯巴达克思已经获悉了敌人主将的原来意图和副将的变动打算，决定迅速插入敌人的两个部分之间，先集中全力吃掉一路，然后再相机攻打另一部分。他重视罗马军队的兵法和训练方式，同时又否定了好些罗马统帅不许脱离某些成规、定例和习惯的拘泥态度，因而用兵神速，善于根据情况的千变万化来迅速采取最好的战法。

这一次急行军使斯巴达克思的部队在拂晓前就迅速绕过了加普亚，傍晚赶到了卡齐陵。就在这个时候，傅利乌斯也到达了卡里。矗立在法尔杜纳斯河右岸的卡齐陵城虽然不大。

但是人口稠密，市面繁荣。角斗士们在这儿的高地上扎营，就可以完全分割敌人的两股兵力，切断他们获得加普亚支援的可能性。斯巴达克思又命令鲍尔托利克斯率领的六百名骑兵队，分两路前去侦察敌情。他们发现那位副将已经改变路线，想躲到加普亚城里去。斯巴达克思便下令立即拔营，跟踪追击敌人。

双方遭遇之后，猛烈的战斗持续了半小时。交战双方都一样凶狠。一样英勇。但是罗马兵力要比角斗士少得多，他们没有力量长久抵挡起义者的可怕攻打。一会儿，傅利乌斯的兵士就在角斗士们的多方面逼迫下，开始溃退。这时候，克利克萨斯的第二军团也从埋伏地出现了。转瞬之间敌人就被团团围住，他们乱成一锅粥。四散逃奔了。结果只有极少数人逃脱了性命，大部分都英勇战死了。傅利乌斯就是最先战死的一个。就这样，前后不过两小时，就结束了这场赫赫有名的“卡齐陵歼灭战”。

在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斯巴达克思的部队第二天又继续急行军，当天黄昏时分赶到了吉昂的目的地。侦察报告，主将瓦利尼乌斯刚在前一天晚上离开了吉昂，转往阿里去了。

斯巴达克思当机立断，决定迅速追击和拦截敌人。他的部队只用八个小时就赶到了考提峡谷，靠岸扎营。第二天一早，斯巴达克思下令砍伐大批粗大的树木，架起木桥，让战士们渡到江岸，然后在距考提山不远的地方占领了俯瞰拉丁大道的重要阵地，等待敌人到来。

罗马军队果然很快就在考提山对面河谷间的那片高地上出现了。斯巴达克思早已把军队列成进攻阵势，战斗很快就开始了。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罗马人虽然打得顽强勇敢，仍然寡不敌众；在地形上也处于劣势。在这次考提峡谷的血战中，罗马军队牺牲两千人以上，一千五百来人受了伤，主将也在其中，此外还包括他的三个统领。大部受伤敌人落到了战胜者手中。斯巴达克思在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之后，就把他们释放了。角斗士们死了两百五十名，受伤的人比这多一倍。受伤败逃的瓦利尼乌斯，在得知副将已惨遭击毙、全军覆灭之后，更加悲痛不已，怨天尤人。

斯巴达克思三天之内打了两次大胜仗，顿时成名远扬，震动了整个南意大利。这时候，曾在罗马维纳斯酒店处死暗探的那个勃烈卓维尔，也率领五千角斗士，投到了斯巴达克思麾下。他还建议趁加普亚全城正惶恐不安的有利时机，派一个传令官进城，要求元老院和提督无条件地释放巴齐亚图斯角斗士学校的五千名剩余角斗士。如果不从，就威胁说要血洗全城。斯巴达克思采纳了这一计策，很快就如愿以偿，补充了大量战士，成立了以鲍尔托利克斯为指挥员的第三军团，勃烈卓维尔被任命为骑兵队长。

败将瓦利尼乌斯逃回罗马以后，恳求元老院饶恕他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的罪行，让他有机会洗刷耻辱，转败为胜，扭转这一恶运交加的危局。元老院准许了，又拨给他八个大队援兵，其中有四千名以上的老兵，还允许他征集十六个大队人马，组成两个新的军团。

斯巴达克思的大本营仍然驻在瑙拉。他曾一废率师引诱 驻扎在鲍维昂纳城的瓦利尼乌斯的新任副将考西尼乌斯出战，但是这家伙遵照主将命令，听任斯巴达克思整天在城外辱骂和挑战，始终忍气吞声，龟缩城内。因此，斯巴达克思又回到了瑙拉。这次回来，好事接踵而来。先是葛拉尼克斯率领了五千名战士到了瑙拉，扩建为第四军团。斯巴达克思亲爱的妹妹密尔查，也出其不意地找他来了，说她心爱的女主人范莱丽雅感谢他饶了她的族兄一命，就赐给了她自由，让她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投奔到哥哥的营垒里来。她还说范莱丽雅心里很愁苦，族人都不大理睬她，她独个儿成年住在别墅里，时常偷偷流泪，只有长得极美的小女儿波斯杜密雅是给她唯一安慰。但是，女主人的心肠好极了，时刻祝愿奴隶制度早日彻底消亡。……

斯巴达克思又悲又喜地倾听着这一切。兄妹俩正热烈拥抱，畅叙离情的时候，前几天随葛拉尼克斯一起到的阿尔托利克斯突然羞怯地叫住他：

“亲爱的斯巴达克思，我们不可战胜的首领，难道你不能跟我拥抱和亲吻吗？……”

“阿尔托利克斯！”斯巴达克思大喊一声，随即紧紧地抱住了他，“我的亲爱的朋友！……高贵的小伙子，让我吻你个够！”

这时候，一个角斗士军队中的十夫长，来到门口报告说，有个年轻的兵士刚从罗马来到，坚决要求跟角斗士首领谈一次话。

斯巴达克思走出营帐，突然见到一个装束华丽的年轻武士。他的锁子甲是无数耀眼的白银圆环与三角形的银扣子制成，几乎一直披到膝盖上面。一条银花与金钉镶成的皮带，束住了一条细腰。护膝、护手和盾牌也都精巧绝伦。他的右肩和左腰斜系着一条代替佩带的宽边金链，上面挂着一把精雕细刻的短剑。头上戴的也是银盔，还有一条纯金的小蛇昂然高踞在原来是球状盔顶的地方。红色的卷发从盔下掉出来，更衬出一张温柔俊秀的脸庞。那对湛蓝的晶亮的杏仁眼，虽有几分女人气，却又显出了某种坚决勇敢的神情。

斯巴达克思盯着他看了好一会，问十夫长求见的人是不是他时，十夫长点了点头。于是，斯巴达克思就走近他，惊奇地问道：

“那末想跟我见面的人就是你了？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事吗？”

来人踌躇了一会儿以后坚决地答道：

“是的，斯巴达克思，就是我。你不认得了吗？”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但不记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英勇的斯巴达克思，你的记忆力可不象你的臂膀那么坚强有力呀！”

这一丝微笑和一句幽默话，仿佛唤醒了色雷斯人遥远的回忆，他用怀疑的口吻叫道：

“天下竟有这样的奇事，难道会是你吗？这可能吗？……”

“是的，是我，爱芙姬琵达。是的，是的，爱芙姬琵达。”这个小伙子，不，正确的说应该是姑娘在回答。原来是这个希腊名妓，女扮男装，坚决要求参加斯巴达克思的起义军来了。

“难道我不是奴隶吗？……难道我没有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们变成奴隶？……难道我没有丧失自己的祖国？……难道我不是受到荒淫的罗马人强迫，才沦为人人蔑视的妓女的吗？……”

“我明白，我了解你……”斯巴达克思怜惜而又悲哀他说，他在这一刹那也想起了自己的妹妹密尔查的悲苦身世。“可是，你是一个娇柔文弱的女人，过惯了奢侈安逸的生活……到这儿来能干什么呢？”

“啊！”希腊姑娘突然愤怒地叫道，“干什么？我要报仇！我要为我的父亲和兄弟，为被奴役的祖国，为我那被荒淫的压迫者所蹂躏的青春，为我的被污辱的贞操，为我那被毁灭了的一生，为我所遭到的一切奇耻大辱报仇……而你，还要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斯巴达克思被她那狂野而又坚毅的神情深深感动了。他把手伸给了希腊姑娘，说：

“好的，你就留在营里吧……如果你能够，就与我们一起肩并肩地大步行军……如果你有力量，就与我们一起残酷战斗吧。”

“只要我想做，什么事情都行！”勇敢的姑娘坚决答道，随即痉挛地握住了斯巴达克思伸给她的手，不住地狂吻！突然，她脸色苍白，双脚发软，差一点儿昏倒下去，斯巴达克思赶紧不由自主地抱住了她，问道：

“你怎么了？你需要什么吗？”

“我就需要吻你的手，吻你那坚强有力、创造光荣的手！……”

伟大的统帅一瞬间产生了紧紧拥抱姑娘的欲望，但他很快控制了自己的感情，迅速地抽回了自己的手，平静他说：

“谢谢你……可敬的姑娘……谢谢你和我们被压迫者一起承担共同的命运……谢谢你对我的夸奖，但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奴隶制度，因此我们不能

这样夸奖某一个人。”

姑娘垂下了头。色雷斯人又接着问了一句：

“你愿意参加我们军队中的哪一部分工作呢？”

“从你们高举义旗那天起，我就一直在习剑骑马，准备参战。今天我就带来了三匹骏马，还把全部家产折换成六百泰伦脱的巨款，准备献给以你为首的伟大事业。我别无他求，就愿做你的传令官。……”

斯巴达克思感谢爱芙姬琵达的慷慨奉献，他还说他没设传令官，以后不设，要和战友们商量，如果要设的话。他是不会忘记她的。说罢他就向姑娘告别，回到自己的营帐去了。

希腊姑娘一动不动，她的目光含情脉脉地盯着斯巴达克思的背影，心里说：“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他，爱他呀！……”

当晚的首领会议决定，接受爱芙姬琵达的巨额赠款，拨出其中大部分来购买武器、盾牌、铠甲、战马……等等。并同意让她担任传令官，到总司令部供职。

两个月间，斯巴达克思的军队发展到了三万人，又进行了几次胜利的战斗。瓦利尼乌斯虽然竭力想挽救自己和罗马的荣誉，无奈事与愿违，最后，连自己也被斯巴达克思刺伤了，不得不把自己的骏马丢给对手，转身徒步逃命。在这次血战中，他又阵亡了四千多罗马士兵。角斗士们不仅夺取了大量武器、辎重、营帐和战旗，还俘获了这位将军的全部随从的仪仗官。

## 十四仗官辛普烈怎样显示了高贵的品质

瓦利尼乌斯将军遭到惨败以后，率领一万名残兵败将退到诺尔巴。他在那儿整顿残部，力图固守阿庇乌斯和拉丁这两条大道，以防止斯巴达克思这位可怕对手会不管最有经验的军事统帅的一切成规、战术和禁忌，也不管寒冬是否已经临近，就胆大妄为地向罗马城墙推进。

斯巴达克思在阿昆纳附近取得光辉胜利之后，立刻派人赶到瑶拉城外的大本营里去报信，同时让部队好生休息。他还把埃诺玛依请来，亲自把四个军团的指挥权临时托付给他，然后要这个日尔曼人发誓，在他回来之前无论如何也不离开阿昆纳的营垒。埃诺玛依对天发誓，答应了他。于是，在当天深夜两点钟，斯巴达克思就秘密地离开了营垒。他带走了三百名骑兵，但他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在斯巴达克思胜利远征的这两个月里，又有大批奴隶和角斗士投奔了璩拉大营。克利克斯把他们组成三个军团，人数各在五千以上，阿尔托利克斯、勃烈卓维尔和一个年老的大力士维里米尔是这三个新军团的指挥官。现在他们正兴高采烈地执行着斯巴达克思的命令：养精蓄锐、抓紧练兵。

受到斯巴达克思器重和喜爱的阿尔托利克斯，近两个月来热烈地爱上了斯巴达克思纯真可爱的妹妹密尔查。当他每次见到密尔查的时候，总是止不住脸红心跳。平时有事总想见到她，但是又很害怕见到她。这种微妙的感情变化，密尔查也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她见到他时，美丽的脸蛋也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爱情也使姑娘的神态显得惶惑无主了。

这一天，阿尔托利克斯借口报告斯巴达克思在阿昆纳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的好消息，去看密尔查。他东拉西扯、吞吞吐吐说了好些废话，一看密尔查要走，突然不再结结巴巴了，象飞瀑流泉一样把自己心中的话儿一古脑地倾泻出来：

“不，不，听我说，密尔查！不要走，听完我好多天来早已准备对你说的话……为什么我要把我已经无力压抑的爱情竭力遮盖起来？其实它在我对你的一言一行一瞥一叹中早就流露出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向你公开表白过。我怕褻染了你，更怕遭到你的拒绝，或者引起你的厌恶……但是我今天再也不愿忍受这种爱的折磨了……我爱你，密尔查，我的美丽的姑娘！我爱你，犹如爱我们的战旗，犹如爱斯巴达克思，但是大地胜过爱我自己。如果我的爱情使你感到了侮辱，那就请你原谅，因为这种神秘而又巨大的力量征服了我的意志和我的灵魂。相信我吧，我再也不能脱离它的掌握了。”

阿尔托利克斯的声音激动得发颤，他怀着一颗战栗的心，殷切地等待着姑娘的判决。

好一会儿。对他既爱又不敢爱的姑娘才哽咽着断断续续地回答：

“啊，阿尔托利克斯，你最好是永远不要想念我！尤其是不要向我谈起你的爱情……”

“这么说，你不但对我毫不介意，而且还觉得非常讨厌？”

“不，不是那样，正直而又高贵的人啊！任何善良美丽的姑娘，都会为你的爱情而骄傲的……但是你对我的爱……你必须勇敢地把它从你的心灵中撕掉……永远抛弃它……”

可怜的高卢人还问了一连串为什么，而色雷斯姑娘总是那么冷冰冰的一句话：“因为你不能爱我，你跟我相爱是不可能的！”

阿尔托利克斯脸色惨白地转身走了。

这时候，斯巴达克思正率领着三百名骑兵、沿着通往罗马的大道迅跑。他夜行晓宿，避人耳目。就这样，他在离开营垒后第三天的半夜里赶到了拉比契。他和骑手们在一处隐蔽而又安全的地方扎了营，随后命令骑兵队长在这儿等他二十四小时。万一过时还没回来，他就应当立即率部回到阿昆纳去。

接着，斯巴达克思独自骑马赶到杜斯古尔城附近，这时候启明星已经快要隐退了。他向一个扛着锄头下田的老农打听，范莱丽雅·梅萨拉的别墅怎么走，老农告诉了他。斯巴达克思谢过老农，骑上黑骏马转身飞奔，一会儿就到达了别墅附近。他下了马，把头盔前面的遮眼甲放下来，拉了几下门铃，看门人来了。

起先，看门人不让他进去，好不容易说通了，但年老的管家却固执他说女主人决不允许这么早去惊醒她。斯巴达克思谎称是女主人的堂兄梅萨拉统领特意打发他来面商急事的。当他打听到别墅里除女主人之外再也没有一个人懂得希腊文了，他就立刻在小蜡板上写下了荷马的两句诗：“啊，心爱的人儿，我来自遥远的地方，我要热烈地抱住你的膝盖，啊，我的女王！”要求老管家马上找人送给女主人看，不然误了大事他可担待不起。这一下起了作用，信立即通过女奴隶递上去了。

在等待接见的时刻，老管家唠唠叨叨地数落起“斯巴达克思这恶棍”不该拐走了他的两个漂亮的双胞胎儿子，他们一个叫阿克维里乌斯，另一个叫阿提里乌斯。他反对去造反，去争一钱不值的自由！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奴隶，却遇上了极其仁慈的女主人，生活本来是很幸福的，完全不需要“自由”之类虚无飘渺的东西，……斯巴达克思不露身份地对他开导了一番。这时候有人出来传话说：女主人已经在寝室里等候他了。

斯巴达克思怀着一颗激动得快要跳出胸膛的心，急匆匆地走进范莱丽雅的密室。这位贵妇人正坐在一张小小的软榻上。斯巴达克思一进屋，就关上了门，拉起了护颊铜片，向范莱丽雅脚下猛扑过去。

范莱丽雅一声不响地抱住了斯巴达克思的脖子，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既不作声也不动弹，完全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幸福所引起的欢乐之中。

终于，两个人在同一刹那脱离了对方的拥抱，向后退去。他们显得苍白、激动，互相震恐地注视着。范莱丽雅穿了一件雪白的长袍，她的浓密的长发披散在肩头上，一对大眼睛闪着极其幸福的光芒，但是，她的睫毛上却抖动着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是她，首先扫“破了沉寂的局面。

“啊，斯巴达克思！我的斯巴达克思！……今生今世能够重见到你，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她轻声说。

随即她又一把握住了他，不断地抚摸他，热吻他，一面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我多么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多么痛苦啊！……我不知流了多少泪水，心中老是想着可能威胁你的种种危险，我是多么为你害怕啊……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控制了我的心房的每一下跳动，相信我，我的心中只有你一个人……你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爱人……唯一的爱人！”

于是，她一面抚爱着他，一面向他发出无数问话：“告诉我，我的奇妙的阿波罗神，告诉我，你是怎样决定上这儿来的？……也许，你要进军罗马了吧？你在这儿会不会遭到什么危险呢？你能把最近的一次战斗详情告诉我

吗？我听说你在阿昆纳城下打垮了一万八千名罗马兵……这种每时每刻都使我心惊胆战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呢？你不是获得自由了吗？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到你的色雷斯、回到那幸福女神住过的地方去呢？……”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用更温柔动人的声音说：

“到那边去吧……我也跟你一起去……我要远远地离开这儿，离开这令人烦恼的地方，和你一起住到色雷斯去……我要永远爱你这个跟马尔苏一般勇敢、跟阿波罗一般英俊的英雄，我的心爱的斯巴达克思，我要献出我心灵中的全部力量来爱你！”

斯巴达克思不禁悲凉地笑了。他深知这只是一种诱人的难于实现的梦想，是心爱的人在竭力美化他们的未来罢了。他抚摩着她那黑油油的头发，吻着她的前额，然后把她的头紧紧压在自己的胸前轻声说：

“战争将是长久而残酷的……如果我能够成功地使解放奴隶回到他们的祖国，那就是我的幸福了……但是想在地面上建立一个正义与平等的世界，必须有一次各民族同时起义的战争，这些民族不仅要反对统治世界的罗马，而且要在他们的本土上反对那些掠夺成性的豺狼，反对那些贪得无厌的贵族，反对那些握有特权的阶级！”

范莱丽雅竭力用亲吻和抚爱来安慰角斗士的首领，她终于成功地慢慢驱散了凝聚在他头脑中的悲苦的阴云。不久，他们又沉浸在幸福的爱河之中了。范莱丽雅叫女奴带来了她和斯巴达克思生的女儿波斯杜密雅。漂亮的小姑娘那可爱的顽皮的行动、甜蜜的微笑和天真的喋喋不休的诉说，格外增添了他们的共同幸福。黄昏不知不觉地降临了，范莱丽雅嘱咐女仆把小女儿带出了密室，随后又投进了角斗士温暖的怀抱。

斯巴达克思告诉心爱的女人，他怎样好不容易才到达了这儿。由于他是起义的领袖，神圣的义务要求他必须在当天晚上赶回骑兵队。他的话使范莱丽雅伤心极了。范莱丽雅坚决不让斯巴达克思走，说他已经领导军队走上了正路，他不回去，克利克萨斯、葛拉尼克斯、埃诺玛依……他们也照样会指挥战斗的……斯巴达克思苦苦劝慰范莱丽雅：“亲爱的，你不会希望我做出卑鄙龌龊的事情……和可耻的行为吧。”他竭力从爱人的怀抱挣脱出来。

“我不能……我不能……我没有权利……难道我能够背叛由我号召他们拿起武器起义的弟兄们……难道我能够背叛信赖我、等待着我，正巴望着我赶快回到他们那儿去的弟兄们？范莱丽雅，我爱你，但我不能背叛我的不幸的同志们……你不要叫我做一个不值得你爱的人……你应该更好地支持我……你应该鼓起我的刚毅精神……放我定吧。我的亲爱的范莱丽雅！”

可怜的女人浑身发抖，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她就从胸前拉出一个嵌满宝石的小纪念盒来，作为最好的护身符。送给心爱的远行人。这是何等珍贵的礼物啊！盒里装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范莱丽雅的一束黑发和他们的小女儿的一束金发！斯巴达克思紧紧地攥住了这个无价的护身符，把他凑到嘴唇上，狂热地吻着。

接着范莱丽雅又从爱人手中拿过纪念盒吻了一下，然后把那串项链连着的小纪念盒亲手挂到角斗士的脖子上说：

“愿你经常把它挂在销甲里面，内衣里面，把它贴在你的胸前，那儿才是它的最适当的位置啊！”

“谢谢你，我最心爱的人，再见了，愿幸福之神永远与你同在！”

“我的斯巴达克思，伟大而又崇高的人！今生今世我怕再也见不到你

了……”泪人儿范莱丽雅最后吻别了角斗士，身体颤抖得一下昏了过去。斯巴达克思赶紧叫女奴拿来芬芳强烈的香精给她闻，等她苍白的脸上现出了淡淡的红晕，呼吸也变得比较平匀了，他就把范莱丽雅轻轻放到软塌上去，吻了一下她的前额，毅然决然转身迅速地走了出去。

这时候，大门外正在吵吵嚷嚷的，一问才知道是骑兵队长不放心，派了五十名骑兵来接斯巴达克思。他立刻上马，和骑兵们一道赶回阿昆纳去了。他们随即回师瑙拉，营建新的更大的营垒，让全军在那儿安全过冬。

每天，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新的角斗士到来，起义军迅速扩大到了五万人。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斯巴达克思提议十个军团全按民族划分。属于维里米尔和梅洛维德的一、二日尔曼人军团组成第一军，由埃诺玛依任司令；属于阿尔托利克斯、鲍尔托利克斯、阿尔维尼乌斯和勃烈卓维尔的三、四、五、六高卢人军团，组成第二军，由克利克萨斯任司令；七军团由希腊人组成，指挥官是菲萨朗尼乌斯；八军团由沙姆尼特人组成，指挥官是卢提里乌斯；九、十军团由色雷斯人组成，梅赛姆 勃里乌斯、阿尔塔克斯任指挥官。最后四个军团组成第三军，由葛拉尼克斯任司令。另有三千人的骑兵队，分为六个小队。指挥官是玛米里乌斯。全体官兵一致推选斯巴达克思重任起义部队总司令。

经过战友们的反复劝说，斯巴达克思只得穿上了华丽威武的大元帅服。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全部被俘的六个罗马仪仗官被命令举起权标，为角斗士的队伍开路。斯巴达克思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检阅完全军，晚上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宴会之后，斯巴达克思出来巡视营垒，突然听到一声惨叫，原来是六十二岁的罗马仪仗官辛普烈齐奥用匕首自杀了。因为他坚信“高贵的罗马人的头颅是不能向卑贱的奴隶们屈服的！”一个角斗士骂这个自取灭亡的家伙是“老傻瓜”，斯巴达克思却严厉地制止他说：“不，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

## 十五斯巴达克思打败了一个将

军和战胜了一个美女的诱惑罗马大军屡战屡败，五万名角斗士部队已经变成了整个康庞尼亚省的主人。对于他们的领袖斯巴达克思，现在所有高傲的罗马人也不得不红着脸承认，他的确是一个刚毅勇敢而又老练精明的统帅。邻近的拉丁省和沙姆尼省也岌岌可危了，这两个省正是进攻罗马的跳板啊！罗马元老院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他们一致同意调派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奥莱施杜斯将军去对付角斗士军队。他年富力强，四十五岁就当过统领、副将和多年的将军了。这次他奉命统帅三万大军对角斗士部队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春季攻势。没想到出师不利，几个回合，就被角斗士团团包围。他又狡猾地派出一些罗马士兵去诈降，还谎称罗马军团要向加普亚突围。这一花招没有骗过斯巴达克思敏锐的眼睛。他稍加冷静地分析，就发现如果他们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就会把通向罗马的两条大道轻易地暴露在角斗士大军的面前，这种威胁罗马的下策，可以断定，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他们的突围方向其实正好相反，肯定会集中力量向罗马方面逃窜。斯巴达克思的判断极其正确，结果罗马大军由于指挥失误，被杀死的达七千人之多。还有四千士兵当了俘虏。战斗中双方都英勇厮杀，角斗士的死伤人数也有两千人左右。

发生了这次在芬提附近的惨烈战斗之后，角斗士的指挥官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目前进攻罗马时机还不成熟，因为罗马城中每一个人都是兵士，几天之内就能征集十万大军来对付角斗士们。目前部队应向沙姆尼和阿普里亚两省扩展，好把那里反抗压迫的奴隶们完全聚集起来。不久，他们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使起义部队很快发展到了六万人马。

奥莱施杜斯将军迅速惨败在角斗士手下，使罗马蒙受了奇耻大辱。并且感到极为惊恐。元老院召开了紧急秘密会议，然后就由执政官卢古鲁斯带着几个奴隶离开了罗马。他既不穿执政官的服饰，也没有仪仗宫开路，而且改名换姓，打扮成一个平民模样的秘密使者，直接来找斯巴达克思谈判来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想用对角斗士领袖略施诱饵的妙策来轻易得到。

斯巴达克思得知罗马元老院竟然派人来跟他们一向视为“卑贱”的角斗士进行直接谈判，感到扬眉吐气，无比振奋。这一天，他特意穿起了那套有黑色罩袍的大元帅服，坐在军法场上，才叫人把被角斗士用黑布蒙住眼睛的罗马密使带到跟前来。然后让人揭去他的眼罩，让他坐在一条硬梆梆的板凳上。

这位使者大约五十来岁，身材高大壮实，略微有些发胖。花白的头发剃得很短，神态尊严看得出来是气派高傲的贵族，他一边坐下一边说道：

“啊，斯巴达克思，我衷心地感谢你的厚意。”

军法场建在一片高地上，向四周望去。整个营垒了如指掌。罗马使者望着展开在他眼前的气象森严的巨大营垒，不禁发出了十分惊讶和极为赞赏的声音：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气派的营垒，也许，马略当年建在赛克斯都河附近的营垒可与你们的营垒媲美吧！”

“啊，”斯巴达克思挖苦说，“那是罗马统帅的大营，而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被人蔑视的角斗士。”

罗马人庄重他说：“啊，斯巴达克思，请收起你那嘲讽的态度，我的确非常钦佩你。”

谈判很快进入了正题。使者首先为奴隶制度的天然合理性辩护，斯巴达克思义正辞严地驳斥他：

“如果地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富人和穷人，那末，奴隶制度的存在难道也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吗？难过为了胜利者的娱乐，让他们看着不幸的角斗士互相杀戮而欢呼，也是必要的吗？难道这一嗜血的、残忍的兽性竟是人类天性中不可分割的要素吗？难道这也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部分吗？”

罗马人感到理屈词穷地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自己是罗马骑士赖拉，这次来是要代表执政官卢古鲁斯向角斗士领袖提出两条严正的建议。

一是要求释放四千个罗马俘虏。斯巴达克思说：可以。但条件是要用一万把西班牙式短剑、一万面盾牌、一万副销甲和十万支投枪来交换。使者认为：罗马人决不允许用自己的武器武装敌人，来打击自己。于是，这条建议就只好暂时搁置起来。

第二条建议是极富诱惑性的。使者诡秘地说道：

“我们知道你爱上了苏拉的寡妇范莱丽雅·梅萨拉，而她也爱上了你。元老院为了使她免除由于这一爱情而引起的责难，准备特地去问她是否愿意嫁给你，做你的妻子。当你和你所爱的女人结婚以后，卢古鲁斯准备让你有充分的权利自由选择：如果你愿意在战场上表现你的英勇精神，他可以把你派到西班牙庞培的麾下担任副将；但如果你愿意在宅神拉尔的庇佑下过安逸的生活，他也可以派你到阿非利加洲的某一个城市中去担任提督。而且连你跟苏拉的寡妇之间的罪恶关系的果实，你们的女儿波斯杜密雅，你也可以一起带到那边去。要不然的话，独裁者的子女法乌斯特和法芙斯达就要去做波斯杜密雅的法定保护人，这样，你不仅会失掉把她喊做你的女儿的权利，而且会永远不能再把她抱在你的怀里。”

斯巴达克思听他说完了这个甜蜜的诱饵，嘴唇不禁浮起了嘲讽的微笑，两眼迸发出愤怒和轻蔑的光芒，毫不迟疑地从容问道：

“那末我的弟兄们呢？”

“角斗士的军队必须解散，奴隶必须回到服苦役的地牢中去，至于角斗士们，仍然可以回到以前的角斗学校里去。”

“那末，……一切都完了？”

“没完，元老院本来准备下令把造反奴隶全部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现在却决定赦免他们，这难道还不够宽宏大量吗？”

“好一个宽宏大量！我整整奋斗了八年，用我全部力量 and 全副精神为这一崇高、伟大而又神圣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现在，正当我号召六万个受苦的弟兄拿起武器，而且率领他们不断走向胜利的时候，我却要突然告诉他们：“你们获得的胜利其实只是失败，我们决不能获得自由，快回到你们主人那儿去，重新伸出双手请求他们再次戴上你们早就戴惯了的镣铐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呢？”

“这么说，你不重视那等你在接受的荣誉了，你不愿意从一个卑贱的释放角斗士一跃成为罗马的副将或者提督了；而且你也不愿意娶这美若天仙的罗马贵妇人了。”

“如果角斗士们不愿意解散呢？”

“那你就把他们领到我们指定的一个地方去……”斯巴达克思听到这儿，突然变得脸色惨白，他知道敌人安排的其实是一个用罗马军团把角斗士一网打尽的陷阱啊。

角斗士领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怒不可遏，大声喝斥道：

“够了！罗马执政官卢古鲁斯先生！你乔装打扮，改名换姓，就以为我认不出你了吧！你妄图用欺骗手段收买我的良心。以为我也会和你一样干出这样卑鄙无耻的叛徒勾当来，你完全想错了！你这最卑鄙无耻的小人！滚吧，……快回罗马去……召集新的军队，跟我在广阔的战场上较量吧。当我领导奴隶各自回到祖国，发动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起来反抗你们的压迫时。罗马的罪恶统治也就可以彻底摧毁了。……你听好，我知道在这次战斗中落到你们手里的我方战士，已经被你们全部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我现在警告你：执政官先生，二十天以后如果你们不按我提出的要求来交换战俘，四千个罗马人就将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话说到做到……”

“什么？……你竟敢这样！……”执政官气得脸色刷白。

“……以凌辱对付凌辱，以残杀对付残杀，这就是对待你们应当采取的行动。走吧！”

斯巴达克思命令执政官立刻离开。

随后·斯巴达克思向各级头领讲了这次谈判的内容和经过，除去他对范莱丽雅的爱情那一部分个人秘密以外，他全部讲了。头领们由衷地赞扬了领袖的崇高灵魂和宽厚的自制精神，对他也倍加信任和敬爱了。

这天晚上，斯巴达克思在床上辗转反侧，很久以后才入睡。睡前，他忘记熄灭那盏灯草还在燃烧的陶土油灯了。他大约睡了两个小时，在睡梦中还用手紧紧压着范莱丽雅送给他的那个总是挂在脖子上的小纪念盒。突然，他被一阵热吻惊醒了。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把头转向飘来阵阵芳香的一边叫道：

“谁？……谁在这儿？……”

在他的床边，正跪着美丽的希腊姑娘爱芙姬琵达。她浓密的红发一直落到肩上，蓬松地披在雪白的胸脯上。她哀恳地伸出一双小手，低声说：

“请你可怜可怜我吧，可怜我一下吧……斯巴达克思，为了爱你。我快要死了！”

“爱芙姬琵达！”惊诧万分的角斗士首领一把握住纪念盒叫道。“你，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什么？……”

“我已经在这儿好多好多夜了。”希腊姑娘说，“我就躲在角落里，等你一睡着，我就过来跪在你的床边，欣赏你那极其英俊的脸庞。我仰慕你，崇拜你，常常为了不能亲近你而偷偷哭泣。整整五年了，自从你拒绝了我的爱情之后，我明知无望还是爱着你。好象一个疯狂的中魔的女人。我曾经百般努力想把你的影子从我的记忆中驱逐出去，结果总是白费功夫……斯巴达克思，我爱你。我爱你，我对你的爱情不是人类的语言所能形容的……爱情的力量是这么伟大，它使象我这样一个能使罗马最有名望的男人俯伏在脚下的女人甘愿跪在你的跟前！啊，亲爱的斯巴达克思，你应当可怜我，不要推开我，我情愿做你的女奴隶……只是不要推开我，我求求你，如果你再次拒绝我，那会逼得我什么都能干出来的，……甚至会使我犯下最惊人、最可怕的大罪！”

近乎疯狂的姑娘一把抓住了斯巴达克思的手，不住地热吻着。斯巴达克思惊吓得脸红筋胀，更紧地握住了脖子底下的小小纪念盒。只有这个盛着爱人和女儿的头发的护身符，才能帮助他抗拒美丽的希腊姑娘的巨大诱惑。

“安静些……你这疯姑娘，……我爱的是另一位……象维纳斯一般美丽

的女人……她是我的小女儿的母亲……你得明白，正如我的灵魂已经献给解放被压迫者的事业，我的爱情也只能献给这一个女人，我决不会再爱另一个女人……快把你对我的爱恋从你热昏了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吧……绝对不要再对我提起我丝毫也不能对你产生共鸣的所谓爱情吧……”

“啊！我对神圣的复仇女神起誓，”爱芙姬琶达狂怒地叫道，“一定是该死的范莱丽雅，从我这儿夺走了你的爱抚和亲吻！”

“你这女人蛮不讲理！”

爱芙姬琶达咬着她的手指沉默了。

“快离开我的营帐，再也不要上这儿来了。明天我就把你派到埃诺玛依的司令帐中去，以后你就不是我的传令官了。”

斯巴达克思的话使这位红遍罗马的名妓垂下了头。她一边哭一边退出营帐，斯巴达克思马上打开纪念盒来，纵情地热吻里面那两络亲人的头发。

## 十六姑娘脚下的雄狮惨遭暗杀的使者

长期骄奢淫逸的生活，已经使爱芙姬琵达丧失了女人最可宝贵的两种品质：辨别善恶的能力和羞耻之心。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她越是不惜一切手段想得到。实在得不到，就转爱为仇，总想毁灭它。一出斯巴达克思的营帐，她才突然发觉自己满手是血，原来她曾毫不怜惜地咬过它们。现在，她正怀着满腔仇恨，默默地向天上的一切神灵起誓，她一定要为自己的奇耻大辱复仇！

第二天，爱芙姬琵达就去向埃诺玛依报到。日尔曼人一见到她，就为她的美貌惊叹不已，平时粗野鲁莽的汉子，一下变得驯服拘谨起来。

爱芙姬琵达欲擒故纵地挑逗他说：

“我希望你不至于忽发奇想地向我表达你的爱情！勇敢的日尔曼人！我是为了与我们的压迫者作斗争才到这来的；为了这一神圣的事业，我不惜抛弃自己的财富、爱情和安逸的生活。你不要一见到我就想入非非，还是多向斯巴达克思学习一下克制和谦逊吧。”

希腊名妓深知，笼络住日尔曼大汉对实现她的复仇计划大有好处。果然，这个精通勾引男人的一切秘密的女人，没费多少力气，就使埃诺玛依完全为她所用了。

这期间，罗马人已经按时运送武器、装备前来换回四千名战俘。交战双方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战斗。转眼到了八月下旬，斯巴达克思经过深谋远虑，决定召开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会上的重要决议，除了高级指挥官之外，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的。

会议开到黄昏时分才告结束。就在这天晚上，爱芙姬琵达卸下了自己的武器，半披着罩袍，巧妙地裸露着肩膀和胸脯，懒洋洋地坐在自己帐幕内的凳子上。一盏小小油灯的微光，斜射在她那迷人的身上。

一会儿，刚开完会的埃诺玛依走了进来，他一眼看到这个希腊姑娘，就跪倒在她的脚下，抓住她的两手热烈地亲吻起来，边吻边说：

“啊，我的神奇美丽的爱芙姬琵达呀！”

“会开得很久吧？”爱芙姬琵达问，她的目光亲切而又关怀地注视着日尔曼人。

“是啊，很久……可惜太久了。”埃诺玛依说，“我对你说。

我对这些会议真的觉得厌倦，我是一个战士，缺乏那种长期争论不休的耐性。”

“但是，斯巴达克思也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他的勇气加上审慎，那对我们的事业不是更有帮助吗？”

“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我更喜欢干脆痛快，直捣罗马城下！”

“疯狂的念头！那只有在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二十万人以上，才能发动这样大胆的攻击！”

两人都不作声了。埃诺玛依佩服希腊姑娘明晰的论断。

“你们会上讨论了一些重大而紧要的事情吧？”爱芙姬琵达好象无意之中顺便问起似的。

“是啊……重大而又紧要……但我们都曾发誓不准泄密。可是我却险些把它说出来了。”

“我希望，……听到你的机密的不是敌人。”

“啊，我的神圣的维纳斯啊……难道你竟认为，如果我不把决议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不信任你吗！”

“这还不够吗！”希腊姑娘叫这。“我把我的全部家产和生命，都交给了解放事业来支配，你们还事事把我蒙在鼓里，这难道是对我的忠诚毫不怀疑吗？”

“不，不！我们不仅崇拜你的美貌，而且尊敬你那崇高坚决的灵魂。……我甘愿不管我的誓言，把一切统统告诉你……”

“不，不，绝对不要！我凭什么来干预你们的秘密，我一点也不想知道……”姑娘故作愤怒他说。

“你不要发火，可敬的姑娘，戏求求你，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日尔曼人小心翼翼地赔不是。

“闭嘴，闭嘴，我不要听，我不要你毁弃誓言，使我们的事业遭受威胁……如果你相信我，尊敬我。象你说的那样爱我，把我看成你的一部分……不能这样来对待我……我现在觉得你对我并没有绝对忠贞不渝的、甘愿使自己变成所爱的人的奴隶的爱情……你所爱慕的不过是我的美貌，你所渴望的不过是我的热吻……我如今完全失望了，过去的爱情只不过是我的幻想罢了……”

姑娘激动的哽咽和佯装的痛哭，使埃诺玛依六神无主，立即缴械投降，结结巴巴他说出了军事会议的最高机密：那就是明天派出卢提里乌斯到罗马去，会见负债累累、渴望变革、向往反叛的失意贵族的代表人物卡提林纳，请他尽快前来统帅角斗士的军队。

“起来……起来，我的心爱的埃诺玛依，”爱芙姬琵达声音变得又恐惧又羞怯。但同时脸上却高兴得发光，双眼流露出阴狠狠的神色。“快起来，这不是你应处的位置……快来贴住我的心。”她一面热吻他，一面叫他暂时离去，等子夜以后全营宁静了再到她这儿来，还要他不要让人知道他们的爱情，更不能告诉斯巴达克思……

爱芙姬琵达知道斯巴达克思请卡提林纳来统帅六万奴隶用意是很深远的：有了这个勇敢而又著名的贵族参加进来，就可能促使整个平民阶级暴动，使一场本来定会遭到镇压的奴隶起义转变为大规模的内战。这一战争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机构的改变。爱芙姬琵达不禁暗暗为这个计划叫好，咬牙切齿地发誓：我绝对不能让这位勇敢的、品德崇高的角斗士领袖达到目的！

希腊名妓一边这样考虑，一边走进她的马棚，那附近住着她的两个心腹奴隶。她把忠实可靠的家奴席诺克拉特叫到一旁，压低了声音，用希腊话向他交代了一番，就叫他准备第二天起程，尽快赶去完成她所交办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席诺克拉特就化名拉甫莱尼乌斯，骑着一匹骏马赶路，六个钟头后，他到达了第一个驿站。他和驿站长说好：离开时，他把自己骑来的骏马留在驿站上，借一匹新的精力饱满的好马；骑到下一个驿站，他也如法炮制。回返时，再把一匹匹马交还沿途各个驿站长，最后换回自己留下的骏马。临行前，驿站长又给了他半块客牌，那客牌上写着驿站长的名字，就象他的介绍信一样管用，说是每到一个新的驿站，只要出示他的半边客牌，驿站主人就会热心相助的。

这时候卢提里乌斯也到了驿站，他的一言一行，很快引起了拉甫莱尼乌斯的注意。他立刻跟踪偷听和窥视，断定他就是斯巴达克思派出的密使，第

八军团的司令，正是他想要扑灭的敌人。他于是尽快和驿站长告别，往前赶路，等待卢提里乌斯到来。

果然，在奔向罗马的大路上，卢提里乌斯又见到了早先在驿站见过的那个自称是释放奴隶的拉甫莱尼乌斯。他谎说自己正要到罗马去偷偷带出儿子，好投入角斗士的营垒。两人作了一番互相试探以后，拉甫莱尼乌斯就以起义同志的秘密 口令和手势，取得了卢提里乌斯的信任，两人并肩前进，互相倾诉了各自的不幸遭遇。

天黑了，两个患难的新交还在向前赶路。刚走上一条树大沟深的陡坡路，拉甫莱尼乌斯的马突然受了惊。一听到拉甫莱尼乌斯求救的声音，卢提里乌斯立刻勒住了坐骑，跳下了马背，把马匹的缰绳往矮树丛上一拴，就向沟中跑去，急急忙忙来援救他的朋友。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感到背上挨了极其猛烈的打击。他应声倒地，正打算弄清是怎么回事，肩上又挨了第二下打击。这一下卢提里乌斯终于明白自己中了奸计了。他赶紧拔出藏在外衣下面的匕首，但那时候拉甫莱尼乌斯又默不作声地在他头上狠狠敲了第三棍。卢提里乌斯死命地挣扎着站了起来，他尖叫一声扑向敌人，举起匕首向他的胸前刺去。

“下贱、卑鄙的叛徒！……你不敢公开打击我！”

但是，卢提里乌斯发现，在这个暗杀者的外衣下面还有一层铠甲。

受了重伤的卢提里乌斯和没有受到丝毫损害的拉甫莱尼乌斯展开了一场短促的、拼命的决斗。那个杀人凶手似乎有点发慌，被对方的英雄气概和道义优势震慑了！

很快又传来了僵直的身体倒地的声音和卢提里乌斯的微弱喊叫：

“啊，卑鄙的叛徒！”

拉甫莱尼乌斯向倒地的人弯下身子倾听了一下，确定他已经死了。才一面低声咕哝，一面向卢提里乌斯的马儿走去。

“我觉得这儿痛极了……”他举起右手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摸，立刻满手是血，战栗地抽了回来。“啊，……他……他刺中了我……刚巧刺在唯一的……没有铠甲防御的地方。”鲜血不断地从他的颈动脉里喷射出来，他摇晃了一阵，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

## 十七流浪艺人阿尔托利克斯

罗马纪元六百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罗马城里举行了热闹的狂欢，来庆祝为期三天的谷神节。欢乐的人群在大街小巷涌来涌去，出入庙堂酒馆，纵情地沉浸在最无节制、最为放肆的狂欢之中。在这个节日里，连奴隶们也可以获得某些类似自由的权利，比如可以与贵族、平民同坐一桌，到处游逛、吃喝玩乐……。大约有三百万各阶层的人，参加了这个狂欢活动，他们高呼“快乐的谷神节万岁”的口号，东游西看，尽情地寻欢作乐。

这一天，有个耍把戏的人带着一条狗，左肩上面坐着一只小小的猴子，背上挂着一架小小的折梯，几串绳子和几个大小不同的铁箍。这人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小伙子，身体强壮、灵活而又敏捷。一对滴溜溜转的淡蓝色眼睛，闪烁着机灵的目光。他的身上穿若一套灰色粗毛短衣，外罩一件皮袍，头上戴上一顶毡帽。他，就是阿尔托利克斯。

在不幸的卢提里乌斯遭到暗杀后的第二天，一队角斗士的骑兵因为购买秣草来到了巴利附近。他们在那儿听说了一件神秘的凶杀案：路旁躺着两具血淋淋的陌生人的尸体。按死者的外表看来，一个象是这一带的小康农民，另一个则是在富豪的贵族家中服役的释放奴隶。

骑兵队长借口去调查一下这桩凶杀罪行，实际是想顺便看望看望自己的情人——一个住在卡奴西附近的漂亮农妇。他率领那队骑兵到出事地点一看，赫然发现死者之一是角斗士第八军团勇敢的指挥官卢提里乌斯。这一悲惨消息传到角斗士营垒以后。大伙为他举行了光荣的葬礼。斯已达克思推断惨案的发生可能主要是由于内部出了叛徒。于是，他就秘密派出阿尔托利克斯去继续执行任务，没有告诉其他人。阿尔托利克斯小时候和在角斗士学校里都爱玩把戏。这次为了掩护自己和完成任务，又专门向一个职业艺人学会了全套技艺，还购买了他所有的动物和道具，然后偷偷离开营垒，换上艺人服装，一路历尽艰辛，终于赶在谷神节的第一天，来到了罗马。

现在，在闹哄哄的人群中，阿尔托利克斯尽量贴着墙跟走，努力不让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藏起了猴子、小折梯和铁箍，因为他不愿对这些疯狂的人们表演技艺，延误自己的行程，更怕因此暴露自己。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眼尖的人很快就认出了他是耍把戏的，马上招呼周围的人，把他拥到卡陵纳斯祠堂前面的广场上去，要他登台献艺，多露几手。

人群马上围成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圈子，有的人踮起了脚尖，还有的人爬上了凳子、桌子或台阶，甚至有人爬到窗台和大树上去。大伙儿一个劲催耍把戏的早点表演。

阿尔托利克斯不慌不忙地把道具一件一件地排列在地上，随即走到一个观众跟前，把一个小小的白象牙球交给他，说：

“把白球挨个传给周围的观众。”

然后耍把戏的又把一个红色的象牙球交给另一个站在路前面的略带醉意的奴隶，对他说：

“把红球挨次传给别人。”

接着，耍把戏的就冲着他的大花狗喊：

“恩狄米奥，快去把白球找来！”

大花狗立即向人圈的一边正在传递白球的地方跑去。

“不，快把红球找来，”阿尔托利克斯补了一句。

大花狗又赶紧去找红球。这时候红球已经传了三十多人，大花狗正想钻过观众胯下，向那个拿着红球的人跟前跑去，阿尔托利克斯又突然大喝一声。

“停！”

大花狗顿时站着不动了。阿尔托利克斯对观众说：

“现在拿到象牙球的两位客人，不要再传给别人了，我的恩狄米奥马上就要到你们跟前来收球了。”

人们正在交头接耳、感到怀疑的时候，只听一声命令：“去找那个白球，把它带回来给我。”

大花狗抬起尖嘴站了一会儿，就从观众胯下迅速钻过去，来到藏白球的人跟前，用前爪搭上那个人的胸脯，仿佛恳求他快交出来似的，那个贪族只得把藏在宽袍下面的白球拿出来，向大花狗一伸，它就小心地衔了过来，向它的主人迅速地跑去。

广场上顿时腾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大花狗又迅速找回了红球，掌声和欢呼声更强烈了。

随后，阿尔托利克斯把那架顶部相连、下面分成两叉的人字形小折梯撑开了来，在地上钉牢了。他又转身把一条缚着三个铁箍的绳子的一端系到折梯的最高的梯级上，又拉起另一端后退了一段距离。他拉紧了绳子，使它离开地面大约四尺高。最后，他把坐在自己肩上的猴子放到绳子上面。对它说：

“帕西爱啊，把你矫捷的身手和最惊人的本领统统施展出来，给老少爷们欣赏欣赏吧！”

于是，猴子就敏捷地走绳，爬梯，穿铁箍，翻斛斗……耍起它的十八般武艺来，引得观众报以一阵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喝采声。

耍把戏的还叫大花狗跟猴子一起去参加爬梯比赛。它爬到梯顶时，阿尔托利克斯说：“谁叫你爬那么高，现在看你怎么解决下来的困难呢？”

突然，大花狗纵身一跃落到地上，用后脚坐着。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望着观众。

在观众的狂热掌声中，一个骑士把阿尔托利克斯的帽子要了来，热心地帮他收集赏钱。

阿尔托利克斯又拿出几颗骰子和一个盘子，让猴子和花狗赌掷骰子，给高贵而又慷慨的观众看看，它们哪一个的运气更好些。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对这一不平常的赌博发生了兴趣，好些人弯下身子，竭力想看清楚它们掷的骰子的点数。猴子一边掷骰子，还不断地扮着鬼脸，装出种种奇形怪状的样子，引起了观众一阵阵的欢呼和哗笑。有的观众甚至喊道：“帕西爱小姐万岁！帕西爱小姐真是好样儿的！”猴子就一本正经地站了起来，频倾向观众抛吻表示感谢，引起了更加开心的笑声和掌声。那个代为收集赏钱的骑士也把一帽子沉甸甸的钱币交给了阿尔托利克斯。

这时候，在广场的另一角又出现了化妆得妖形怪状的戏子和小丑，在笛子和七弦琴的伴奏下，载歌载舞地扭过来了。人群立刻被新玩艺吸引，一哄而散地跟着瞧热闹去了。

阿尔托利克斯趁机收起道具，把猴子放在肩上，向离祠堂不远的一家酒店走去。

在酒馆里，他听到食客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斯巴达克思。

“你们别骂我吹捧斯巴达克思。我并不想追随他。但是，我也并不认为自己负有按照你们贵族的样子憎恶和诅咒他的义务。因为斯巴达克思是为广

大被压迫的弟兄争得自由拿起了武器，英勇地战胜了罗马军团。此刻我们有权利说出我心中想说的话，因为谷神节的神圣风俗，允许我们奴隶在这三天里也有言论和行动的充分自由！……”一个奴隶说。

“斯巴达克思是什么东西，十恶不赦的大盗！你还要美化他！我们从来没象狂欢节这样清楚地看到过斯巴达克思暴动的恶果！你们想想，现在罗马还能找出一百，甚至十个角斗士来进行娱乐我们的角斗表演吗？……你不明白，谷神本来不是天上的神，而是地狱中的神，只有人血才能取得他的恩宠。可如今我们要在斗技场上杀死一个人来庆祝谷神萨杜尔纳斯的节日都办不到了！越是谁的罪过？……”一个贵妇人非常遗憾地叫道。

“对起义角斗士们一个也不能饶恕！……”

“我要欣赏他们那痛苦的、垂死的挣扎和快要断气时的喘息！……那才是真正的节日！那才是真正的狂欢呢！……”

“那还得等着瞧呢。”阿尔托利克斯透过齿缝恨恨他说，他气得脸色发白，赶紧付了酒钱，转身就出了店门，往拉丁山方向走去。他走到卡提林纳府邸门前，看到一个对家奴们发号施令的管家模样的人，就请求他通报卡提林纳：有人给他带来了重要消息。管家告诉他，主人不在家，可以到大议场那边去看看，他说不定在那儿。

大议场附近人流汹涌，聚集着三千来个贵族、骑士和平民。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美貌的女人，更喜欢在这儿招摇过市。

在离阿尔托利克斯几步远的地方，有几个边走边谈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穿着华丽的老戏子梅特罗比乌斯和两个年轻的贵族：卡鲁斯和龙金鲁斯。

“你们看，那是罗马姑娘中最美的一个，她叫克洛狄雅，据我看来，也许只有希腊名妓爱芙姬琵达的香艳肉感能够跟她媲美！”老戏子指着附近的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淫邪地说。

“老包鬼，你消息灵通，知道爱芙姬琵达现在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吗？”……和名妓有过亲密交往的青年诗人卡鲁斯赶紧问道。

“到角斗士营垒去了，因为她疯狂地爱上了斯巴达克思……”

“她倒是找到了理想的配偶！”

“你错了，……斯巴达克思已经轻蔑地拒绝了她！不过，爱芙姬琵达眼下仍旧愿意留在那边继续干下去，她还几次邀请过我到角斗士的营垒中去哩！”

“你去干什么？”

另一个贵族青年龙金鲁斯马上打趣地接上了话茬：

“他去有重大的使命呀！可以佯装忠顺，取得信任，搜集情报，密报罗马执政官邀功请赏嘛！”

说罢两个贵族都哈哈大笑起来。梅特罗比乌斯恼怒了：

“你们嘲笑什么，怕我做不到呀？！几年前斯巴达克思他们在圣林中密谋造反，难道不是我发现上报的吗？”

阿尔托利克斯一听到这儿，恨不得立即扑上去，把这个卑鄙的密探当场掐死。无奈重任在身、他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瞧，瞧啊！可怕的卡提林纳正在那儿呢，这个贵族极不安份，他简直象是整个罗马的灾星！……”龙金鲁斯指着神坛。旁的一个人叫道。

阿尔托利克斯顺着这声轻微的叫喊看到了卡提林纳。他好不容易才挤到

他的身边，这个贵族的眼睛正在对着一个美丽的贞女出神哩。阿尔托利克斯在他的耳畔低声说：

“光明和自由！”

卡提林纳猛地哆嗦了一下，迅速转过身子，用严厉的口气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斯巴达克斯专门派我来，和你商议一桩重大事情。”

卡提林纳对这个耍把戏的小伙子注视了一分钟，接着答道：

“很好……你远远跟着我，一直等到我们走到一个荒僻的地方再碰头。”

见面以后。阿尔托利克斯激动地向卡提林纳转达了角斗士头领们的详细建议，请求他出任六万角斗士的统帅，这样角斗士大军很快就会增加一倍，会不断取得巨大的胜利，一年以内就可直捣罗马城下。

卡提林纳干脆地拒绝了角斗士领袖的请求：

“一想到让我担任奴隶造反的统帅，我就本能地感到厌恶……统治我们的豪门贵族，只能用自由人和罗马的武器加以消灭，决不能仰赖野蛮人和奴隶的罪恶的援助！……小伙子，快回到斯巴达克斯那儿去吧，告诉他，我钦佩他们的勇敢，但万难从命！希望他抓住有利时机，赶快越过阿尔卑斯山，打回各自的故乡去，老在意大利境内进行战争是会遭到致命打击的。……”

阿尔托利克斯失望地告别了卡提林纳。没想到，他还没走出多远，老戏子就紧紧盯上了他，他拐弯绕道也摆不脱这个暗探，就索性利用暮色掩护，躲在一棵老橡树背后。老戏子左瞅右瞧，诧异地自言自语道：

“这小子躲到哪儿去了？”

“我在这儿呢，可爱的梅特罗比乌斯！”阿尔托利克斯从藏身的地方跳出来，大踏步上前说。他决定老账新账一起算，送这个老恶棍回老家去，根绝后患！

“原来真的是你，英俊的角斗士！我认出了你……就跟上来了……我们在苏拉的库玛别墅见过面……现在我想请你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喝点芬芳的法烈伦葡萄酒……”

“你是想请我上玛梅金纳斯监狱吃晚餐去吧，老奸贼！”阿尔托利克斯掏出匕首扑了过去，一下刺中了老戏子的咽喉。垂死的他还在高喊“救命呀！”这时候，阿尔托利克斯听到后边有人赶来，就一下子把他扔进了怒涛滚滚的第伯尔河，自己也纵身跳入了河中。

## 十八执政官的出征与埃诺玛依的惨死

这时候角斗士大军已经扩充到了七万人。争取卡提林纳领导的希望落空以后，起义者就接受了斯巴达克思的建议：大军明春向阿尔卑斯山移动，过山以后就自动分散队伍，回到各自的故乡，尽力鼓动当地人民起来反对罗马。因为继续在意大利境内对罗马进行战争，最后胜利的希望是不大的。

在罗马元老院中，原先那种被奴隶起义激起的愤怒情绪和耻辱感觉，现在已被连连败北的惊恐情绪和危险感觉所代替了。因此，元老院决定由伦杜鲁斯和海里乌斯两位执政官亲自率领出征，他们准备一举结束这场讨伐角斗士军队的战争。

可是，无论是伦杜鲁斯还是海里乌斯，看来都没有真正吸取前头三个将领远征失败的惨痛教训。他们并未联合起来攻打斯巴达克思。这也许是由于他们都太渴求个人荣誉了，彼此都想争夺头功。当然也可能是压根就没有正确的战略观念。他们分头进攻角斗士大军的結果，就可能使斯巴达克思比较容易打跨这两支相互分离的军队，象他过去两年中进行过的几次战役一样。

斯巴达克思挥师来到脱鲁恩特河旁的阿古尔城，因为他从侦察报告中知道：伦杜鲁斯已经率领三万多大军向卡梅陵进发，准备攻打他的军队。斯巴达克思就选择了一处形势险要的阵地，在那儿建造了防务巩固的营垒。他决定在这里耽搁四、五天，那也就是伦杜鲁斯进军这儿所需的时间。他决定在卡梅陵与罗马军队作战。

斯巴达克思在这一带观察地形的时候，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他在想近来在高级将领中出现的一些令人心焦的异常现象。

自从爱芙姬琵达做了埃诺玛依的情人以后，这个日尔曼人在她的煽惑下，变得愈来愈阴沉、愈来愈忧郁了。他曾经不止一次露骨地表示：他对斯巴达克思再没有以前那样爱戴和尊敬了。当大家知道卡提林纳拒绝出任角斗士统帅的消息以后，一致同意接受斯已达克思的战略转移建议，只有埃诺玛依一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不但反对这一正确决议，而且还对斯巴达克思进行了粗暴而又激烈的攻击。他喃喃地发出了一连串神秘的、含糊不清的威吓语句。他提到了难堪的专制统治，提到了使人再也不能忍受的滥用权力的骄横态度，而且也提到了平等的权利。他说角斗士们就是为了争取这一权利才手持武器参加起义的，他公然宣称这一属于全体角斗士的权利，已在某个独裁者的权力下变成了空洞的叫喊，他最后还说：“现在已到了不必再服从这一权力的时候。谢谢神祇，大家已不是害怕教师戒尺的孩子了！”

当时斯已达克思从他的座位上跳起来了。他被埃诺玛依荒谬不实的言论深深激怒了。但他接着又冷静地坐了下来，开始和颜悦色而又亲切动听他说话，他竭力想使他心爱的战友镇静下来。但是，当埃诺玛依看到克利克萨斯、葛拉尼克斯和别的指挥官都站在斯已达克思一边的时候，就在狂怒中奔出了营帐，再也不愿意参加他的战友们的会议了。

此后多日，埃诺玛依都竭力回避斯巴达克思，偶尔见面也不说话，当斯巴达克思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不作任何解释。但是，这个日尔曼人的内心一直是矛盾的，他稍一回想起斯巴达克思的一贯表现和高贵品质，他的怒火就会顿时熄灭，自己原来具有的正直、良心，就会自动起来抗拒爱芙姬琵达的奸恶谗言。

斯巴达克思丝毫没有想到是希腊妓女的色情勾引和阴谋诡计，使埃诺玛

依变了一个人。他还想苦口婆心他说服他，争取他。因此，在侦察地形回来以后，他就叫一个传令官去请埃诺玛依来，想不到这个日尔曼人这次却不请自来了。

斯巴达克思和老战友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埃诺玛依，坦诚他说：“我一贯认为你是一个刚毅、正直，勇敢的人！你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可是，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怀疑你在我们营垒中的威信？你怎么忽发奇想，会认为我不仅轻视你，而且不信任你呢？是什么原因，使你对我的态度起了这种莫名其妙、无可解释的变化？我有什么事情触犯了人啊！……我个人在你面前，或者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犯过什么错误啊？”

“你触犯了……你犯了错误……不，老实说……并没有……说真的……你没有触犯过我……也并没有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犯过什么错误……相反的，你是一位富有经验的、精明老练的统帅……你曾经不只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成功永远跟着你，你是一位常胜将军……你把成群结队来到这儿的角斗士们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大军，使敌人感到惊恐不已……还有什么说的呢……我对你毫不抱怨……”

两个角斗士领导人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斯巴达克思耐心地向埃诺玛依解释了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有各个被压迫民族共同起来反对他们的敌人，威力强大的罗马罪恶统治才有可能被彻底摧毁。埃诺玛依请求敬爱的领袖饶恕他的愚蠢和冒犯。斯巴达克思表示毫不介意，还问他这次主动上门来找他，一定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说出来吧。埃诺玛依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请求统帅，允许他的日尔曼军团在这次痛击罗马执政官伦杜鲁斯的艰苦战斗中扼守最险要的阵地。斯巴达克思高兴地答应了他。

这时候，阿尔托利克斯又来报告刚侦察到的消息。根据新情况，斯巴达克思考虑了一会，果断他说！

“明晚我们就拔营出发，向卡梅陵进军，经过十小时急行军，后天上午可以到达目的地。伦杜鲁斯很可能在后天晚上到达那儿。最迟也不会超过再下一天的早晨。他们的军队刚到一定非常疲劳，而我们在那时候已经充分休息过了。我们就可以精锐之部攻打疲惫之师，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获得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就可以毫无阻拦地向阿尔卑斯山推进。你以为这样打行不行，埃诺玛依？”

“出色的计划，不愧为伟大的统帅！”埃诺玛依回答。

斯巴达克思让阿尔托利克斯回去休息以后，日尔曼人就盛情邀请统帅和朋友到他的营帐中共进晚餐。他还请了几个传令官作陪，只有爱芙姬琵达一人托故回避了。

晚上，爱芙姬琵达一人去见埃诺玛依时，她的脸都气歪了，挖苦的话象冰雹一样掷向日尔曼人：“这么说，斯巴达克思又象牵他驯服的马一般，把你牵到他想要你去的地方去了，他又可以利用你的力量和勇气，来为他个人增加威望了！”

“你又来了！”埃诺玛依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不满地回答道，“你究竟准备到什么时候才能收起你那卑劣的谗言啊？”

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再用你那邪恶的思想毒害我的灵魂啊？……你如果真心爱我，为什么又不断激起我对斯巴达克思这个最高贵的、具有伟大灵魂和超特智慧的人的憎恨呢？……”

“啊，愚蠢的人，你得明白，虽然我比你更聪明，也更有教养，但我也曾被斯巴达克思那可疑的崇高品质和道德迷惑过。我也曾认为他不是人，而是半神半人的英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他的心灵中有着最崇高的感情。但是，我终于遗憾地发现，他不过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假装的和伪善的，他的心中只燃烧着一种感情——野心，我好不容易才明白这一点，一再向你点破，而你却辜负了我的爱心，简直和山羊一样蠢笨……”

埃诺玛依气得要扬手打她，希腊名妓一会儿撒泼哭骂。一会儿柔情似水，最后又把那个单纯鲁莽的日尔曼汉子征服了。

“原谅我，亲爱的爱芙姬琵达……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话……干了些什么事……不要就这样离开我……我请求你！”

“你的生命对我太宝贵了……太有价值了……啊，我的心爱的埃诺玛依，啊，我的心爱的人啊！”

于是两个人都不作声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过了一会儿，爱芙姬琵达又对埃诺玛依说一些爱情的呓语和阴险的谗言，随即单刀直入地挑动：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从两条路中选一条走：或者相信我对你的爱情和好意，那你就应该相信我，认定期斯巴达克思一定会叛变和出卖你们；或者相信斯巴达克思是正义和美德的化身，那就必须把我当作一个说谎的女人和奸贼！”

头脑简单的日尔曼人急得险些哭了出来：

“啊，不！不！你对我深情热爱，不可能出卖我，我当然相信你。但是我又不明白，斯巴达克思又为什么一定会出卖我呢？”

希腊名妓又进一步挑拨他，说上次执政官伪装密使来劝降，斯巴达克思不干，是嫌给的副将或提督官小了，后来才派卢提里乌斯到罗马去，这个人被害之后，斯巴达克思又派他妹妹密尔查的恋人阿尔托利克斯去罗马，而且事前也不和其他领导人商量。表面上，他们是去找卡提林纳，实际上却是向执政官讨价还价。现在他又要求战无不胜的七万角斗士大军退出意大利，不敢去碰罗马一根毫毛，所有这些，不是明显的饭卖行为又是什么？最后，她还抛出了一个极其厉害的杀手锏，那就是说斯巴达克思为了和他心爱的苏拉夫人范莱丽雅结婚，赢得她的财富、别墅和荣誉，更不惜出卖起义奴隶的事业气得发昏的日尔曼人突然大喊一声：

“不……我决不允许他出卖我的军团……我要马上离开，这个奸贼的营垒！”

过了几分钟，埃诺玛依就命令号兵吹起了日尔曼军团开拔的军号。日尔曼军团的开拔，也影响了高卢人和其他军团，他们纷纷吹起警号，大家如同遇上敌人突袭一般拿起了武器。

斯巴达克思听到号声吃了一惊，最先走出帐外问道：

“什么事？”

“好象是敌人逼近了，”一个战士回答。

“怎么会这样？从哪儿来的敌人？什么样的敌人？”斯巴达克思当然也不能排除任何意外，他立刻披起盔甲，出去询问，才知道是日尔曼军团独自开拔了。

邻近日尔曼军团的克利克萨斯，看到自己的部队也受到了影响，立刻追上埃诺玛依，大声问道：

“埃诺玛依，你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惊动了全营人？你现在上哪儿去？”

“我要远离叛徒的营垒，”日尔曼人答道，“你如果不愿作叛徒的牺牲品，也快率部和我们一块打回罗马去吧！”

克利克萨斯正准备回答，斯已达克思已经追上来，急忙问道：“埃诺玛依，谁是叛徒？什么样的叛徒？”

“我说的正是你，我决不愿去阿尔卑斯山，在狭窄的山峡中遭到敌人的毒手。自然，事后你又会说，这是一个‘不幸的偶发事故！’”

“你发疯了，居然认为我是叛徒！”

“我不仅认为，而且完全肯定，还要向全军大声宣布！”

“你撒谎，喝醉了酒的野人！”斯巴达克思拔出短剑，直向埃诺玛依扑去，对方也拔剑纵马，向斯巴达克思冲过来。

克利克萨斯立即止住了他们，说：“埃诺玛依，你的行动证明你发了疯！如果不是发疯，我相信叛徒不是他，而是你！是你受了罗马贿赂的黄金，按照他们的密令内江的……”

“你说什么，克利克萨斯？……”日尔曼人浑身发抖地叫道。

这时候，其他领导人都赶了上来，团团围住了斯巴达克思。他也镇静下来了，脸色惨白地劝告埃诺玛依悬崖勒马，不要让两个长期共过患难的弟兄成为某种可怕阴谋的牺牲品，那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埃诺玛依头也不回，转身而去，爱芙姬琶达和其他的日尔曼士兵也纷纷开拔了。当最后三十名日尔曼骑兵兼弓箭手走过斯巴达克思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喝道：

“看箭，斯已达克思，你这该死的叛徒！”

克利克萨斯眼疾手快地挡住了斯巴达克思，两人一块跳过了路沟。结果，克利克萨斯负伤了。

“该死的逃兵！”克利克萨斯叫道。

“但愿执政官海里乌斯狠狠教训教训你们！”斯巴达克思怒气冲冲他说。

执政官伦杜鲁斯的三万六千士兵比斯巴达克思整整迟了一天，一切正如角斗士统帅预料的那样，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完全打垮了。取得胜利的斯已达克思面带愁容，十分担心埃诺玛依的军队会被另一个执政官海里乌斯消灭掉。果然，海里乌斯的二万八千人和一万日尔曼人遭遇了，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日尔曼军队没有一个投降或逃跑，几乎全部英勇战死！诺埃玛依亲手刺死了一个统领，一个百夫长和许多罗马士兵之后，最后波几把短剑同时刺进了背部，昏倒在早已装死倒下的爱芙姬琶达旁边。战场宁静了，他看到了在他身旁抬起头来的爱芙姬琶达，不禁低声呼唤道：“啊，爱芙姬琶达！你没有死……我的心爱的人啊！求求你最后给我一吻吧！”

“我没那个闲功夫！”希腊名妓冷淡地蔑视了他一眼，就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我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你这下贱的妓女……斯巴达克思完全是无辜的……你诽谤了他……也害死了我……你这该死的女人……该……”

埃诺玛依一下倒在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再也不能动弹了。

爱芙姬琶达回头望了死者一眼，恶毒地诅咒道：

“我终于看到了你绝望地死去的情景！但愿伟大的神示保佑我，也让斯巴达克思痛苦地死去！……”

随后，她就向传来新的战斗轰响的那片旷野走了过去。

## 十九 起义军的内乱与克拉苏的阴谋

爱芙姬琵达在将近正午时分穿过遍地死尸的战场时，远远地看到了飞奔前来援救埃诺玛依的斯巴达克思的军队，虽然迟到了一步，还是把罗马士兵打得落花流水，狼奔鼠窜。她想到罗马军团的溃败，将使她失去继续复仇的机会。这时候，一匹鞍垫齐全的白马突然打她身边惊慌地窜了过去。她一眼就认出那是已经英勇牺牲了的埃诺玛依的年轻传令官乌齐亚古斯的坐骑。爱芙姬琵达马上想到自己也有一匹类似的白马，她完全可以利用这匹白马伪造一段光荣的经历。于是，这个名妓立刻跑过去巧妙地制服了惊恐的白马，抚摸着它的脖子和脊梁，拉着“白”走回到埃诺玛依的尸体旁边。然后，她突然拔出短剑，向那匹可怜的白马胸前猛刺了两下。白马惊跳了几下，随即倒卧在地，鲜血喷流，不一会儿就浑身发颤，痉挛地抽蓄着身子，痛苦地死去了。

爱芙姬琵达就在死马旁边躺了下来，把她的脚插进马脖子下面去，使过来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骑士和马是被敌人攻打以后倒下来的，主人受了重伤，马儿被敌人刺死了。不一会儿，她觉得左臂上的伤口剧痛难忍，她用右手一摸，才发现连包扎伤口的纱布也全被鲜血浸透了。她惨白的嘴唇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随后脑袋向后一仰，就朝天昏倒了。

一场恶战歼灭了一万四千以上的罗马兵，海里乌斯本人也受了伤。剩下的残兵败将，也丢盔卸甲，狼狈逃散了。

斯巴达克思在上万名死尸中找到了埃诺玛依，他身上负伤二十七处，说明他死得极其壮烈。斯巴达克思隆重火葬了亲爱的战友，还把他的骨灰瓮放在自己的营帐里，作为最珍贵的纪念品保存下来。

在清点战场时，发现还有五十七个日尔曼人活着，他们统统受了重伤。经过紧急救治，最后活命的仅仅九人，爱芙姬琵达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认为她曾经英勇战斗过，左臂受了重伤才倒下的，而那匹白马，无疑是她骑着它传令时被敌人打死的，是它那沉重的躯体倒下时压住了女主人的腿脚。

角斗士们热情赞扬希腊姑娘的高贵品质和英勇事迹。具有宽厚而又崇高的品性的斯巴达克思，一向尊敬别人高尚可贵的行为，他奖给姑娘一顶荣誉的公民桂冠。姑娘获奖附脸色惨白，浑身战栗，大伙儿都以为这种激动正是谦逊和困窘的表现。爱芙姬琵达乘机表白自己愿意继续发扬“自我牺牲和英勇不屈”的精神，充当克利克萨斯的传令官，往后更好地为起义事业效劳。斯巴达克思和克利克萨斯当场答应了她。

这时候角斗士军队已经增加到了七万五千人，扩建了新的军团，每天操练繁忙，一派士气昂扬的景象。而全军仅有的两个女人，爱芙姬琵达这时也一反常态，常常去和统帅的胞妹密尔查套起近乎来。她们对天发誓，表示永远相好，而且用热烈的亲吻保证这一生死不渝的友情盟约。她的关怀和情谊，使密尔查深信不疑。

这天，希腊姑娘告别了密尔查，走到各军团营地蹓跶。当她经过第五军团指挥官阿尔维尼乌斯的营帐时，突然听到里面正在进行热烈的争论。她赶紧找个隐蔽的角落，偷听起来。争论仍然是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认为斯巴达克思和克利克萨斯、葛拉尼克斯等人把部队领到远离罗马的巴德斯河北面，就是接受元老院收买的叛徒；另一派则坚信他们具有崇高的灵魂和英明正确的指挥才智。前一派要求随心所欲、不要纪律的绝对自由，后一派认为严明的纪律和秩序历来是任何军队取得胜利的保证。

这场争论的结果，使得七个军团的战士，都拒绝渡过巴德斯河北岸，他们不愿回到祖国，一心要直接进军罗马。斯巴达克思只得提醒他们：卡西乌斯已经率领大军前来攻打了，他命令全军必须遵照统帅号令，坚决打好这一仗，以后再商议是否各回祖国的这件大事。

结果，角斗士大军在几小时之内就打死了罗马士兵一万余人，其余的人夺路逃命去了，连总督的坐骑也被打死了，他本人只不过侥幸地保住了性命。角斗士方面只受到了极小的损失。

这次大战胜利后的第二天。全军继续辩论起义部队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斯巴达克思向角斗士们生动地描述了战略转移的好处和立即进军罗马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毁灭打击的严重后果。

但是，日尔曼军团被敌人歼灭的惨痛教训，不但没有使其余的军团清醒过来，反而激起好些人盲目进军罗马的愿望。一部分人是想为死难的日尔曼弟兄复仇；另一部分是渴望抢掠和发财；还有一大部分人则认为进军罗马的计划曾经是大家爱戴的埃诺玛依和他的军团赞成并为之牺牲了生命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表示对他的敬爱，进军罗马不但会使他的在天之灵感到欢悦，也是纪念他的实际行动。卖身为角斗士之前在罗马寻欢作乐、浪荡惯了的指挥宫康尼克斯，平素十分能言善辩，这时候也站了出来，反驳斯巴达克思的正确主张。他号召全军团战士赶快进军占领罗马。不要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最后，他建议大军明天就向第伯尔河挺进。

“上罗马去！上罗马去！……”当康尼克斯的演说一结束，五万人的吼叫就象滚滚的雷声一般爆发了出来。

“上罗马去！上罗马去！”

这个局面，使劝说克利克萨斯反对统帅遭到失败的爱芙姬琵达感到高兴极了。表决的结果，支持康尼克斯建议的竟有五万多人，而支持斯巴达克思建议的不过两万人左右，只有骑兵队几乎全部站在统帅一边。克利克萨斯、葛拉尼克斯、阿尔托利克斯这些斯巴达克思最亲密的战友，都坚决拥护最高统帅。

斯巴达克思阴沉而又凄楚地默默站立了好久，最后不得说道：“现在，我只得少数服从多数了。你们可以向罗马进军，但是得由另一个人来领导你们。请你们免除我最高首领的称号，请你们！次回过去赐予我的光荣，请大家另选一个更好的领袖吧。”

这回将士们却坚决不同意。

“不，决不！……我反对进军罗马，因此不能领导你们！……请选一个相信进军会胜利的人吧！”

“你是领袖！……你是领袖！……斯巴达克思！……只有你才当得了领袖！”三、四万个声音重复地叫道。

克利克萨斯为了使喧哗止住，做了一个想跟大家说话的手势。当喊声静下来的时候，他赶紧大声说道：

“不论我们有十万个手执武器的角斗士，……还是剩下一百个人……无论如何，只有一个人可以做我们的领袖……那就是在阿昆纳、芬提、卡梅林、努尔西亚和摩季那战斗中屡获胜利的元帅，只有他才能够做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大元帅斯巴达克思万岁！”

一阵惊天动地的呼喊，回应着克利克萨斯的声音：

“我们的大元帅斯巴达克思万岁！”

斯巴达克思为了避免内部分裂，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表示对这种轻率决定的战争实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只好尽力而为，决定明天开拔，逐步向罗马进军。

在进军罗马的途中，角斗士军队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服从命令和破坏纪律的行动。几个军团欢进沿途城市以后，肆意纵欲和抢掠，居民的怨骂声不绝于耳。这些暴行又阻滞了行军的速度，违反了“兵贵神速”的致胜规律。无论斯巴达克思怎样努力制止这些行动，也毫无效果。他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得下令把横行无忌的十二军团指挥官奥尔齐尔判处死刑、钉上了十字架。又下令鞭打另外两个军团的指挥官—阿尔维尼乌斯和康尼克斯，并把他们逐出营垒。还下令把两百二十名罪行累累的角斗士钉上了十字架。采取这些严厉措施稍稍稳定了部队的动乱之后，斯巴达克思又决定重新改编军队，十四个军团不再按民族划分，而是混合编队。第一军辖一至六军团，克利克萨斯任司令官；第二军辖七至十军团，葛拉尼克斯任司令官，第三军辖十一至十四军团，阿尔托利克斯任司令官。另有一支八千人的骑兵队，仍由玛米里乌斯任指挥官。

这时候，角斗士到处烧杀抢掠的消息被夸大地传入了罗马。罗马市民异常恐慌，既恨又怕。护民官们也开始在大议场上大喊大叫，说是考虑如何卓有成效地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紧急关头已经到了。

元老院的会议也吵翻了天，有些人骂元老院过去派出的统帅平庸无能，也有些人骂执政官对军事不懂，胡乱指挥。一致的意见是这次一定要派出二位经验丰富、有雄才大略的统帅来。

人们感到遗憾的是：梅台拉和庞培正在国外作战，他们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朱理乌斯·恺撒的朋友们竭力怂恿他出来担当大任。但是遭到他的坚决拒绝，因为他知道这场战争困难很大，而得到胜利以后的荣誉却很小；骄傲的罗马人是绝对不肯承认卑贱的角斗士可以成为他们的交战对手的。此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是他想利用这些起义的角斗士、奴隶和贫苦牧民的力量，来永远消灭豪门贵族的暴政，扶自己上台。所以，他不愿自己的手上沾染上这些角斗士的鲜血。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近四十岁的克拉苏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许多元老和贵族都拥护他为西西里总督兼讨伐军统帅。他的财富和势力在罗马居于首位，财势和权欲也使得他愿意冒冒这个风险，何况他还具有克敌制胜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呢！于是，元老院就决定交八万四千军队给他指挥，这么大的气派，自苏拉以来还不曾有人有过。

克拉苏首先邀请一位参加过十一次战争，百余次战斗，身上有着二十二处伤疤，获得过无数次褒奖的斯科罗发来当他的副将，还号召马略和苏拉的老兵自愿随他出征。数以千计，的名门贵族也争着前来效命疆场，其中包括苏拉的儿子法乌斯特。克拉苏的大军离开罗马以后，到了奥特利古尔。斯巴达克思的军队则在阿莱季压。双方按兵不动，加紧备战。实际上，两个人都在考虑着捕捉敌人的陷阱。

终于，斯巴达克思认为行动的时机到来了。趁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他下令拔营，计划在几天之内急行军穿过毕赛纳省，向罗马前进。直到过了四天，克拉苏还以为角斗士们仍在原地呢。他也拔营赶到阿莱季亚附近。想向角斗士们发起猛攻，途中，他才得知斯巴达克思的军队早已离开了原地。就这样双方在巧妙地捕捉战机的过程中，各有两个军团交上了火。一场恶战

下来，罗马人没有讨到半点便宜，反而抛下了七千具以上的尸首。

## 二十从迦尔冈山死战到火葬克利克萨斯

斯巴达克思深知自己还没有消灭敌人的足够实力，而这个时候克拉苏又率领主力紧紧追上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军罗马当然是极为不利的。他立刻在当天晚上离开苏布克拉成，渡过里利斯河上游，向康滂尼亚省进发。第二天晚上克拉苏赶到苏拉克拉威，知道自己的部下摩米乌斯的两个军团已经溃不成军，简直怒不可遏。他立即下令把逃回罗马城下的人追了回来。这一天，克拉苏在将军法场上聚集了全军将士、把九千名丢盔卸甲的逃兵押进广场，倾听他的演说。

善于辞令的克拉苏滔滔不绝，义正辞严地指责了逃兵们的可耻行为。为了重振军纪军威，他最后下令恢复三百多年前罗马军队采用过的严酷的“什一格杀令”，就是用抽签办法，从每十个逃兵中，找出一个倒霉蛋来，由仪仗官鞭打之后，砍头示众。

这种酷刑有时候也会落到那些全无过失的英勇战士的头上，有个二十岁的青年葛拉布召奥曾经英勇杀敌，两处负伤，但他抽中了签，必须遭到惨死。许多人都为他求情，说他在受伤之后被总崩溃的人潮冲离战场的。就连一个由于懦弱而溃逃的士兵阿塔鲁斯，也愿意代他去死。这时候，主张执法严酷的克拉苏仍然坚持原来的决定。葛拉布利奥眼见自己只有一死了，就请求已经知道了他并非是个懦夫的克拉苏，允许仪仗官不要鞭打他，直接把他的头砍下来，他愿意用自己无辜的死，来激励罗马士兵去英勇杀敌，再不临阵脱逃！克拉苏同意了这一请求。这个士兵立即引颈受戮。这时候，连冷酷无比的克拉苏也侧转了身子，去遮掩从自己的脸上掉下来的几颗泪珠。

九百名士兵被砍了头，极大地激发了克拉苏军队的士气！罗马军队第二天就拔营出发，快速前去追击角斗士们。

十五天之后，克拉苏在阿普里亚省西北角的达乌尼亚追上了角斗士的军队。他们已经在那儿的海港西滂特附近扎了营。克拉苏想把角斗士的军队压缩到海边去，也在阿尔比和西榜特之间为自己找到了一处营地，准备等待有利时机，攻打斯巴达克思。

两军对垒的第三天深夜，有一个传令官报告克拉苏说，从角斗士那儿来了一个使者，要和将军商谈一件极其机密的大事。

非常警觉的克拉苏立刻跳下床来，接见了这个不速之客。来人个子不高，披着一副漂亮的销甲，戴着一顶放下了护眼甲的头盔。他一见到将军，就拉下护眼甲，使克拉苏很快看清了他那雪白的、女人一般的脸。来人正是希腊名妓爱芙姬琵达。

“你不认得我了吗，玛尔古斯·里齐尼乌斯·克拉苏？”她嘲笑地问。

“唔……真的……你的脸我很熟……可是……”将军喃喃地不连贯他说，一面不断挖掘记忆，竭力回想许多熟人的名字和面貌。“可是你并不是小伙子，我敢对神发誓，你是女人！啊，想起来了，你很象是美人爱芙姬琵达，是你吗？……”

“是我。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忘掉爱芙姬琵达的热吻，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

“爱芙姬琵达！”惊异万分的克拉苏叫道。“我对朱霁特的雷火起誓！爱芙姬琵达！……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从哪儿来！在这样的时刻？穿着这样的铠甲？……”

突然，他向后退了一步，显出不信任的目光。

“如果你想来对我撒网，”他严厉地说。“我要警告你：你可认错人了。我不是克洛提乌斯，不是瓦利尼乌斯，也不是奥莱施杜斯……”

“但这并不妨碍你也成为一个大傻瓜，可怜的克拉苏，”希腊妓女大胆地嘲笑道。“你可以说是最富有的罗马人，但不能说是最聪明的罗马人。”

“你来干什么……你有什么企图？……快说。”

“我没有想到我给你们带来了胜利的希望，反而遭到了这样的冷遇！今后谁还会替你们尽力呢！……我对所有的神发誓，我帮助你们获得胜利以后，恐怕仍旧会是这样对待我吧……”

“你究竟说不说，为什么要到这来？”克拉苏不耐烦地说，继续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她。

希腊妓女就一五一十地谈了她对斯巴达克思的深仇大恨：讲她如何帮助罗马军团消灭了一万日尔曼人；讲她又怎样在角斗士中获得了英勇战士的荣誉和深信不疑的对待，并且担当了克利克萨斯的传令官……所有这些，难道还不足以帮助罗马人打败现在已经分裂为两个大派别的角斗士军队吗？……

“谁能够向我担保你说的话和表示的心意都是真的呢？”

“我自己，我把生命交到你的手中：这就是我所许诺的一切丝毫不假的保证。”

“……也许你对你的生命并不珍惜，你甘愿为这批卑贱奴隶的事业牺牲自己呢？”

“我对你的神起誓，克拉苏，你大不相信人了，这是不聪明的。”

“过分的不相信，有时要比过分的相信好得多呢，你说是不是？”

“你真的不想听听斯巴达克思准备怎样对付你们的奸计吗？”

“这倒不妨听一听。”克拉苏半信半疑地讽刺说。

“明天可能有个很大的谣言传来：葛拉尼克斯和阿尔托利克斯指挥的两个军和骑兵队，一共四万人，在斯巴达克思的统帅下离开了西滂特向巴尔莱特前进，仿佛企图进入毕赛恩人的地区，而克利克萨斯那个军的三万人却留在西滂特。克利克萨斯将广播谣言，说他与斯巴达克思已经因为意见对立而分道扬镳了。当你知道斯巴达克思已经走了，你自然会去攻打克利克萨斯。但是，斯巴达克思的军队却藏匿在西滂特通往巴尔特大路两旁的森林里，你一开始与克利克萨斯交战，他就会突然从后面来攻打你，使你腹背受敌，彻底溃灭……”

“啊——啊！”克拉苏叫道，“原来他们有这样一个狡猾的计划？……”

“是的。”

“那还得看我肯不肯钻到陷阱里去呢！”

“如果没有我的警告，你一定会钻到陷阱里去的。但是，你除了不落陷阱以外，就不想将计就计，先歼灭克利克萨斯的三万军队，然后用几乎是双倍的优势力量去攻打斯巴达克思了吗？”

“我该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明天拂晓前，你就离开这儿向西滂特出发。当你到达那儿时，斯巴达克思可能已经离开那座城市十五至二十哩路了。他将等待我去报告关于你的军队行动的情报：你是否已经出发，是否很快就落到了他所张设的罗网中去，因为他事前已经十分信任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但是，我告诉他的将是个假情报，说你并不想拔营出发。随后，我就回到克利克萨斯那儿，说斯巴达

克思命令他出发上迎尔冈山；如果碰到罗马人攻打他时，他必须竭力防守自己的阵地。只要克利克萨斯一离开西滂特接近迎尔冈山，你就突然向他进攻。到了那时候，即使斯巴达克思知道克利克萨斯将要遭到覆灭，急忙回师援救，也来不及了。

克拉苏惊诧地倾听着这个阴险周密的罪恶计划，心里暗暗佩服这个女人的设想实在是比他的计划完善得多。

“我对万神之王朱霖特起誓，你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这是男人把我逼成这样的，”爱芙姬琵达激烈地反驳道。“你对这个计划究竟怎么看呢？”

“即使地狱中的魔鬼，也想不出比这更可怕、更精密、也更有血腥气的计划了。可是，我还是不能完全信赖你……”

希腊妓女告诉他，他明天午前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拨营出发。为了审慎起见，还可以先派一批探子到西滂特去。如果她说了慌，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碰上了斯巴达克思的全部军队，罗马军团不是早就渴望与他决一死战吗？

克拉苏终于说他愿意相信她的话，事成之后，一定呈请元老院给她重赏。

这个女人说她帮助罗马人决不是为了什么奖金，她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报仇雪恨，从斯巴达克思流的汨汨鲜血中，求得最大的快乐和补偿。她但愿能跪在快要死去的斯巴达克思的胸膛上，倾听他那临死前的万分痛苦的喘息！

克拉苏心里怀着高兴和厌恶的复杂感情送别了爱芙姬琵达。他决心顺水推舟，去夺取唾手可得的伟大胜利。

第二天，克拉苏照计行事，对方的情况果然象希腊妓女说的那样，一切都证明她说的诸是确实的。这天傍晚，克拉苏的军队来到了离西滂特四里远的迹尔冈山的一个林木茂密的峡谷中，悄没声息地设下了埋伏。这时候，爱芙姬琵达正骑马倾其全方向巴尔莱特飞跑，把克利克萨斯的口信传递给斯巴达克思。口信原来说：敌人已经离开阿尔比落入陷阱了，要斯巴达克思赶快回到西滂特来。但是，希腊妓女象昨晚和克拉苏商定的那样传达了假情报，说克拉苏并不想拔营出发，然后又赶回去报告克利克萨斯，说斯巴达克思命令他从西滂特出发，到迎尔冈山，占领险要阵地。遇上敌人，也要固守，等待援军。

四小时之后，克利克萨斯的军队刚刚来到迎尔冈山伸向海滨的最后一道山坡，还没有建起便于防守的巩固阵地，角斗士们就突然喊叫起来：

“罗马人！罗马人！”

原来克拉苏军团为了攻打克利克萨斯这支离开期巴达克思主力已有七小时路程的三万人队伍，早已来到这儿了。

克利克萨斯在这个出人意料的险恶情况下并没有惊惶失措。他以一个英勇统帅的镇静和坚强，把他的六个军团按高低不平的地势列下了战阵。四个军团对着敌人展开了队列，尽量拉长战线，让右翼伸展到原来准备扎营的岗边，同时把五、六军团留作后备，让左翼伸展到一座不可攀援的悬崖附近，下临湛蓝的深海。

战斗是异常惨烈的。不管三万名角斗士在抵抗八万罗马大军的战斗中显示了怎样的奇迹似的英勇壮烈，但在不到三个小时之内，克利克萨斯的六个军团还是被多出近三倍兵力而又处于有利地形的强大敌人团团围困，彻底歼灭了。

克利克萨斯以他原有的英勇精神勇战到底，直到最后还在希望斯巴达克思的援军及时赶来。当他看到自己的弟兄已经死亡殆尽、血流成河时，他悲痛的泪水从两颊流了下来，绝望地对着援军可能到来的方向低声说：

“啊，斯巴达克思！你竟不能及时赶到这儿！现在你既不能帮助我们，也不能为我们复仇了！……当你看到三万弟兄惨遭覆灭，你的心会感到何等痛苦啊！”

他迅速擦干眼泪，用镇静而又洪亮的声音，要求传令官们立亥惕他传令：“告诉弟兄们，现在该是我们壮烈牺牲的时候了！”他左瞅右找，也不见爱芙姬琵达，原来她早在战斗一开始就溜掉了！

克利克萨斯和他剩余的四个传令官，一路骑马拼搏，猛砍猛冲，一会就砍杀了几百个敌人。克利克萨斯身受无数创伤。

最后终于被一支利箭射中前胸，应声倒地。他临死前还在低声祝福：“斯巴达克思，但愿你获得……胜利……”

“我对诸神起誓，”一个罗马老兵大为惊讶地叫道，“我在苏拉麾下身经百战，还从未见过这样凶猛的人！……”

持续三小时的激战，就这样结束了：罗马人陈尸万名，三万名英勇的角斗士却全被消灭了。只有八百个身受重伤的角斗士做了罗马人的俘虏，克拉苏下令把他们全部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悬挂在当晚罗马人行军的大道两旁。午后，克拉苏又召集全军为阵亡将士举行了火葬。半夜时分，克拉苏的部队就朝新的目的地迅速开拔了。

斯巴达克思得知爱芙姬琵达的叛逆阴谋和克利克萨斯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之后，悲痛欲绝，悔恨交加，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

“鼓起你的勇气来吧，斯巴达克思！……我们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挽救留下来的八个军团。”骑兵队长玛米里乌斯泪流满面地对统帅说。

“是的，你说得对！我们必须竭力避免全军遭到一网打尽的厄运，对这个卑劣的复仇的女妖的无耻叛卖造成的后果，我们应当尽力减轻它的危害程度。”

斯巴达克思说过这话之后，略为思考了一下，立刻决定部队必须马上撤离险境，在五六天内，直奔鲁康尼亚省。那儿可能有新的奴隶弟兄前来投奔。如果还不足以与敌人作战，就转入布鲁丁省，再从那儿渡海到西两里，使那边尚未熄灭的奴隶起义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他还让葛拉尼克斯暂时替他执行指挥任务，自己带上三百骑兵，日夜兼程去为克利克萨斯收尸。收尸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了克拉苏下令钉死的八百个角斗士俘虏，他们难看的尸体高悬在大路两旁的十字架上。斯巴达克思对克拉苏绝灭人性的罪行真是痛恨极了，他发誓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他迅速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很快就巧妙地捕捉战机和克拉苏的军队打了一仗，使罗马军队阵亡六千余人，三千多人做了俘虏。斯巴达克思下令把两千六百名罗马俘虏兵钉死在大路两旁的十字架上，却有意地让四百名最有名的贵族子弟暂时活了下来。他故意释放了一名贵族，命令他去转告克拉苏。

就说多数俘虏已经学习他的处置办法上了十字架。斯巴达克思还愿意拿出一百名贵族来交换希腊女人爱芙姬琵达，他估计她一定会藏在克拉苏的营垒里。

四天以后，斯巴达克思就收留了一万六千名角斗士，全军人数又上升到步兵五万六千名和骑兵八千名。斯巴达克思改编完了新军之后，就为克利克

萨斯举行了极其隆重而悲壮的火葬。在火葬场上，斯巴达克思命令俘获的三百个贵族青年手执短剑，分成两队，进行他们自己曾经观赏过多次的流血角斗。等到克利克萨斯的尸体化为灰烬时，那三百个出身高贵的罗马青年，也在六万四千名角斗士的驱赶、怒吼和咒骂声中，互相拼杀得死的死，伤的伤，统统七竖八倒地躺在这堆灰烬旁的血泊之中了。斯巴达克思满意地叫道：“啊，我们的复仇是多么的公正啊！”

## 二十一 捕鸟人投进了自设的罗网

“密尔查，你应当告诉我，你应当向我揭露那使你极其悲痛的秘密。你已经苦苦地隐瞒了我两年。你应当让我分担你那秘密的悲痛，因为它不但折磨了你，也折磨了我。啊、密尔查！……如果你的心灵中还有一丝慈悲的话……如果你高贵的品性和宽宏的器量跟你非凡的美丽十分相称的话，今天你就一定会向我公开你的秘密；因为这秘密使你拒绝接受我的忠忱和热爱。亲爱的密尔查，你得明白，我是全心全意爱你的。我对你的爱情是温柔而又热烈的！”

这番表白，是火葬克利克萨斯二十天之后，阿尔托利克斯在斯巴达克思的司令帐门口，拦住密尔查说的。这时候密尔查已经学会了骑马射箭。她穿着哥哥请人给她精工制作的铠甲，显得英俊俏丽极了。

无论阿尔托利克斯怎样苦苦哀求，甚至说他一向英勇无畏，现在就情愿战死沙场，只是他愿意带着爱情的温馨去死，不愿做个糊里糊涂的鬼。没想到，这也没有能够敲开密尔查的心扉。最后他急了，冲口而出道：“你是不是爱上了另一个人了？……”

“不……我不爱别人，我从来也没有爱过别人，”姑娘热烈地说，“我将来也不会爱上任何人，除了你！”

“啊！”阿尔托利克斯狂喜地高叫道。“我被你爱上了……被你爱上了……我的神圣的人啊！……”他一把把色雷斯姑娘拉进空无一人的营帐里，紧紧地拥抱了她。

“啊，神啊！”色雷斯姑娘从高卢小伙子的怀抱中猛烈挣脱出来说，“神不仅知道爱，还陶醉在爱的欢乐中，可是我们注定只能默默地相爱，……”

“那是谁在禁止我们？……”

“你不要再用你的问话来刺痛我的创痕了，……今生今世，我不能属于你，你也不能属于我……这是残忍的不可克服的命运啊！……你走吧，看，采杜里来了。”采杜里是二十天前才投奔来的女奴隶，因为原先的女主人嫌她饶舌，竟然残酷地割掉了她的舌头。

“无论如何你必须向我说出你的秘密，一个深深爱你的人是有权利知道这一点的！”阿尔托利克斯又一把拉住了密尔查的手边吻边说。

“你不用指望这一点，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采杜里进了屋，阿尔托利克斯只好眼含热泪退了出去。

斯巴达克思的步兵又扩充到了七万二千人。他一请早就带着骑兵出去侦察，还抓了七个俘虏回来。从俘虏口中，得知克拉苏已经率领大军向葛鲁门特推进。斯巴达克思做好了作战的一切准备。两天之后，罗马军团终于赶到了葛鲁门特。双方的军号吹响之后，交手战就开始了。

一场血战持续了四个钟头。由于阿尔托利克斯手下有很多新兵，他们既少作战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碰到克拉苏那些在“什一格杀令”鞭策下猛打猛冲的老兵，无论阿尔托利克斯多么英勇无畏，还是抵挡不住。他的胸脯和头部多处受了伤。角斗士队伍越来越混乱了。多亏斯巴达克思及时赶来，带头厮杀，又不断激励士气，好不容易才稳住了阵脚。这一仗罗马军队损失了五千人，而起义军却牺牲了七千名战士，还有一千二百人当了俘虏。

在行军转移的路上，克拉苏派出的使者追上了斯巴达克思，说克拉苏不同意用爱芙姬琵达换回一百名贵族战俘，但是愿意用这次俘获的一千二百名角斗士，交换那一百名青年贵族。斯巴达克思答应了这个要求，并派骑兵队

长谨慎妥善地换回了这批角斗士。

这期间，过去因为违反军纪受到鞭打和驱除的指挥官康尼克斯，又率领五千名角斗士，投奔斯巴达思来了，他向领袖真诚悔罪，表示今后绝对服从斯巴达思的领导，严守军纪军规。斯巴达思象对待亲兄弟一般接收了他和他的战士，把五千人分别补充到原有的十二个军团中去，其中的一个军团仍然交由他来指挥。

由于克拉苏的大军已经扩充到了十万人，斯巴达思急于率军渡海，与西西里岛的起义奴隶会合，就以巨款作为酬劳，请海盗帮助他们运送军马。没想到这批海盗收了他们三分之一的预付款之后，又害怕罗马大军报复，竟然卷款潜逃了。

一场不可避免的激战终于在台梅斯城下残酷地进行了。七个小时的激战，角斗士方面损失了六千人，罗马军队战死了七千人。直到天黑，双方才吹号退兵。没有收到预期战果的克拉苏，姑在台梅斯城外的丘岗下面，无可奈何地对他的副将斯科罗发说：

“这下贱而又卑劣的角斗士，不论你怎么叫他都可以……但是必须承认：这该死的斯巴达思具有好多卓越的统帅才有的特征。”

“老实说，”斯科罗发也压低了声音悲哀他说。“斯巴达思是一位无畏、英明而又卓越的统帅。”

现在角斗士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了。他们退守在台梅斯城内，虽然筑了宽深的壕沟，防守牢固，毕竟处在被动挨打的险境。城中官民也极为恐慌，愿意筹集大量财粮，恳求角斗士军队离城而去。斯巴达思利用了这种恐慌心理，回答他们说，大伙儿要想免除围城的恐怖和饥饿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收集城中所有的渔船、筏子和和船，集中到他的骑兵队和三个军团驻扎的海岸边去。此外，他们还必须把城中的造船工匠和造船材料统统送到那里，以便赶造船舶，把角斗士军队渡到西洒里海岸去。全城官民立刻同意了这个要求，很快行动起来了。

克拉苏正准备进行残酷的围城战，躲在他营垒里继续伺机作恶的爱芙姬琵达，显得焦躁而又恼怒。她把自己的手、脸擦上了褐色油膏，改扮成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黑种女人，使人们很难认出是她。疯狂的复仇渴望驱使她大胆地走到城墙附近去察看。她想尽可能接近起义大军的前哨阵地，在丘岗上找到一条可以接近城墙的通路，好让罗马人出其不意地冲进城里去。这一天，希腊妓女不等天亮就出了营垒，手中捧着一只双耳水瓮，象是一个出去打水的女奴。她向一座小山走去，台梅斯的城墙一直蜿蜒到小山顶上，附近的农夫告诉她，泉水就在那座小山的山腰里。

爱芙姬琵达在拂晓前的昏暗中往前走着，快到泉水附近，她隐约听到了低语声和盾牌响，便想到泉水可能有角斗士在守卫。于是，她悄悄地向左拐弯，循着小山的山脚走去。约莫走了半哩远，她发现邻近还有一座更高的小山，山腰的树林中有一座庙宇似的建筑物。

过了几分钟，爱芙姬琵达就走到了庙宇前面。这是一种奉祀赫克里斯的神庙，大理石的建筑优雅而美丽，这里没有角斗士看守，他们的哨所离这儿还有两筋远。她在庙里认识了一个老祭司，和他聊了起来。老祭司对战争冲走了庙里的香火和祭品很不高兴，不过，他也提到角斗士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敬神的人，比如有位叫密尔查的美丽姑娘，对神灵就非常虔诚，曾经带着供品到他的庙里来参拜过两次。

一听到这个名字，爱芙姬琵达的双眼顿时迸发出喜悦的光芒。她早就一心要找斯巴达克思报仇。角斗士领袖一时不能抓到手，先害死她的妹妹也是一大快事。于是，她就告诉老祭司，说她回家以后一定尽快说服女主人，经常来给庙里敬献一些丰厚的供品。

希腊妓女回营之后，马上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克拉苏，说她不仅可以害死斯巴达克思的妹妹，还可能找到入城的捷径。她向克拉苏要了一大笔钱。第二天，她就牵着牛驮了不少葡萄酒和粮食来，说是代表女主人向庙里献上供品。以后五六天，她每天拂晓前都要去看看那个老祭司。一回生，二回熟，慢慢摸透他的贪心和私欲以后，她就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以重金贿赂老祭司答应作她暗害密尔查的帮凶。她还告诉他，事成之后，克拉苏对他还有重赏。老祭司又说起附近原来有一段倒塌的城墙，从那儿本来是很容易进城的，但是斯巴达克思巡视了全部城墙之后，很快就堵住了这个缺口。希腊姑娘又把角斗士领袖咒骂了一通，随即和老祭司商定了第三天早晨密尔查来庙祭祀时暗害她的办法。

第二天晚上，爱芙姬琵达好不容易才洗净了脸上的黑色，恢复了她的本来面目。后半夜，她就早早起来，披上铠甲作好准备。她先叫来心腹奴隶艾尔齐顿和阿斯古巴尔，要他们充当刽子手。只等半夜以后，就去找老祭司，带他们到庙前的冬青树丛中埋伏下来。他们得手以后，她还要去现场观察结果。

冬青树丛前面两筋远的地方，就是角斗士的哨所。不管哨兵们多么小心保持肃静，希腊女人的两个武士还是时刻可以听到狂风吹送过来的低语声和脚步声。

“喂，艾尔齐顿。”一个奴隶用帕陀西亚土话对另一个低声说。“我们必须活捉那个女强盗。”

“如果可能，我们就照办，阿斯古巴尔，”艾尔齐顿答道。

后来，他们又小声商议，说如果用短剑刺，女强盗一喊救命，附近哨所的角斗士马上就会跑来捉住他们，而他们离自己的营垒还远着呢。不如用百发百中的毒箭在二十步外射杀她更为可靠。

这时候，焦急不安的爱芙姬琵达早已赶到庙前了。这次，因为老祭司不准在庙里杀人，她才不得已布置两个家奴在庙外动手。曙光到来之前，这个女人心急火燎地在附近逛荡，她一心巴望密尔查会在这个时候悄悄来到庙里。她从冬青树丛中走出去五、六次了，几乎每一次都走到了角斗士的哨所跟前才往回转。天快亮了，地中海的热风刮了一夜已经渐渐平息。她极目远望，发现远山的岗峦已经显出了轮廓，山后的乌云也微微染上了淡淡的桔黄色。她轻松地吐了一口气，高兴地看到曙光之神已经姗姗到来了。

希腊妓女又向通往庄院的大路瞥了一眼，随即小心翼翼地角斗士的哨所走去。她还没有走出两百步，就突然听到有人用低沉、可怕的声音对她喝问了一句：

“哪一个？”

这是角斗士的巡逻队在拂晓前出来巡查哨所附近的地区。爱芙姬琵达没有回答，转过身子就准备悄悄地快速溜进树丛里去。巡逻队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就向爱芙姬琵达隐没的地方跑来。逃的人和追的人一会儿就接近了两个奴隶埋伏的冬青树丛，他们正拉着弓在那儿紧张地等待着。

“你听见脚步声了吗？”阿斯古巴尔问艾尔齐顿。

“听见了。”

“快准备。”

“我马上要射箭了。”

刚刚降临的曙光已经开始驱除黑夜的昏暗，但是，两个奴隶还是分辨不清来人的面目。他们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战士装束的人很快地向他们跑来。

“正是她，”阿斯古巴尔用低沉的声音对艾尔齐顿说。

“不错……身上披着销甲……还有头盔……身材又这么矮小，那一定是个女人。”

“一定是她……是她。”

于是两个奴隶对准那个女人同时放开原先紧扣着的弓弦。两支毒箭嗖地飞了出去，一支穿透了爱芙姬琵达雪白的脖子，另一支穿过了白银铠甲，正中她的胸脯。

一阵尖厉而又长久的撕人心肺的惨叫，紧接着传了过来。同时，阿斯古巴尔和艾尔齐顿听到了好多人跑来的脚步声和哨所中传出的雷一般的喊声：“准备战斗！”

两个奴隶转身就朝罗马军营飞跑。哨兵们一发现射箭的人跑了，赶紧去追，结果一个跑掉了，另一个被抓了回来，立刻供出了全部实情。

很多人围着快要死去的希腊妓女。她的铠甲已经披染红了，鲜血象喷泉一般往外迸流。她的脸由白转青，嘴唇痉挛地一开一合，发出了一阵阵疯狂的呻吟……角斗士们对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过巨大灾难的坏女人纷纷咒骂起来。

“爱芙姬琵达！该死的叛徒！”一个百夫长咬牙切齿地骂道。“谁叫你又来布置新的阴谋了？”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披铠甲的密尔查，正由哑女采杜里陪着，到神庙敬香来了。百夫长马上把这儿出的事告诉了她：“万分狠毒的爱芙姬琵达给你准备的毒箭，由于赫克里斯神庇护你，反而射死了她自己！”

密尔查挤过身来，正在作垂死前的痛苦挣扎的爱芙姬琵达突然张开了五指，向密尔查抓去，无奈力不从心，这个渴望复仇的女人，奋身向前一扑，随即发出一阵临死的呻吟，身子一下子倒在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百夫长说，“这一次是捕鸟的人反而投进了自设的罗网！”就领着大家抛弃了那具使人切齿痛恨的死尸，默默地走了。

## 二十二斯巴达克思之死

爱芙姬琵达罪恶地死去之后，葛拉尼克斯派出的信使坐上快艇回到了海港，向领袖报告说：由于海风太大，船不能在西西里岛靠岸，结果一万五千名战士只能在布鲁丁半岛的尼科台拉登陆。于是，斯巴达克思就决定全军马上转移到那儿去。运输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斯巴达克思每天都派出一些战士出去佯攻马罗人，使克拉苏感觉不到角斗士们有离城的迹象。

斯巴达克思和骑兵队长玛米里乌斯是最后一批离城的。他们乘船离开海岸好几哩远了，台梅斯居民才把消息告诉了克拉苏。克拉苏气急了，大骂台梅斯的居民懦弱、资敌，使斯巴达克思及其部队摆脱了他的掌握，这一来，战争的火焰仍将越烧越旺。而他，已经对罗马元老院夸下了海口：二十天内即将胜利结束讨伐战争，现在，克拉苏只得命令大军迅速前去追击角斗士们。

但是，斯巴达克思到了尼科台拉以后，并不停留，第二天就率领全军继续转移阵地，最后才在勒全占领险要地段，构筑战壕防栅，准备坚守。

克拉苏追上了角斗士大军之后，并不急于攻打。他动员十万兵士大筑工事，修了一道包围角斗士们的极其惊人的又长、又宽、又深的壕沟，想用它把角斗士们困死、饿死。斯巴达克思承认克拉苏是三年来和他交过手的罗马人中最狡猾老练的统帅。但是斯巴达克思的战友们相信，只要斯巴达克思在，他们就是不能在服的！

这期间，罗马军中有三千名掷石兵前来投奔，要求把他们编入角斗士的队伍。斯巴达克思疑虑重重，思来想去，还是拒绝了他们。他认为抛弃自己旗帜的兵士是可耻的，帮助敌人阵营中的逃兵，并把他们编入自己的队伍，不是一个可敬统帅的光荣行为。而对他的战士们来说，接纳背叛自己战旗的人加入被压迫者的队伍，对起义军队也是十分有害的。

这件事过去没几天，斯巴达克思就下令砍伐大量树木，储备六千袋黄土。趁一个雨雪纷飞的黑夜。斯巴达克思拔营出发，先命令角斗士们用大是树木、泥上填满克位苏的一段尚未修好垒墙的壕沟，全军悄没声息地溜了过去，向考隆尼亚突进。这么一来，克拉苏修筑的那条引以为豪的强大封锁长垒就变成了人们的笑柄。而且，斯巴达克思已经离开的消息，还是在第二天中午，当他的征粮队在半路上碰到了角斗士大军。突然被他们消灭了四千多人以后，克拉苏才大吃一惊地知道的。

“我们可以追逐他，却不能捉住他；他的行动神速极了……如果他竟率领七万大军突然出现在罗马城下。怎么办？……那是多么危险啊！……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局面呢？……你们看……”

克拉苏在高级军官的会议上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对自己独立结束这场战争的信心，早已动摇了。大家也同意立即写信报告元老院，增派已经远征得胜的庞培和卢古鲁斯的大军，来与克拉苏三面围剿斯巴达克思。

这个时候，在斯巴达克思的队伍里，也是矛盾重重，事变迭起。当部队到达诺伏埃斯特山和波列奥卡斯特山附近，康尼克斯那顽固的叛乱习气又发作了。他拒不服从斯巴达克思的正确指挥，公然宣布他们必须首先打垮克拉苏，然后进军罗马。他还和卡斯杜斯一起拉走了五个军团，在离开角斗士大营八九哩远的地方另外扎下了营垒。

劝说无效，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援救这批脱缰野马，斯巴达克思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这样一来，他用连续行军向克拉苏赢得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就

统统丧失了。康尼克斯和卡斯杜斯的三万战士冒险前去追击克位苏的大军，结果险些全军覆没。

在急行军转移的过程中，康尼克斯和卡斯杜斯表示悔过。斯巴达克思苦苦地劝导他们：目前情况下最好是避免与克拉苏作战，用旋磨打圈的行动拖住他，然后突然进攻和打垮他。两人表示心服口服。但在内心深处，仍然不能忍受纪律的约束，总想同敌人进行轻率的决战。所以，过后不久，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把自己的军团领到离斯巴达克思的大营六哩远的地方扎了营。幸而密尔查化妆下山到一个神庙去为他的哥哥祈求平安时，偶尔发现了敌人在康尼克斯的驻军附近埋下的伏兵，她把这种情况急忙告诉了康尼克斯和斯巴达克思，才没有全军覆没。但是一场恶战结束后，角斗士方面还是牺牲了一万二千三百人，其中还包括康尼克斯、卡斯杜斯和印杜提奥玛尔这三个英勇战死的军团指挥官，而罗马兵阵亡的人数、不过一万一千名左右。

几次得手之后，克拉苏后悔不该向元老院写信求援了。他决定趁卢古鲁斯还没回到意大利，庞培大军尚未赶到鲁康尼亚之前，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好独占战功。他把六万大军交给副将斯科罗发指挥，让他紧紧追击斯巴达克思。他自己则去扩编新的军团。在斯科罗发追赶角斗士的过程中，角斗士军队中曾有整中队的人向他投降，结果都被他下令吊死在路旁的大树上了。

斯巴达克思率领的军队终于来到了卡茹恩特河畔。河水正在猛涨，渡河已经不可能了，背后的罗马骑兵队又迫上来了，斯巴达克思下令转身向敌人猛扑过去，背水一战。结果罗马人遭到大败，斯科罗发负伤逃命，丢下尸首万具。在匆匆渡河溃逃时，敌兵淹死了不少人。不过，角斗士也付出了死亡八千人的代价。

这次胜利之后，许多将士的士气又旺盛起来了，竭力要求迅速攻打和消灭罗马军队。但是斯巴达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角斗士的军队已经不到五万人了，而克拉苏又新编了三万八千人，加上原有的，共约九万人。优势显然还在敌人方面。一天晚上，当斯巴达克思正在布拉达纳斯河旁的高地营垒附近散步，愁闷地想着他的下一步计划时，范莱丽雅派了三个角斗士长途跋涉，给他捎了一封信来。他努力抑制着心跳，拆开信读了起来：

不可战胜的英勇的斯巴达克思，请你接受范莱丽雅·梅萨拉的崇高敬意。

啊，我的心爱的斯巴达克思，虽然你已为了奴隶的解放献出了你那极其高贵的心灵中的全部宝藏，但是横逆多乖的命运和居心险恶的神却不愿保佑你的事业。由于你那非凡的勇敢、英明的远见和真诚的精神，这三年来光辉的胜利一直没有离开过你们的旗帜。但是，即使是你，也无力抵抗险恶的命运和罗马的威力：罗马即将从亚细亚召回卢古鲁斯向你进攻；而现在，当我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西班牙的征服者、“伟大的人”庞培已经率领他的全部军队从罗马穿越沙姆尼省，向你进军了。斯巴达克思，对命运让步吧，结束战争吧，为了我对你那永不熄灭的热烈爱人，保持你的生命吧；为了我们可爱的小波斯杜密雅保全你自己吧，不要把你那父亲的抚爱从我们可爱的孩子身上剥夺掉。你得明白，如果你固执地继续进行这一现已毫无希望的战争，就会使她变成一个孤儿。

一个热爱斯巴达克思的女人，决不当也决不能够允许自己去怂恿他做出卑劣的行为来。但是，这三年来你已经使罗马在你的面前战栗，使整个意大利对你感到畏惧，你已经用光荣笼罩了你的名字，你已经取得了好几次值

得戴上桂冠的光辉胜利：你放下武器，那决不是因为害怕你的敌人，而是屈服在命运之前，屈服在这一神秘的、看不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之前。因为不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绝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命运之神盼打击。在她的跟前，即使是意志最坚强的伟大历史人物的一切努力也会化为泡影。从居鲁士到波洛士；从译尔士到汉尼巴莫不如此。

你得乘庞培赶到战场之前，赶快跟克拉苏进行结束战斗的谈判：克拉苏害怕战胜你的荣誉被他的政敌抢去，一定会接受对你来说是光荣的停战条件。

抛弃这一现在已不可能实现的事业吧。躲到我的杜斯古尔别墅中来吧。我怀着最纯洁、最温柔、最热烈、最忠诚的爱情在这儿等着你。你的一生将要充满幸福，你的一生将要在世界上的女人所能给予的、最热烈的亲吻和温柔的抚爱中度过。你将远离人群，隐居起来，与一切世事相隔绝。可敬的大夫和父亲啊！你将生活在永远不会间断的欢乐爱情之中。

末尾，范莱丽雅还在这封信里流着眼泪写了许多苦苦哀求的话，甚至说了一些“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最高贵的神还要高出万倍”、“如果你牺牲了，我就会在绝望和悲痛中死去...”之类的话。斯巴达克思看完了信，就在满是爱人泪痕的信纸上狂吻起来，把它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随后他就陷入了甜蜜而又悲哀的沉思之中。

这时候，阿尔托利克斯又一次找到了密尔查苦苦恳求道：“.....如果你不对我吐露你的秘密，如果你不让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就宁可死掉。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和折磨了。由于你那固执的不可解释的沉默，如果我不是立刻在你的眼前倒毙，就让雷神塔伦发出的电火击死我好了！”

他说罢就扭歪了激动的脸，拔出了匕首，把它高高举起，要往自己的胸口刺去。

“不，不，看在一切神灵的份上！”密尔查一把抓住了他紧握匕首的手，哀求道。“不，你不能死。我宁可在你的眼前.....揭露我的耻辱行为.....我宁可失去你对我的尊敬，也决不愿意看着你死！停下来！.....听我说.....我之所以不能属于你，是因为不配做你的妻子.....你就让我羞死吧.....”她随后就把自己做女奴时，被主人的皮鞭逼着做了妓女的屈辱生涯泣不成声他说了出来。

“我诅咒这批卑鄙无耻的人贩子.....我诅咒万恶的奴隶制度.....我诅咒人类的残酷行为！”阿尔托利克斯随即抓住密尔查的手，疯狂地边吻边说：“亲爱的，你不用哭，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这样告诉了我，你在我的眼中不是比以前更纯洁、更美丽了吗？你是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度的牺牲者，他们虽然用暴力蹂躏了你的内体，却绝对不能玷污你那纯洁的灵魂！”

在这对爱人消除隔膜的同时，斯巴达克思和克拉苏的谈判也开始了。谈判通过密使商定，在一个僻静的别墅里进行，双方各带三百名骑兵随身护卫。谈判的结果使斯巴达克思感到极大震怒。克拉苏坚持的停战条件只能是斯巴达克思在罗马军中去当副将，他和他所挑选的一百个人可以获得自由，其余角斗士的命运则要听从罗马元老院决定。这一条件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完全是个举手投降的可耻交易。角斗士领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腔怒火，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对克拉苏叫道：“这简直是临阵脱逃、变节投降啊.....我宁愿和所有的弟兄战死沙场，也决不愿接受这样的屈辱条件。克拉苏，再见！让我们在战场上交手较量吧！”他说罢就纵身上马，赶回营垒了。回营

以后，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交给范莱丽雅的三个使者带回去，面交女主人。随后，他就把他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到如何和克拉苏决一死战上面去了。

双方选定的战地，仍在布拉达纳斯河畔附近。斯巴达克思在阵前发表了演说：

“弟兄们！这一战将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在我们的后面是卢古鲁斯：他已经在布隆的西面登陆，现在正赶来攻打我们；庞培威胁着我们的左翼：他已经向沙姆尼省进发；我们的前面是克拉苏。今天我们必须战胜，否则就是全部牺牲。……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正义的，它决不会随着我们的牺牲而灭亡。……伟大的理想只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胜利地实现。与其苟且偷生，毋宁英勇战死。我们牺牲了，但是给后代留下了用我们的鲜血染红了的自由和平等的战旗，复仇和胜利的遗产！弟兄们，一步也不要后退，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但是，九万罗马大军对五万角斗士军队的数量上的优势，不能不影响到战斗的结局。罗马军团在角斗士们的拼命攻打下，已经开始慌乱地退却了，但在节骨眼上，克拉苏却把他的最后几个后备军团拉了上来。这批生力军立即迅速反攻斯巴达克思的军队，使角斗士们开始招架不住了。

角斗士的左翼和右翼，在敌人的追击和包抄之下向后退却了，只有斯巴达克思所在的战线中心，还在英勇地抗击着敌人。葛拉尼克斯在杀死几十个敌人后，被二十来把短剑刺死了，阿尔托利克斯也重伤倒地。但是，斯巴达克思却没有后退一步。他象闪电一般迅疾地挥舞着沾满鲜血的短剑，在几分钟内就刺死了罗马人的百夫长和十来个十夫长。他点名要和克拉苏单独交战，这个老狐狸早已躲得远远的，瞧不见人影了。斯巴达克思不愿妹妹看到他的惨死，或者看着她死，就派人先把她送走了。浑身负伤的角斗士首领，站在几百具堆积在他周围的尸体中间奋战着，使所有敢于近身的敌人不是被打退就是被砍伤，被刺死。突然，一支从离他二十步远的地方掷来的投枪，深深扎进了他的大腿。他立即用伤腿跪在地上。

把盾牌转向敌人，继续挥舞着短剑。后来，附近又有七、八支投枪，同时刺中了他的背部，这个盖世英雄就一下扑倒在地上，发出了他的最后一声呼唤：“范……莱……丽雅！……”接着就断了气。上场的罗马人全都惊呆了。

战斗的结果是极为惨烈的。持续八小时的大血战，使角斗士死了三万多人，罗马兵抛尸一万八千多具。活下来的一万六千名角斗士也精疲力竭、群龙无首，四散逃奔。好几千人躲进了附近的山中，不幸也被克拉苏和庞培的大军迅速追击和歼灭了。最后，还有七千名角斗士做了俘虏，他们也没有逃脱全部被吊死在通往罗马的大道两旁的悲惨命运。

斯巴达克思死后的当天晚上，密尔查独自回到了月色惨淡的战场上。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哥哥的尸首，就一下扑倒在他的尸体上：“啊，斯巴达克思！……我的哥哥呀！……”。色雷斯姑娘一面吻着和抚摸着哥哥的脸，一面用微弱的哑咽的声音哭叫道。想不到，这时却从附近传来了一阵阵痛楚的呻吟，对密尔查的亲切呼唤。她惊异地寻声找去，才发现了许多处重伤的阿尔托利克斯。

密尔查在阿尔托利克斯的身边跪了下去，一面在他的脸上、唇边狂吻，一面用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叫道：

“啊！……你还活着！……我敬爱的阿尔托利克斯……也许我能救你出

去……”

快要断气的阿尔托利克斯在心爱的姑娘的热吻下渐渐涛醒过来，微微睁开双眼，有气无力地说：

“不行了，我快死了，亲爱的，我就先走一步，到极乐世界等去吧……”

“不，不，你不能死，心爱的人呀，……现在我的整个心灵都是你的了！”

“啊，听到了你这句话，我就这么死了也是幸福的啊！……”

密尔查的嘴唇紧贴着高卢小伙子冰冷的双唇。说道：

“亲爱的，你等等，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同往极乐世界去吧……”

她说罢就找出阿尔托利屯斯腰间的短剑，一下向自己的颈动脉刺去。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双双离开了人间……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角斗士和一个农夫，赶着一辆牛车来到。偷偷运走了斯巴达克思的尸体。这两个角斗士就是阿提里乌斯和阿克维里乌斯，他们是范莱丽雅的老管家李倍狄乌斯的双生子。穿上丧服的范莱丽雅把斯巴达克思的骨灰瓮珍藏在自己的密室里，紧紧地抱着可爱的金发小女儿，又一次泣不成声地读起斯巴达克思的回信来。

神圣的范莱丽雅·梅萨拉，请接受斯巴达克思的问候和祝福。

由于对你的爱，我的神圣的范莱丽雅，我会晤了玛尔古斯·克拉苏，并且告诉他我愿意停战。为了对你和我们可爱的小波斯杜密雅的爱，我本来准备接受一切可能接受的条件；但是这位西西里总督兼将军，却向我建议以叛变作为获取生命与自由的代价。

我宁愿对你做一个忘恩的丈夫，对我们的小女儿做一个狠心的父亲，决不愿出卖起义的弟兄，使自己的名字蒙上永世的耻辱。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不在人世了：决定性的大战立刻就要爆发，在这次血战中，我将光荣地献出我的生命。

这就是我所遭到的恶运的轮廓。在赴死之前，啊，我的神圣的范莱丽雅，我觉得有必要请求你饶恕我带给你的不幸。请你原谅我而且快乐地活下去；我要在临死之前为你那极其刚强的心和高贵而又可爱的灵魂祝福。

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你对我的爱而活下去，为了我们这个无辜的孩子而活下去——这就是临死的人的心愿和请求。现在，泪水哽住了我的咽喉，只有一个念头安慰着我，那就是：我将在极乐世界中拥抱你那不朽的灵魂……

你的斯巴达克思

